**目** **录**

[**三月桃花水** 单联全(1)](#bookmark1)

[**大碗茶传奇** 李武魁(52)](#bookmark2)

[**春秋魂** 吴 双 潘 伟 行 杨 作 玖 张 之 一 ( 1 4 8 )](#bookmark3)

[**明朗的早晨** 赵家捷(197)](#bookmark4)

**三月桃花水**

单联全



单联全，男，53岁，大连话剧团一级编剧，大连影视剧艺 术中心主任，主要戏剧作品有《指鸡骂夫》、《光彩的婚礼》、 《三月桃花水》等，另有数十部影视作品发作或拍摄。

人 物

桃 花——18岁，走出大山的少女。 赵东风——30岁，个体船队老板。

天 龙——23岁，小船工。 老宋头——73岁，老船工。

时 间：现代。 地 点：海上。

**第** **一** **幕**

〔 黄 昏 。

〔火石岛小码头。

〔幕启。落日的余晖将静谧的天然海湾涂上了 一层 金色。几只洁白的海鸥悠闲地忽上忽下嬉戏海水， 不时用身体溅起层层涟漪。微波细浪轻轻拍打着岸 边突兀的礁石，发出醉人的沙响。阳春三月，乍暖还 寒，而倒立在岸边山崖上的野桃树已鼓起了花骨朵， 再有几天就要绽开了。山崖下一道用火石垒砌的石 坝边泊着一艘六十马力的柴油机船，船身上“东风五 号”几个白色大字依稀可辨。船首，老宋头佝偻着身 子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形若木雕，只有偶尔刮起的 一阵海风拂起他瘦削的下巴上那一撮稀疏的银须， 才使人感觉出这是个活人。他的怀里紧紧搂着一个 旧的做工精细小巧的枣木匣子。

〔东风海运公司董事长赵东风焦急地向远处眺望。

〔突然，老宋头一阵剧咳。他的整个身体更加佝偻， 宛如一只干瘪的大虾。

**赵东风** 老宋大爷，船头风大，你怎么越咳嗽越冲风口坐着? 〔老宋头不语。

·赵东风 还有那个破匣子，老搂着干什么?扔海里算了! 〔老宋头边咳边更紧地搂着匣子。

赵东风 多深的大海我都能看得透，就是看不透你。老宋大 爷，你说我每月给你开四百元养老费，吃住不愁，你 有福不享，非跟这一趟船来干什么?

**老宋头** 人哪，也怪，越让你恨的地方越想看最后一眼。

**赵东风** 我真担心你一口气拔不上来。快快快快，你先下舱 避避风，天龙一回来咱就起锚。(连劝带拖)你别不 爱听，七十三、八十四，我怕你连头一个坎儿都过不 去。

〔老宋头无奈下舱。赵东风的手机响。

赵东风 (接手机)是我，赵东风，我只能随货船回去。这里闹 春汛，桃花水冲了山路，不通车……喂喂，什么?三 号船出问题了?等我回去再说，明天下午就到!(关 手机)都几点了，天龙怎么还不回来?

〔天龙内喊：“董事长!董事长!”少顷，天龙气喘吁吁 跑上。他身穿一套半新的西服，又大又肥，显得不太 合体，而领带皱皱巴巴已经飘到了脖子后边。看得 出，这是个壮实憨厚的小伙子。

**赵东风** 媳妇领来了没有?

天 龙 (抹了一把汗，憨笑着)嘿 ……

**赵东风** 问你呢，领来了没有? 天 龙 (提了提裤子)嘿 ……

赵东风 冲你这个老“嘿嘿”的样子，是领来了。人呢? 天 龙 嘿，后面。

**赵东风** (张望)在哪儿?

天 龙 后面。说要梳梳头，怕头发刺刺毛，让人笑话。嘿

**赵东风** 长得什么样?漂不漂亮?

天 龙 嘿，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董事长，真不知道怎么谢你 好，你连自己都没老婆，却为我张罗，还给我三千块 钱彩礼和这身西服。

赵东风 不跟你说了吗?我现在还顾不上扯这些事情，趁着 政策这么好，我想再拼搏它几年，让东风海运公司有 个规模。

天 龙 嘿，你心大，先立业，后成家。不像我，就盼着挣点儿 钱娶个老婆回家过日子。

**赵东风** 她怎么还没露面? **天** **龙** 那不来了?

〔桃花身穿半新花夹袄，拎一个小旅行袋，有点儿羞 涩地走了上来。她长得娇小秀美，妩媚动人，浑身散 发着山村纯情少女所特有的青春气息，尤其她那甜 甜的笑，更使人怦然心动。

**赵东风** (被桃花的俊美惊呆了，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桃花，自 语地)美，真美……

桃 花 (突然发现了大海，惊喜地奔上石坝)啊，大海，这就 是大海呀!老鼻子大，老鼻子大啦，有俺们家门前那 水塘子一万个一万个大呀!

天 龙 嘿，一亿个大也不止呢，像天那么大!

桃 花 (又蹦又笑地)天，真玄了呀!俺摸着大海了，俺够着 大海了!大海比俺做的梦还好看，好看死了!好看 死了!天，真玄了呀!这就是你当船长的船呀?

天 龙 嘿……

桃 花 天，真大呀!

天 龙 这是最小的；(比画)还有那么大那么大的。哎，你过

来，这就是赵大……不对，这是董事长。 桃 花 董事长。

赵东风 别，别，叫大哥。 桃 花 (甜甜地)董哥。 天 龙 什么董哥?

桃 花 (小声对天龙)董事长不叫董哥叫什么? 天 龙 董事长就是董事长!

桃 花 董事长是什么?

天 龙 董事长不是人名，是个官儿!

桃 花 噢，是个官儿啊!那……你不是船长吗? 天 龙 啊 。

桃 花 那……你们都是官儿，是你船长大，还是他董事长 大?

天 龙 董事长大，大老板。

桃 花 啊，他大。俺还寻思你大呢。 **赵东风** 我姓赵，叫我赵哥就行。

**桃** **花** 赵哥。 **赵东风** 哎。

〔老宋头走出舱门，发现桃花，惊呆了。天龙正要介 绍——

**老宋头** (脱口地)桃花?

**桃** **花** 哎。(回身)哎?大爷，你怎么知道俺叫桃花? **赵东风** 你们认识?

〔老宋头和桃花都摇头。 **赵东风** 我说也不可能。

**老宋头** (喃喃地)像，太像了……

桃 花 天龙，这是…… 天 龙 宋大爷。

桃 花 (甜甜地)宋大爷。

〔老宋头只是愣愣地看着桃花。 〔桃花被冷落，一时有些尴尬。

天 龙 (小声地)老怪头，谁也摸不透。

**赵东风** (捶了天龙一拳)你小子，走桃花运! **天** **龙** 嘿……

〔赵东风手机响。

**赵东风** (接手机)对……谁?哦，就是那天你领来的李小姐? 我不想考虑，漂亮女人见得多了，我真的不想谈……

桃 花 赵大哥拿的是什么? 天 龙 大哥大。

桃 花 俺知道赵大哥比你大，俺是问他手里那东西是个什 么东西?

天 龙 赵大哥拿的那东西就叫大哥大。

桃 花啊，赵大哥大……他拿那东西就叫大哥大，那要是你 拿着叫几哥大?

天 龙 (哭笑不得)那就是电话!你没看电视上— 桃 花 俺们山沟沟没有电视，(怯懦地)你别笑话俺。

天 龙 哎呀，你真是……我跟你讲啊，这大哥大又叫手机， 手机呢又叫电话，赵大哥拿着大哥大打电话，这边一 说，那边就通了。

桃 花 天!真玄了!噢，那电线在海底下。 天 龙 大哥大不用电线!哈，你真是…… 桃 花 你又笑话俺了。

赵东风 好了好了，回去再说。桃花，坐好，开船了。

**老宋头** (突然地对桃花)你不能跟船走! **赵东风**

**天** **龙** (愣住了，同时地)老宋大爷…… **桃** **花**

**老宋头** 货船上不能上女人，这是规矩。

**赵东风** (笑了)老宋大爷，这都什么年月了，你还信那个! **天** **龙** 老宋大爷，桃花是我那个!

**老宋头** 哪个也不行!(对桃花)你不能上这条船，坐车去! **赵东风** 桃花水把路冲了，她坐什么车?桃花，你坐好!

**老宋头** 她要上来，我下去。(欲下)

**赵东风** (有些生气)老宋大爷，你这闹的什么景啊?

**老宋头** (大声地)我闹什么景?我自己坐火车回去还不行 吗?

**桃** **花** (胆怯地)老宋大爷，俺和你头一回见面，俺也不知道 怎么得罪你了……

**天** **龙** 就是呀，人家刚来，开口就叫你老宋大爷，还不行啊? **赵东风** 我的船，我说了算!

**老宋头** 我就不想在船上看她!让我下去!(突然又是一阵 剧烈的咳，憋得喘不过气)

桃 花 (正无所措手足，见状忙扔下手里的东西跑过去为老 宋头捶背顺气)老宋大爷，你快啃一口山梨压压咳 嗽。(拿出梨)这是俺二叔塞俺兜里，让俺路上吃的，

俺都洗了，不脏，你快吃呀!

老宋头 离我远点儿!别让我看见你!

桃 花 (仍然为老宋头捶背)老宋大爷，俺不坐这船走也行， 你别发这么大的火好不好?看你喘的，气坏了怎么 整?你别生气，俺下船，俺现在就下……(突然跳上

岸)

**赵东风** (一怔)桃花!

**桃** **花** 俺山里崖头上长一种苦苔菜，用嘴嚼碎了糊在脖子

上可治气喘呢，俺去给老宋大爷采一些。 天 龙 可他对你 ……

桃 花 (笑了笑)俺还能和老人生气呀?不上船就不上船 吧，老宋大爷那么大岁数，海风又这么大，他抗不了 哇!(跑下)

**赵东风** 老宋大爷，你听听，你听听!

〔老宋头低头只是咳着。 天 龙 桃花，小心点儿!

赵东风 桃花!别摔下来!(眺望远处，自言自语地)好，真 好!没想到，真没想到!

天 龙 嘿，我也没想到。 赵东风 她今年多大?

天 龙 嘿，没问。

赵东风 姓什么?

天 龙 嘿，也没 … … 赵东风 那她属啥的?

天 龙 更没……嘿，进村就一会儿工夫。 赵东风 那这一路上呢?百十里路 ……

天 龙 嘿，没好意思问。她一溜道老唱，也……也插不上

嘴，就问一句…… **赵东风** 问什么?

天 龙 老唱……不累呀?

〔赵东风笑出了眼泪，继而无比感慨地摇了摇头。 天 龙 董事长，她还行哈?

赵东风 你小子……真让人美慕。

天 龙 嘿，我更美慕你，哪个女人都奔你来。

赵东风 (喃喃地)我不缺女人，可我却缺少爱情。 天 龙 哪个女人不爱你?爱你不就是爱情啊?

赵东风 (叹口气)你像我一样，也许就明白了。哎，天龙，谈 谈经过。

天 龙 经过?没经过。我吧，走了一宿加大半天，翻了能有 十七八座大山，到了一个村口，有个老爷子坐在树根 下抠脚趾丫子——

**赵东风** 你简单点儿。

**天** **龙** 我说，我是这么说：这个村有个叫桃花的吗?他说 ……他没说!他两眼盯着我，老半天也没有说话，就 这么盯着我，盯得我直发毛。过了好一会儿，他才 说，谁叫你来的?我说，赵东风托的张大友，张大友 让我到桃花山来找周福德，说是给我介绍个对象。 他说，那你带彩礼了吗?我说，带了。他说，多少? 我说，三千。他说，行!跟俺进村，你们俩对对象。 我俩呱唧呱唧就进村了。我俩一对，还就对上了。

〔二人大笑。桃花拿着药草跑上来。

桃 花 俺采着苦苔菜了!天龙，赵大哥，你们开船后管怎么 也帮老宋大爷糊上，别忘了，用嘴嚼碎了糊在脖子上



天 龙 那你 … …

桃 花 俺不想惹老宋大爷生气，他有病。天龙，俺等山路通 车了再去找你行不?

天 龙 (乞求地)老宋大爷!

**赵东风** (显得很激动)老宋大爷，你看看，你看看，人家桃花

怎么对待你，你又是怎么对待人家!人心都是肉长 的 ……

〔老宋头慢慢爬起来，抱着匣子低头向船头走去。 **赵东风** 桃花，上来呀!

**桃** **花** (迟疑地)俺 ……

**赵东风** 这你还看不出来?默认啦! 天 龙 桃花，快上来呀!

〔桃花上船。

**赵东风** 瞧你那一身土。

**桃** **花** (边拍打边说)不要紧， 一扑鲁就掉。 天 龙 你手都划破啦?(抓桃花的手)

桃 花(躲避着)哎呀，你别碰俺手。

天 龙 (赶紧缩回手)怎么了? 桃 花 俺不告诉你。

〔老宋头时而看上桃花一眼。 赵东风 开船!

天 龙 桃花，站好，开船了! 桃 花 哎 !

〔马达轰响，货船渐渐驶出火石岛。洁白的海鸥盘旋 离去。桃花站在船尾，望着渐远的岸，热泪盈眶，浑 身颤抖着，许久，突然跪下哭出声来。

桃 花 爹!娘!俺走啦!二叔，俺走啦!从老大老大的海 上走啦!俺有福!俺找了个 … … 好主儿!俺已经不 是那个野桃花骨朵，你们的桃花……就要开了啊!

〔一束追光打在桃花的脸上。 〔马达声渐远。

**第** **二** **幕**

〔 接 前 场 。

〔海上。天际远处，落日已经将半面脸埋进海里。一 望无际的海面波光粼粼。整个舞台形成一个巨大的 船体甲板。老宋头依旧木雕般地坐在船头风口，怀 里紧紧地搂抱着木匣子。驾驶舱内，天龙正往桃花 腰上系着绳子。

**桃** **花** (不情愿地)系绳子干什么呀? **天** **龙** 船摇晃，怕出事儿。

桃 花 俺小心点儿就行了呗。 天 龙 嘿，我不放心。

桃 花 俺还能跑啦?

**天** **龙** 嘿，不……不是那个意思。(继续为桃花系绳)

〔老宋头心情复杂地看着桃花，又低头打开匣子默默 地看着。赵东风从身后走来。

**赵东风** 老宋大爷，匣子里装的什么宝贝呀?

〔老宋头赶紧合上了匣子。

赵东风 (笑了笑)还怕人。桃花给你采的那草药还真好使， 咳嗽轻多了。(坐身边)哎老宋大爷，我闹不明白，你 对桃花那态度怎么让人琢磨不透?

〔老宋头没说话，偷偷看了一眼桃花。

赵东风 你怎不说话?还有，这趟船都从火石岛往回返了，我 也没明白你为什么要跟来，为什么老时不时地偷看 这个匣子?

〔老宋头依旧紧紧地搂抱着木匣子。桃花向老宋头 走来。

**桃** **花** 老宋大爷，你别老戗风。

〔老宋头转过身去，但态度已不像先前那么生硬。

**桃** **花** (对赵东风)俺真不知道怎么惹火老宋大爷了，他那

么烦俺。

**赵东风** (微笑地)他就是那么个人， 一部读不懂的书。

**桃** **花** 赵大哥真是文化人，把人都当成书。 **赵东风** 你喜欢读书吗?

桃 花 做梦都想，俺现在还把小学一到六年级的书板板正 正地留着。要不是因为山里没有中学，俺二叔又供 不起，俺现在肯定在乡里读中学。俺上学的时候从

来都是第一名，俺……俺说这些干什么。 〔赵东风手机响。

赵东风 (接手机)怎么又出问题了?没办法，简直没办法! 跟这些人做生意怎么都这样?能不能有点儿信誉? 好吧!我认了。(关机，见又响，接手机)对，是我，不 要事无巨细都汇报，该决定你就大胆决定好不好? (关机后又响，再接) ……如果我的船队每个人都像 你一样，我这个董事长就得累吐血!我关机了!(关 机，无奈地冲桃花笑笑)

桃 花 (一直天真地望着赵东风)赵大哥，你真忙哈?

赵东风 唉，太累了!真想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

冬。更想有那么一个安静的港湾……

桃 花 嘻，赵大哥说的话俺都听不懂。哎?赵大哥，你这个 不用电线的电话，真玄了哈?天龙说满世界都能打。

**赵东风** 这太平常了!现在城里的年轻人差不多都有手机和

BP机了。 **桃** **花** 天 !

**赵东风** 你也会有的。 **桃** **花** 俺 ?

**赵东风** 那有什么奇怪的?赶上好时候了!等一上岸你就知 道了，很多人已经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挂着BP 机，拿着大哥大，骑着摩托车，坐着桑塔那。

桃 花 (喃喃地)天!真玄了，俺听都没听过。

**赵东风** 有不少像你这样的农村女孩进了城，长了见识，现在 在城里都挺有出息，有的还当上小老板了呢!

桃 花 (向往地)天!真像广播喇叭里说的。俺娘老说：嫁 汉嫁汉，穿衣吃饭。俺心里也犯嘀咕，女人这一辈子 要想过好日子真的只能靠男人吗?俺就想出来见识 见识……

**赵东风** 桃花，就凭你这个机灵劲儿，学什么都能成一把手。

桃 花 嘻，俺娘也这么说，说给俺安个尾巴就是头驴，给俺 插俩翅膀就能上天。

**赵东风** 哈哈，安个尾巴就是驴，插俩翅膀就上天。哈…… 天 龙 (突然喊)桃花，你快看，鱼!

桃 花 (看海里)呀!鱼，那么大那么大的鱼!在那儿!在 那儿! 一 大片!太好啦!太好啦!太好啦!哈哈 哈!

**赵东风** 桃花，你小心，别闪到海里。

桃 花 (回头嫣然一笑)天龙给俺腰里拴着绳子呢。 天 龙 (接话)不要紧，绳子这头系在我腰里。

赵东风 (不禁哑然失笑)笨人笨法，一根绳子拴两只蚂蚱



天 龙 嘿，跑不了我也蹦不了她。

〔赵东风只是淡淡地笑了笑，又将目光转向桃花。桃 花更兴奋了，扯着噪子胡编乱唱起来。

桃 花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洪湖水呀 浪呀么浪打浪呀，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呀 …… ”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故乡……”(突然 止住)现在，俺们那山上的桃花都要开了。

**赵东风** 桃花一开，你的家乡更美了!

**桃** **花** 穷，就是穷。

**赵东风** 哎桃花，唱一首你最喜欢唱的歌，好不好?

**桃** **花** (转动着妩媚的大眼睛，想)俺最爱唱《小白菜》那首 歌了。

**赵东风** 就唱《小白菜》。

桃 花 啊呀怪臊的 … … 天 龙 没事儿，唱，好听。 桃 花 你别笑话俺。

赵东风 唱，唱吧。

桃 花 (唱)“小白菜儿啊，尖儿上黄啊，七岁八岁，没有娘啊

……"(突然哽住了) 赵东风 你怎么不唱啦?

桃 花 (眼里闪着晶莹的泪)俺想起俺死去的娘 …… 〔众人沉默了。

桃 花 俺娘瘫了一辈子。俺七岁那年冬天，天特别冷，外面

下着雪，俺娘一口气一口气地喘。俺问，娘，你要说 什么?娘喘了一大口气，拉着俺的手说，花儿，你爹 去找大海给娘抓海里的鱼去了，这么多年也没回来， 娘要找他去了。娘早就听人说海里的鱼熬汤好喝， 鲜，可是娘一辈子从没走出过这座大山。娘下辈子 要还能托生个人，说什么也要去看看大海，吃一顿海 里的鱼。俺说，娘，海有多远?俺现在就去找大海， 给你摸海里的鱼……吃。俺娘哭了，摇着头说，不赶 趟了，娘……要走了。俺摇着娘的手说，娘你别走， 你千万别走啊，俺能给你弄来。娘，你等着，你千万 等着俺，啊!俺哭着往外跑。俺不知道哪儿有海，可 俺知道村旁泥塘子里有鱼。俺鞋也没脱就跳进泥塘 子里，用脚使劲跺着冰碴子，冰碴子碎了，就下手满 塘子摸，手和脚都让冰碴子扎破了直流血，也没摸 着。后来村子里的叔叔大爷都来了，也跳进冰碴子 里帮俺摸，好容易摸上来三条小泥鳅。村头刘大娘 赶紧给熬了一盆鱼汤，又多加了一把盐，说是海里的 鱼咸，这样俺娘就吃出海鱼味儿来了。俺端起盆一 边跑一边哭着喊，娘!娘!你等着啊，俺都给你弄海 鱼汤来啦!娘，你千万等着啊!谁知扑通一声，俺叫 石头绊倒了，盆打了，汤也洒了。俺赶紧在泥地上 抓，连鱼加泥，捧了一小捧，可推开家门，俺娘早就



〔赵东风震动了，眼里挂着泪花。老宋头不禁停止了 咳，抻着脖子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天龙光顾抹泪，双 手离开了舵盘。货船不稳，突然倾斜了几下，船上的 人都翅趄不已。

**赵东风** (突然跳起来)怎么回事?

**天** **龙** (赶紧扶住舵把)眼进了……沙子，一揉眼舵把歪了。 **赵东风** (大声命令)停车!

**天** **龙** (没听清)什么?

**赵东风** 我叫你停车!天龙，舀半锅海水坐在炉子上，我要撒

网打鱼了啊! 〔 天 龙 停 船 。

**桃** **花** (意外地)打鱼?你是给俺打鱼?

**赵东风** 对，给你打鱼。(潇洒地将旋网抛向大海) 〔天龙和桃花奔过去。网被拉了上来。

**赵东风**

天 龙 (失望地)空网。

**桃** **花**

赵东风 (又撒网、收网)这 一 回挺沉，有玩艺儿!哈，有玩艺 儿!桃花，你真有福，这鱼可能还不小。(收上网，失 望地)咳，养殖海带的玻璃泡子!

〔赵东风扔掉玻璃泡子，又欲撒网。老宋头走过来， 夺下了旋网。

**赵东风** 你 … …

〔老宋头不吱声，抓着网绕着船舷蹒跚地边走边眯缝 着两眼观察着大海。几个人跟在他后面。

天 龙 (发现了放在船首的匣子，欲弯腰拾)噫?这匣子怎 么 … …

**老宋头** (厉声地)别动!

〔天龙一惊，赶紧缩回手。老宋头站在船舷边，观察 了一气大海，突然一扬手，将网撒了出去。

**赵东风** (半开玩笑地)老宋大爷，别把你自己撒网里去呀!

〔老宋头仍不吭声，慢慢地往回收着网。众人屏住呼 吸观察着。老宋头突然加快了收网的速度。

赵东风 (兴奋地)哈，冒白花，有玩艺儿!老宋大爷眼睛可毒 呢!哪儿有礁，哪儿有鱼，他一眼就能看出来。嘿! 真有玩艺儿!

〔几个人一起将网急速收了上来， 一条大黑鱼在网里 蹦跳着。

桃 花 (惊奇地)呀!大鱼! 天 龙 嘿，不小!

赵东风 黑鱼!差不多有四斤重的大黑鱼啊! 桃 花 ：老宋大爷，你真行!

天 龙 嘿，是你有福。

赵东风 快，天龙，扔锅里，煮!

〔老宋头扔下鱼网，又走向船头，抱起匣子，佝偻着身 子坐了下去。天龙收拾鱼，煮上。

桃 花 太好了!太好了!

赵东风 桃花，你真有口头福，罕见的大黑鱼!黑鱼你没听说 过吧?

〔桃花摇摇头。

赵东风 做汤最上档次的鱼。我跟你说，就是外国人来了，他 也喝不到这么活蹦乱跳就扔进锅里的大黑鱼汤。前 不久，日本的一个跨国公司的大老板来了，我派了四 艘船出去打黑鱼，最大的才二斤。黑鱼汤端上桌子， 日本老板喝了连声称赞：“吆西!吆西!”哈哈，桃花， 你比外国人都有福。

桃 花 (甜甜地)俺有福，俺有福，俺托你的福。

天 龙 嘿，是赵大哥给你的福，赵大哥可了不起啦!

**桃** **花** 赵大哥，你真玄了!

**赵东风** 其实我从前也是个农村孩子，我也是七岁的时候，妈 死了，那时家里也很穷。后来赶上好时候，我开始就 靠一条十二马力机帆船跑运输，当时情况老宋大爷 最清楚，我正要找船工，他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非要跟我干。嗨，一条小船起家，我乘着改革开放的 东风扬帆起航了。

桃 花 赵大哥，你真玄了!天龙是俺的天，你比天龙还天。 天 龙 我最佩服赵大哥了!桃花，咱跟赵大哥好好干，挣 一

大皮包的钱回家，先给我们村——不，先给你们村都 铺上柏油大马路，一直到火石岛。

桃 花 (兴奋地)先给你们村铺。 天 龙 不，先给你们村铺。

桃 花 (有些急)俺说了，一定得先给你们村铺。俺不能让 你们村人笑话，说俺这个媳妇偏向娘家。

天 龙 好好好，先给我们村铺，然后就给你们村铺，再修铁

路通火车。 桃 花 还有飞机呢。

天 龙 飞机肯定会有，不过得一步步来。要想富，先修路。 等咱一靠岸你就看到了，人家那公路，左一条，右一 条，锛儿亮!

**赵东风** 嗨嗨，你平时那嘴笨得像棉裤腰，这会儿工夫你怎么 一套一套的了?

天 龙 嘿，一高兴也不知道从哪儿蹦出那么多的词儿。桃 花，到那一天——

桃 花 到那一天，俺也给二叔买一台大哥大。俺在大连天

天跟二叔打电话唠嗑，省得他一个人孤单。

**天** **龙** 到那一天就把你二叔接到城里住高楼。 **桃** **花** 到那一天俺桃花山也有高楼了。

天 龙 那也没城里的楼好。

桃花(提高声音)就要比城里的楼好! 天 龙 咱这儿有海，你二叔喜欢海!

桃 花 (大声地)桃花山有山，我二叔更喜欢山! 天 龙 (也大声地)那一天得什么时候?

桃 花 (更大声地)赵大哥说了，赶上好时候，快! **赵东风** 哈哈，你们还争起来了。

**天** **龙** 她真犟。

**桃** **花** (扑哧 一 笑)像俺娘，随根儿。俺娘说俺心野。俺心 是挺野的，村里广播喇叭一响，俺就竖着耳朵听，怎 么听也听不够!喇叭里天天广播说外面改革开放怎 么怎么好，俺就想自己出来看看外面到底是个什么 样。

**老宋头** (冷冷蹦出一句)鱼汤好了。

〔天龙捧来鱼汤。 **赵东风** 桃花，喝吧。

**桃** **花** 赵哥，你先喝；还有宋大爷，你先喝。

**赵东风** (微笑着)我们常喝。这都是你的，桃花，你喝吧。

**桃** **花** (激动不已)俺 一 个人喝?专让俺 一 个人喝?(捧起

一碗鱼汤，放在鼻子上嗅着，眼泪刷刷地落下来) 天 龙 桃花，你不喝汤怎么又哭……

桃 花 (声音哽咽)俺没哭，俺哪儿哭啦?(捧着碗强忍着泪

在舱板上遥望苍天，慢慢转着身体) 天 龙 喝，喝呀!你转啥?

桃 花 这海四下都是水，俺分不清。你快告诉俺，哪面是西

南?

**赵东风** 那边。(指)

**桃** **花** 俺……俺这一碗鱼汤给……给俺娘先喝行不? 〔赵东风激动地点点头。

桃 花(捧着碗走到船边，慢慢地跪了下来，泪流满面地) 娘!俺给你送黑鱼汤来啦!娘!海里的黑鱼，真正 真正的海鱼汤啊!娘，你喝!喝啊，娘!(将鱼汤洒 向大海，回身又端起一碗，抿了一 口)这么好喝的鱼 汤，俺舍不得喝，都给俺娘吧!(洒到海里)娘，你喝 吧!你太亏了，娘!

〔浪涛声、抽泣声夹在一起。

〔桃花跪在船边任由海风吹着，任由泪水流着，许久 许久。

天 龙 (瓮声瓮气地)桃花，你怎么都倒海里去了?心意到 了就得了呗!你赶快自己喝 — —

赵东风 (厉声地)你胡扯些什么?(将锅端给桃花，声音哽咽 地)桃花，都给你妈喝吧……你妈和我妈一样，没赶

上好时候，亏 …… **桃** **花** 赵哥 … …

**赵东风** (流泪)我也想起我妈……

〔桃花端起锅慢慢地洒向大海。 〔少顷。

赵东风 好了，开船吧。

**天** **龙** 董事长，你进舱吧，外面怪冷的。(开船)

赵东风 叫桃花下去吧，走了百八十里路，也累了，拱进去睡 一觉。

**桃** **花** 还是让老宋大爷下去，他那么大岁数 ……

**老宋头** 海风吹惯了。

〔赵东风手机响。

赵东风 (接手机)是我呀……什么?(突然大吼)你们当初怎 么说的?简直……简直背信弃义!我不听!平时哥 儿们长兄弟短的，可现在你们看我发家了就想整垮 我的船队!卑鄙!(关手机)

〔赵东风气得浑身颤抖。桃花惊异地看着赵东风。

**赵东风** (又打开手机)刘经理吗?我!赵东风!你马上去找

张晓萍，我现在和她联系不上。你就说我说的，让她 无论如何也要做好王总的工作……什么?

[赵东风气极，身体翅趄着，险些摔倒。桃花急忙扶 住了他。

**桃** **花** 赵哥!赵哥!你别这样，千万别这样，气大伤身啊!

**赵东风** (继续打手机，吼叫着)当初一天到晚赵哥长赵哥短， 现在落井下石……(关手机)

桃 花(为赵东风摩挲胸脯)赵哥，赵哥!你消消火，啊!钱 那东西有多多挣，有少少挣，你把身子骨儿气坏了， 不更让人看笑话了吗?不更一分钱也别想挣了吗? 你说是不是，啊?

**赵东风** (喃喃地)人心隔肚皮呀 ……

桃 花 (一连串地)赵哥啊，你那么有能耐，俺都把你看成俺 的天了，怎么一摊上事儿也看不开呢?啊?喏，你瞅 瞅，(伸出两手)十个手指头还不一般齐呢!人不都 说和气生财吗?咱不管人家怎么对待咱，咱不小肚 鸡肠，咱往宽处想，你说是不是?啊?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赵东风** ( 激动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桃花，你说得好

……好，你说，接着说啊!

桃 花 (不好意思地)俺不说了，俺刚才一着急净瞎咧咧，你 别笑话俺。

**赵东风** (喃喃地)一样的话，到了她嘴里怎就那么真，那么贴

着心窝子 …… 〔静。少顷。

天 龙 嘿，桃花真会劝人。

〔赵东风直直地瞅着桃花。

**老宋头** (冷冷地在一旁观察着，自语地)这海要起风啊! 〔灯渐暗。

**第** **三** **幕**

〔 紧 接 前 幕 。 〔 舱 内 外 。

〔幽黑的夜。由于视觉的调整，舞台中间已变成舱 底。马灯亮时，可以透视舱内的一切；马灯灭时，只 能看到一个木制的外壳。

〔这是一个躁动的夜，海也开始不安，渐渐地刮起了 海风。海浪不停地撞击着甲板，货船开始了颠簸。

〔舱底马灯一闪一闪地亮着，窄小的舱里现出桃花娇 小秀美的身影。舞台其它处都是黑漆一片，隐约只 看到不同位置上的三个人：天龙的头影、老宋头的背 影和赵东风躁动不安的剪影。

桃 花 (瞅着一闪一闪的马灯，轻声地哼起黄梅戏)“树上的 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你耕田来我织布，夫 妻恩爱苦也甜 …… "

〔甜甜的歌声从舱里飞出舱外，使船上的三个男人一 时间更加躁动。

〔驾驶舱区的追灯打在天龙的背影上。

天 龙 (自语地)嘿，我是做梦吧?真是做梦娶媳妇，娶了个 天仙女。嘿，天仙女也没她俊。谁也没有我有福，走

桃花运，嘿!等挣足了钱，把她领老家去，我爸我妈 准高兴死了，领着前街给人看、后街给人显摆。村里 那些老爷们儿， 一个个的眼珠子这回可都掉在地上 当泡踩了。嘿，叫他们做梦去吧!

〔中舱外追灯亮。赵东风躁动不安。

赵东风 (自语地)我今晚上怎么了?也是在梦里吗?我怎么 会有梦里的感觉?而且这个梦搅得我心神不安?怎 么会这样?她的影子为什么老在我脑海里晃动?我 真有点儿离不开她了!不，我不该这么想!可我 ……我怎么老也赶不走她的影子?这不是我，这不 应该是我!

〔舱外灯灭。桃花的歌声已经停止了。她托着下巴， 瞅着火苗窜动的小马灯，陷入了幸福的遐思。

桃 花 (自语地)就像做梦，真是在做梦。俺娘走了一辈子 也没走出大山，看见大海；俺一宿的工夫比俺娘一辈 子走的道儿还快!俺赶上好时候，碰上好人了。嘻， 他长得虽不怎么俊，可一看就是老实人，憨厚。憨厚 好，不谁俺，不蒙俺欺侮俺，他还是船长，开着那么大 的船，挣那么多的钱。俺有福，真有福。俺真想上去 和他唠一会儿话，可俺害臊。不想了，不想了，睡觉， 睡觉!(欲吹灭小马灯，忽又改变了主意)睡不着，俺 睡不着。明天上岸，说不定明天晚上就……就成亲 了。俺就这么嫁人了?嫁人了，俺会是什么样子? 原先俺只想俺的新家有四铺四盖吗，有收音机、录音 机、洗衣机、电视机吗?可是俺现在想，赵大哥说得 对，俺说什么也要闯荡闯荡，俺就不能楼上楼下电灯 电话吗?俺就不能挂着BP 机拿着大哥大吗?俺就

不能骑着摩托车坐上桑塔那吗?天龙，你知道俺心 里头都想些什么吗?俺有许多许多梦还没来得及告 诉你……

〔老宋头表演区的追灯亮。

老宋头 (自语地)梦，他们都在梦里头：天龙笑在梦里头，赵 东风苦在梦里头，桃花更是迷在梦里头，而我……站 在旁边看他们在做我年轻时候就做过的梦，我的梦 早就醒了。年轻的时候，把梦装在匣子里；等到年纪 老了，这匣子……就不装梦了，装自己的骨灰。(凄 笑着)哈哈哈，装梦的匣子……

〔舱外区追灯亮。赵东风焦躁地在舱外来回走动，不 时侧耳听着舱里的动静。

赵东风 真怪，她把我的心抓走了，我真的爱上她了!为什么 爱上她我也说不清，也许是因为她太美太纯?我真 想和她再唠一会儿话。

〔赵东风贴耳听着舱内的动静。老宋头默默地走到 赵东风的身后，突然一声咳。

**赵东风** (一惊)你啊?没睡啊?啊呀，这天闷啊。

〔桃花听到了动静，赶紧吹灭了马灯。 **老宋头** 睡不着，是吗?

**赵东风** 烦躁!(死劲地揪着自己的头发) **老宋头** 我想跟你说——

**赵东风** 我什么都不想听!

**老宋头** 我想跟你说说我 ……

**赵东风** (大声地)我说过了，什么都不想听!头昏!

**老宋头** (冷冷地)那就用海水冲冲脑瓜子。(叹了口气，走向 驾驶舱，对天龙)你下来。

天 龙 (没明白)啊?

老宋头 (冷冷地)我让你下来! 天 龙 (意外地)你开船?能行? **老宋头** 还是我教的你!

天 龙 我知道，可是晚上……

**老宋头** 我眼神比你强!去去，跟桃花贴乎贴乎吧!女人哪， 像猫儿，谁摩挲它，它就跟谁好!

天 龙 嘿，老宋大爷，原来你这人……嘿，都快半年多了，你 还是第一次跟我说好几句话。

老宋头 (硬邦邦地)我是跟我自己说!(踏上驾驶舱，看也不 看天龙)

天龙 嘿，嘿嘿，我说一会儿话就来。

〔天龙兴奋地向中舱跑去，正与匆匆从船头走来的赵 东风碰上。

赵东风 (欲掀舱盖，突见天龙，意外地)你怎么不开船了? 天 龙 宋大爷替着呢。

赵东风 黑灯瞎火，他眼神跟得上吗?

天 龙 我犟不过他。嘿，他让我和桃花贴乎贴乎。他说女 人像猫儿，谁摩挲它，它就跟谁好。嘿……

**赵东风** 啊啊，摩挲吧，摩挲吧!

**天** **龙** 我就说几句话，就开船。嘿，从领来还没捞着单独说 一句话，连姓什么、属什么都不知道。

**赵东风** 哎天龙，咱……咱俩先唠一会儿。

天 龙 哎哎。(无奈坐下来，但心不在焉，老听着舱里的动 静 )

**赵东风** 天龙，你说，你说如果我要找老婆，该找一个什么样 的?

**天** **龙** 什么样?嘿，你找什么样的都有，女人都围着你转。 **赵东风** 所以我让你说。

**天** **龙** 嘿，我要是你也挑花眼了。

**赵东风** 你觉得我是挑花眼了?(摇摇头)

**天** **龙** 嘿，你不像我，找一个老婆能生孩子、做饭、洗衣服和 干那个就成。你是大老板，得百里挑一，千里挑一， 万里挑一，得门当户对。

**赵东风** 那你说，什么样才是门当户对?

**天** **龙** 嘿，长的血俊哪，家里血有钱哪，没有钱但有权有势

呀，要不然就是个血俊血闪血聪明的大学生啊…… 赵东风那要是我看中了桃花这样的呢?

天 龙 嘿，那不可能。 赵东风 如果可能呢?

天 龙 (躲闪地)啊呀，桃花是不是已经睡了?董事长，嘿 嘿，我赶紧下去和桃花摩挲——嘿嘿唠一小会儿，好

替老宋大爷开船。他眼神不好，别出事是不是? 赵东风 (又无奈又不耐烦)少说几句，啊，开船大事。

天 龙 我知道。(敲舱盖)桃花!桃花! 桃 花 啊 ?

天 龙 你要睡着了，就别答应了。

桃 花 (扑哧笑了)俺这不答应了吗?

天 龙 那你没睡着，我想摩挲——啊不是，我想下去跟你说

会儿话，就一小会儿。 桃 花 下来呗。

天 龙 哎。(急掀舱盖)怎么黑咕隆咚的?

〔天龙跳下舱，回手盖上舱盖。追灯打在赵东风的脸 上。桃花和天龙的谈话都是在黑暗里进行的。赵东

风在舱外贴脸听着两个人的说话声。 天 龙 怎不点灯啊?

桃 花 嘻……摸黑说话不行啊?

天 龙 嘿，我……我想瞅着你的脸儿说话。 桃 花 俺就怕你瞅着脸说话，嘻……

天 龙 那就……嘿，闭着灯说呗。

〔 沉 寂 。 天 龙 你说呗。 桃 花 你说。

天 龙 说什么? 桃 花 问俺哪!

天 龙 嘿……噢，还忘了，你姓什么?

桃 花 姓周啊，周桃花。那你呢?俺也不知道。

天 龙 我姓王。王天龙。嘿，我还忘问了，你属什么? 桃 花 俺十八，属小鸡儿啊。那你呢，也得告诉俺。

天 龙 我呀，嘿，二十三，属老虎。

桃 花 俺的娘哎，老虎吃小鸡儿啊!

天 龙 我这个老虎，嘿，算命的说是上山虎，上山虎不吃小

鸡 儿 。

桃 花 你吃了才好呢，吃了俺就在你肚子里，还暖和。 天 龙 那我现在就把你吃了。

桃 花 (大叫)啊呀你放开俺!别碰俺的手!你放开俺的 手!你放开俺!

天 龙 好好，你别撕我，我不碰你的手还不行吗?你的手怎 么了?

桃 花 还没成亲，俺不能让你碰手。 天 龙 那为什么?

桃 花 (不好意思地)要……要是那个啦怎么办? 天 龙 哪个?

桃 花 你别装傻。

天 龙 我真的不知道。 桃 花 要是怀孕了 ……

天 龙 (大声地)怀孕?你怀孕啦?

桃 花 你说什么你!俺是怕，怕你摸俺的手，一旦……还没 成亲先怀了孕，叫人家笑话。

天 龙 摸手怎么能怀孕?你胡说呀?

桃 花 怎么胡说?那小鸡儿怎么抱出来的? 天 龙 老母鸡抱窝呗!

桃 花 没有老母鸡也能抱出小鸡儿来!俺前街三奶就是用 手抱小鸡儿的——鸡蛋盖着被放在炕头，三奶一天 用手摸三遍，一天用手摸三遍，小鸡儿就蹦出壳来了 ——那和人不一样吗?

天 龙 (大惊小怪地)啊呀桃花，你连这都不懂啊?

**桃** **花** (小声笑着)俺是逗你，看你老实不老实。嘻，你还真 老实憨厚。

**天** **龙** 光老实没能耐，不像赵大哥。

**桃** **花** 这俺就知足了。俺比后院小秀的命好，她一千块就 嫁给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还是个瘸子。你，嘻嘻， 又年轻又憨厚，一下子又拿那么多的钱，俺村里哪个 人也没俺这么命好。

天 龙 可我……

桃 花 要不是看你老实憨厚，俺才不会刚见一面就跟你出 来呢。别说你拿三千块彩礼，就是六千块俺也不敢 跟你走。

天 龙 反正吧，桃花，只要你跟我不后悔，你放心，我会为你 豁上命的。等我挣足了钱，咱俩就揣着一大皮包钱 回老家好好过日子。

桃 花 一 大包钱就够了?人家赵大哥 … … 天 龙 咱能和他比吗?

桃 花 都是人。俺要你比赵大哥还能耐。

天 龙 嘿，做梦，谁都会。咱哪，没那个章程，多挣两个钱就

知足了，回老家我买一台小拖拉机开着……

桃 花 那俺呢?

天 龙 你别下地干活，像那些农村老娘儿们，一个个晒得黑

不溜秋，你就在家里做饭、洗衣服、哄孩子。 桃 花 (有些失望)俺就干那点儿事啊?

天 龙 那你还想干什么?

桃 花 干什么?干大事!什么都想干：念书啊，学本事当董 事长啊，比赵大哥还能耐!

天 龙 (扑哧一下笑了)做梦啊?

桃 花 不是做梦，是得有那个志向。(热切地)天龙，城里有 没有不用交多少学费就能让咱俩一块儿念书的地

*方?*

天 龙 都要当爹了还念书?嘿，没那个脑子。 桃 花 天龙，你答不答应俺?你说呀!

天 龙 嘿，我不是那个料儿。

桃 花你到底答不答应?你要不答应…… 天 龙 嘿嘿，答应，答应。桃花，你心真野。

桃 花 你答应俺就让你摸俺的手。(深情地)天龙…… 天 龙 桃花!

赵东风 (再也忍受不住了，猛地掀开舱盖)天龙!

天 龙 啊!啊!忘了；桃花，我开船去了。

〔天龙跳出舱，盖好舱盖，欲奔驾驶舱。赵东风追了 上去 。

**赵东风** (激动地)天龙，我和你商量件事。

**天** **龙** 商量?嘿嘿，赵哥，你是董事长，什么事你只要下命 令。

**赵东风** 这件事下不得命令，只能和你商量，你一定要同意。 **天** **龙** 嘿，我同意。

**赵东风** (高兴地)你同意? **天** **龙** 嘿，同意。什么事? **赵东风** 把桃花让给我。

**天** **龙** (没听清)什么?

**赵东风** (急切地)我是说，把桃花让给我! **天** **龙** 我没明白。

**赵东风** 我……我是说我看中桃花了，我想让你把她让给我， 我要娶桃花做妻子。

天 龙 (傻傻地笑了)嘿嘿，赵大哥，你别逗我了。 **赵东风** 我不逗你。

**天** **龙** 嘿嘿，谁不知道，你是拿我开心。 **赵东风** (更急地)更不是寻你开心!

天 龙 嘿嘿，才不信呢，你一个大款还能看上农村的? **赵东风** 我不也是打农村出来的?

天 龙 嘿嘿，她管什么都不懂。

**赵东风** 懂得太多就没她那么纯、那么美了!天龙，真的，我 不是逗你，也不是拿你开心，我真的喜欢上桃花了， 把桃花让给我!

天 龙 (如雷轰顶，半天才说出话来)你是真的?让给你，桃

花?

**赵东风** 啊，我要娶她做妻子。

**天** **龙** (突然大声地)桃花是我的! **赵东风** 所以我和你商量 ……

**天** **龙** 商量什么事都行，就这件事不行，桃花是我的!三千 块钱彩礼都给了!

**赵东风** 我再给你钱，不是三千，六千，一万块! **天** **龙** 十万块、一百万块也不行!

**赵东风** 你先别喊，也别死心眼儿，你听我说…… **天** **龙** (捂住耳朵)不听不听不听!

**赵东风** 天龙，你别嚷嚷，你听我说行不行?

**天** **龙** 我就是不听!你有钱，你自己不会去找啊?什么样 的没有?

赵东风 可我就看中了桃花，一见钟情，我也不知道我怎么 了。我一再劝我自己：桃花只是个从大山里走出来 的女孩子，你是小老板，她和你不般配!可是我又问 自己：谁般配?你跟我干这一年也看到了，围在我身 边的漂亮女人很多，可我还不知道吗?她们哪儿是 围我?她们是围我的钱!现在，我没想到我会对桃 花产生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感觉，这种感觉从桃 花一上船我就有，后来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我这 个人虽然有了几个钱，可是我很现实——不错，我现 在有事业，有名声，有金钱，有一切，可是，我也有我 自己的苦闷!我也活得很累很累!你知道你不愿意 喝酒的时候可是你必须捏着鼻子强往下咽的滋味 吗?你知道你不想洗桑那时可你必须憋着口气陪着 别人强蒸的滋味吗?你知道你不愿意和那些尔虞我

诈的小人谈生意可是你必须装出一副亲如兄弟的样 · 子是一种什么滋味吗?所以我在活受罪之后就想找 一个能让灵魂得到安歇的地方!(突然又激动地)天 龙，我说这些你能够理解吗?

**天** **龙** 我要是同意把桃花让给你，就是理解你是不是?(大 声地)我不想理解!

〔天龙欲走，赵东风又拖住了他。

赵东风 天龙，我求你还不行吗?我给你下跪还不行吗?我 给你钱!你不就是找个老婆吗?你用几千块钱就能 再去找一个漂亮的，剩下的钱，你完全可以不用打工 了，自己买条小船开—

**天** **龙** 把你的董事长给我，我也不换!桃花是我的! **赵东风** 天龙，咱俩是哥们儿……

**天** **龙** (大吼地)这是哥们儿吗?这是做生意吗?(喊叫着

奔向驾驶舱) **赵东风** 天龙!(追下)

〔老宋头抱着匣子走到舱边，突然又一阵大咳。桃花 闻声赶紧爬起来，打开舱盖。

**桃** **花** 老宋大爷，俺再给你糊点儿药吧? 〔老宋头只是冷冷地盯着桃花。

**桃** **花** (紧张地)老宋大爷 …… **老宋头** (依旧冷冷地)进去!

**桃** **花** (有些害怕)老宋大爷……

**老宋头** 我能吃了你呀?你不是要给我糊药吗? **桃** **花** 啊啊 … …

〔二人先后进舱。桃花赶紧为老宋头糊药。 **老宋头** 你不敢看我?

桃 花 哪儿啊……

老宋头 你知道我恨你。 桃 花 俺也不敢问 ……

老宋头 可你不会知道我还挂着你! 桃 花 老宋大爷，俺不明白……

老宋头 不明白也好。明天你就上岸了，是吧? 桃 花 啊 。

老宋头 (半天未语)是礁是岸，可要看准了再跳哇! 桃 花 ·俺还是不明白。

老宋头 (顿了顿)女人呢就像一条船，她总得往男人这岸上

靠  可这男人呢，有的是岸，有的是礁。

桃 花 老宋大爷，那你说什么是岸，什么是礁呢?

老宋头 难说。自己的向自己把，自己的船自己开……

桃 花 (自语地)自己的向自己把，自己的船自己开…… 〔 切 光 。

**第** **四** **幕**

〔晨。

〔朝阳已经钻出海面冉冉升起，彩虹挂满东天。但风 浪渐大，货船在逆浪中缓慢航行。

〔老宋头蜷缩在船头、赵东风倚着舱板都睡着了。唯 有天龙眼珠子瞪得溜圆驾着船，满脸怒气还没消。

〔舱盖突然掀开了，桃花露出个头。

桃 花 呀，天大亮了。(跳出舱门)

〔赵东风和老宋头也都醒来了。赵东风麻利地整理 自己的仪表，而老宋头则开始用海水淘米做饭。

桃 花 做饭呀，老宋大爷?俺帮你淘米呀?

〔老宋头没吱声，赵东风微笑着走过来。 **赵东风** 桃花，睡得还好吗?

〔桃花笑着点点头。

天 龙 (急喊)桃花，你过来!

〔桃花应声，上驾驶舱。 天 龙 跟我一块儿呆着。

桃 花 俺是不是该帮老宋大爷做做饭? 天 龙 (硬硬地)就搁这儿呆着!

桃 花 让老人家干活，俺年轻轻的张口吃闲饭多不好?

天 龙·我叫你搁这儿呆着!

桃 花 (奇怪地)你怎么了?怎么耷拉着脸? **天** **龙** 没怎么。

**赵东风** (微笑着，一副悠然的样子)啊，太阳升起来了，彩虹

好漂亮啊!(唱)“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 … ” 桃 花 赵大哥，你的嗓子唱歌真好听，像喇叭广播。

天 龙 (低声地)少说话!少说话! **桃** **花** 俺说话也不让啊?

**赵东风** (冲着桃花唱了起来)“山东家的姑娘，真漂亮啊，两 个辫子搭在肩上。哎，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 一定要嫁给我 …… "

〔桃花腼腆地笑了。 **天** **龙** 别笑!

桃 花 (嘟起嘴)俺连笑也不行了?天龙，你怎么了?怎么 昨晚上还好好的，今儿个一大早就变了一个人儿? 先是不让俺动弹，接着不让俺说话，再接着又不让俺 笑……

天 龙 现在哩，我让你看也不许往那边看!桃花，你过来， 你把头转过来，转到我这面来。

桃 花 天龙，你到底怎么了?你说呀!

天 龙 我……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呆着。 桃 花 俺这不是跟你一块儿呆着了吗?

天 龙 就跟我一块儿呆着，除了我，跟谁也不搭腔，好不好? 桃 花 跟老宋大爷不，跟赵大哥也不?

天 龙 更不! 桃 花 为什么?

天 龙 因为你跟我了，就应该听我的。

**桃** **花** 天龙 …

**天** **龙** 桃花，管什么别问，就听我的，好不好? 桃 花 (眨巴了半天眼睛，终于点头)唔…… **天** **龙** (高兴了)靠近点儿，把着我的手。

**赵东风** (见引不起桃花的注意，又眉头一铍笑了，故意高声 地)老宋大爷，你把这痂瘩归拢归拢，刚才一个大浪

把我装钱的密码箱打湿了，我拿出来晒一晒。 **老宋头** 董 事 长……

赵东风 (皱着眉)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坐在舱盖上， 打开密码箱，一捆一捆地往外拿着钱，故意高声地) 哎呀，这阳春三月的太阳光也不足啊，一捆一捆的百 元票子什么时候能晒透晾干呀?

桃 花 (扭头看去，不禁惊讶地张大了嘴)呀!那么多钱! 天 龙 (厉声地)把头转过来，有什么好看的?

桃 花 (自语地)小时候光听村里人说谁家谁家的钱多了， 放在家里别捂了，拿外面晒一晒吧。俺知道那是逗 乐寻开心说笑话，可这一回真看见在外面晒钱……

天 龙 你嘟囔什么?他是臭显摆! 桃 花 也得有钱拿出来显摆呀。

天 龙 你眼红啦?

桃 花 人这一辈子不就图个多挣点儿钱，过上好日子吗? 你昨晚上不还跟俺说要拼命干，挣跟赵大哥一样多 的钱吗?

天 龙 你转过脸来好不好? 桃 花 俺看看还不行吗?

天 龙 他为什么要让你看?就是要眼气你!还-—

桃 花 (喃喃地)俺眼气了吗?俺不眼气，俺 …… (突然冲赵

东风大吼)俺不眼气!你把钱收起来!别让俺看! (呜呜哭了起来)

**天** **龙** 桃花，你……

桃 · 花 (低泣)俺不看，俺什么也不想看……

**天** **龙** 桃花，别看他在这儿显摆，我也会有的，我也会给你 挣很多很多的钱。

**赵东风** (笑容可掬地走到驾驶舱前)天龙啊，商量点事儿? **天** **龙** 昨晚都答复了，没什么好商量的!

**赵东风** (依旧笑着)不是那个事儿，是别的事儿。 **天** **龙** 那说。

赵东风 (还是笑着)是这么回事：刚才啊，我把这回跑山东挣 的钱顺便点了点，差三千元才够三十万。我呢，准备 上岸后凑个整数再买一条船，你看你给桃花彩礼借

我的那三千块钱，是不是早点儿还给我? **天** **龙** 你 … …

桃 花 什么?赵大哥你说什么?

天 龙 赵东风，咱们的事你以后再说好不好?

**赵东风** (仍然笑着)我要不为凑个整数，就不着急了。你别

急眼，别急眼，没有就算了。

桃 花 赵大哥，你刚才到底说什么啊?

**赵东风** 哦哦，天龙为娶你，从我这儿借了三千块钱…… **天** **龙** (发火)赵东风，你当初怎么说的?

**赵东风** 当初怎么说?当初也没说白给你呀! **天** **龙** 你……你……你太损了!

**赵东风** 你看看你，没有就算了，发的什么火呀?火大伤肝。 **桃** **花** 天龙，你给俺的三千块钱是借的?

**天** **龙** 我……我 … …

**桃** **花** 你根本就没有钱?你 ……

**赵东风** 算了算了，你们俩别吵起来，我不该提起这事。三千 块钱呢，你多咱有钱多咱还；你身上这套西服，叫你

穿得也脏兮兮的，就送给你吧，我不要了。 桃 花 (大惊)什么?你连衣服都是借人家的? 天 龙 (大吼地)赵东风，你太缺德!

**赵东风** (一副无奈的面孔)你看看，你看看，好心不得好报。

算了算了，全当我没借钱给你行不行?啧啧! 桃 花 (又惊又气)原来……你是借人家的钱去骗俺? 天 龙 桃花……

桃 花 (大声哭了)连衣服也是借的! 天 龙 我 … …

桃 花 (又哭又喊)你把俺骗了!你把俺骗了!你没有钱， 管什么都没有，连衣服也没有!

天 龙 桃花，你听我说 —

桃 花 俺不听你说!俺不听你骗!俺原以为你老实巴交的 ……你老实巴交地骗人!你一点儿都不老实……呜 呜呜……你把俺害苦了啊!俺原以为俺比别人有 福，找了个能耐的男人，还能走出大山，走出……穷 沟沟，还能看见大海……俺以为俺命好，谁知道……

呜呜……

天 龙 我有钱，真的!

桃 花 你有什么钱?你有钱怎不还人家赵哥?你有钱怎么 连衣服都借人家赵哥的?

天 龙 (将衣服脱下扔到甲板上)是他叫我穿的，我原来就 不想穿。(扯下领带)还有这破玩艺儿勒脖子，可他 偏说穿这套衣服精神，山里的女人看着稀奇。

**赵东风** 啧，你这人，说话太伤感情，枉对我一片好心。 天 龙 赵东风，你……你好心，你心好!

赵东风 别大吵大叫的，全当都是我的错，好不好?

桃 花 呜呜……俺怎么办哪?呜呜……怎么办 ……

天 龙 桃花，你放心，钱我会还他的，也会为你挣好多好多 钱 的 。

桃 花 可那得驴年马月?俺一进门就得帮你还债，俺成什 么啦?俺成什么啦?

天 龙 我不用你挣，我自己能挣!

桃 花 俺不信你的了，俺穷怕了，穷……怕了啊!俺不能从

穷山里爬出来又跳进苦海里，俺要回家。 天 龙 这……这这 … …

桃 花 俺收拾东西回家，呜呜……(捂着脸哭着跑向中舱， 舱内传来不停的哭声)

**天** **龙** 我……我……船我不开了!(跳出驾驶舱，货船 一 阵 晃荡)

赵东风 你……(赶忙跳上驾驶舱，边掌舵边说)天龙，你小子 又笨又蠢!挺好的事让你整砸了。整砸了对你又有 什么好处?本来我不想这么做，可是让你逼的我没

办法，我只能靠实力和你竞争了。 〔 手 机 响 。

赵东风 (边操舵盘边打起电话)是我，快到了 ……什么事? 又给我介绍一个?不，我不要，你别操心了好不好? 我都看不中……啊?我还真的带回一个绝对纯绝对 纯的姑娘，我看中了。什么?背景啊?她什么背景 也没有——不，有，她的背景是大山，一个从大深山 里走出来的天底下最美丽、最纯洁的姑娘。我想娶

她，我一定要娶她!(关手机) **天** **龙** 桃花是我的!你别想娶她!

**赵东风** 桃花不是你的，你登记了吗? **天** **龙** 登记?

**赵东风** 你举行婚礼了吗? **天** **龙** 婚礼?

**赵东风** 你入洞房了吗? **天** **龙** 入洞房?

**赵东风** 都没有，那桃花就不是你的!

**天** **龙** 入洞房?……我现在就入洞房!

〔天龙突然想起了什么,他呼地一下子冲向中舱，跳 了进去。赵东风还没明白过来，舱内已传来桃花和 天龙的厮打声、哭叫声。

〔桃花：“你干什么?啊，你要干什么?”

〔天龙：“我是你男人，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桃花：“你放开俺，放开俺啊!” **赵东风** 天龙!天龙!

〔天龙：“我要你，现在就要你!”

〔桃花：“俺不!俺不啊!救人啊!” **赵东风** 天龙!你住手!

**老宋头** 天龙!傻小子，你别乱来! **赵东风** 你住手!

〔赵东风冲进中舱，拉出天龙，和天龙厮打起来。老 宋头拼力将二人拉开。

**老宋头** 住手!你们都住手!

**赵东风** 桃花她现在不同意跟天龙了，天龙再无礼就是犯罪! **老宋头** 你不应该和天龙争桃花!

赵东风 现在已经不是争不争的问题，我是不让天龙干蠢事! 〔披头散发的桃花从舱内出来，一下子扑到赵东风的 怀里。

桃 花 (哭着)赵大哥，救俺…… **赵东风**、桃花，别怕!有我呢!

天 龙 (两眼赤红)桃花，你过来!

桃 花 (更紧地靠着赵东风)赵大哥 …… **天** **龙** 你是我的，我花钱了的!

**赵东风** 天龙，那三千块钱我不要了，那么桃花就和你没关系 了 。

**天** **龙** 那三千块钱是借你的，我会还你的!

**赵东风** 还我也不行，桃花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天** **龙** 自由选择?是你想抢她! **赵** **东** **风** 那看她愿不愿意!

**天** **龙** 她愿意也不行，桃花是我的! 桃 花 俺不!俺不!

**赵东风** 别害怕，桃花，没事了，有我在你身边，谁也不敢碰 你。哦，对了，喏，抱着。(将密码箱塞到桃花怀里)

桃 花 (还没从惊恐中苏醒)赵大哥 …… **赵东风** 这都是你的了。

〔桃花还没明白。

**赵东风** 这箱子里三十万块钱全归你了! 桃 花 俺不明白 ……

**赵东风** 你还不明白?桃花，我喜欢你，我要娶你做妻子，这 三十万元全是你的。而且，我还有三百万，全是你 的 !

桃 花 俺是他……(指一旁的天龙)

**赵东风** 你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桃** **花** (麻木地搂着密码箱，喃喃地)俺不明白，三千元 …… 三十万……三百万……都……都是做梦 ……

赵东风 梦想已经变成现实了。你不是想挣很多很多的钱 吗?不用你出力，你的愿望实现了!什么做饭洗衣 服哄孩子，你什么都不用干，就是享福!余下还有什 么?你想念书?我供你!上大学都行。你放心，在

爱情的选择上我赵东风是很认真的。 桃 花 (喃喃地)不是俺的钱，俺该要吗 ……

天 龙 (沮丧地慢慢走过来，声音悲凉地)桃花，你真的 ……

不跟我了?

**桃** **花** 俺……俺 … …

赵东风 天龙，你要现实点儿，就老老实实地开你的船，多挣 几个钱再去娶个老婆。你要是不懂事，上岸后就卷 起铺盖卷走人!

**天** **龙** (半天没有说话，许久，慢慢地走向了驾驶舱，喃喃 地)我开船，我给你开船!

〔马达开始响起来。突然，马达巨响，船体开始剧烈 摇晃，船上的几个人也都东倒西歪。

**赵东风** 怎么回事?天龙，怎么回事?

天 龙 (眼睛直直地)我给你开船!我给你开船，我给你开! 〔巨大的马达声震耳欲聋。船体剧烈地摇晃，满船的 物品在跌落、滚动。老宋头抱着匣子在滚，桃花惊叫

着在滚，赵东风在滚。 **赵东风** 天龙，你疯啦?

天 龙 我疯啦!我是疯啦! 桃 花 救救俺!救救俺啊!

**老宋头** (晃晃悠悠站起来，向前方看去)虎牙礁?天龙，你小 子浑!浑!快转舵，转舵!

〔船体晃动更大，风浪也扑天盖地。 **老宋头** 天龙，前面就是虎牙礁!你快转舵!

**桃** **花** 啊呀……啊呀 … … 天 龙 撞死!一块儿撞死!

**老宋头** 为一个桃花，你们都疯了吗?你们都年轻轻的，海路

这么宽，为什么偏要往礁石上撞?快转舵!

**天** **龙** 我就为桃花!就为桃花! **老宋头** 你给我下来!下来!

〔老宋头突然异常矫健地窜到驾驶舱前， 一把将天龙 拽出驾驶舱。天龙跌倒在甲板上。老宋头稳住舵 把，货船平稳下来。

〔赵东风、桃花、天龙全都瘫躺在甲板上。过了好一 会儿，三个人才慢慢坐起来，目光移向驾驶舱。

〔驾驶舱内，老宋头两手死死地握住舵把，形若木雕。 〔一束追光打在老宋头沧桑的脸上。

**第** **五** **幕**

〔 接 前 幕 。

〔一束追光打在天龙身上。

天 龙 (喃喃地)三月桃花水真凉啊，把心……都凉透了，就 剩下一口气，憋在心口窝。王天龙，你也是个男人， 可是你留不住你爱的女人，这是为什么?就因为你 穷吗?你又为什么穷?为什么比不过别的男人?你

到底差在哪儿?你真该好好问问自个儿 …… 〔追光打在赵东风身上。

**赵东风** 我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本来是给天龙张罗要老 婆，我中途插一脚对吗?是不是三月桃花水来得太 猛，冲昏了我的头脑?可爱情从来都是自私的，天龙 对桃花也是刚认识，也是一见钟情——既然都是一 见钟情，那么情场如商场，商场如战场，两个男人之

间展开竞争有什么错? 〔追光打在桃花身上。

桃 花 (喃喃地)三月桃花水把俺冲下了山，入了海，可没想 到海这么广、这么大，大得俺都看不到头；也没想到 海这么蓝、这么深，让俺看不着底儿，摸不着边儿。 哪是礁?哪是岸?俺的船往哪儿开 ……

〔追光打在老宋头身上。

老宋头 (喃喃地)他们的梦都该醒了，而我却回到五十年前的 梦中。又一场让你冷得透骨的三月桃花水!唉，人这 一辈子总得经得住，经不住就坐下一辈子的病……

〔 灯 复 明 。

〔驾驶舱里，老宋头疲惫地倚着驾驶窗大口地喘，桃 花趴在舱里痛苦思索，而赵东风和天龙都已筋疲力 尽仰躺在舱板上，一动未动。

〔少顷。赵东风和天龙慢慢爬起来，对视良久。 **赵东风** 王天龙!

**天** **龙** 赵东风!

**赵东风** 天龙，你走吧! **天** **龙** 我不走!

**赵东风** 求求你，你走吧! **天** **龙** 你求我也不走!

**赵东风** 为了桃花没办法，只好赶你走!

**天** **龙** 为了桃花，你赶我也不走!我欠你三千元钱还没还 上!

**赵东风** 为了桃花，三千块钱我不要了，我再给你三千。 **天** **龙** 为了桃花，不要，我也得还。

**赵东风** 为了桃花，我不要了!

天 龙 为了桃花，我一定要还!

**赵东风** 我还不知道你?这一年你挣的钱都寄回老家供你妹

妹上学了，你拿什么还? 天 龙 我……我拿东西还!

赵东风 你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天 龙 我……我……蟹子值不值钱?

**赵东风** 值啊，三月桃花水，蟹子顶盖肥。一只蟹子值五六十 元哪!

天 龙 好!一只蟹子五十，我下海摸六十只还你! **赵东风** 天龙，你别逞强!

**老宋头** 天龙!三月桃花水是最凉的，你不要命了? 〔天龙脱衣跳下海。

**赵东风**

(同叫)天龙!

**老宋头**

〔桃花闻声奔出来。

**桃** **花** 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呀?

**老宋头** 天龙!你小子怎这么犟呢?你不要命了? **桃** **花** 天龙!快上来!水扎人哪!

**天** **龙** (浮出水，扔螃蟹)给!两只!

赵东风 天龙，你别逞能了，你上来好不好? 〔天龙又扎下水。

**赵东风**

**老宋头** 天龙!天龙! **桃** **花**

天 龙 (费力地爬上船，将一只螃蟹扔到甲板上)给!三

……三只……(转过身，背朝大家，颤抖不止) 桃 花 天龙，你这是为什么呀?

天 龙 (声音抖动地)为了一口气 ……

赵东风 天龙，我不是成心逼你，我求你别下水了! 〔天龙执拗地又跳下水。

**赵东风**

**老宋头** (同时惊喊)天龙!天龙!(趴在船舷，屏住呼吸，紧 **桃** **花**

张地望着海面)

〔长时间的静寂，只听见哗哗的海涛声和海鸥嘎嘎的 叫 声 。

**桃** **花** 天龙怎还不露头哇?天龙哪儿去了?老宋大爷，天 龙哪儿去了啊?

**赵东风** (慌神)这一猛子扎下去，怎么用这么长时间哪? **桃** **花** 天龙!天龙啊!你怎么还不出来啊?天龙!

赵东风 天龙，我没逼你呀……你千万别出事，千万别出事 呀!(开始脱衣服欲下海)

**老宋头** 你干什么?

**赵东风** 救天龙 ……

**老宋头** 那不露头啦?(指) **桃** **花** 天龙 … …

**赵东风** 天龙!游过来，游啊!

桃 花 他……他游不动了，他要沉下去了哇!

赵东风 (拿绳子扔过去)天龙!抓住绳子!抓住绳子! 老宋头 浑小子!你抓住绳子!你还犟!快!拿网来!

〔赵东风赶忙拿来网，老宋头猛将网撒向大海。 **老宋头** 往回拉!浑小子，你还扑腾什么!死劲拉呀!

〔网罩着天龙的脑袋，三人费力地把天龙拉上船。天 龙趴在甲板上呕吐不止。

**赵东风** (上前一把抱住天龙)天龙!

**天** **龙** (挣扎地)你别挡我，让我下海!人活一口气，大不了 一死!

**赵东风** (大声地)要死你别在我船上死!

**桃** **花** ((边哭边为天龙揉搓身体)你们这是为什么?这是为 什么呀?不就是那三千块钱吗?天龙，赵大哥，那三

千块钱一分都不少，都在这儿，俺还你们了!(从小 旅行袋里取出钱)

〔天龙和赵东风全愣了。

桃 花 俺那苦命的二叔一分钱都没留，他说他不是卖侄女， 他是怕俺受穷。现在，俺把钱都还你们了，你们俩也

别斗气，听俺说几句真心话好不好? 〔静场少顷。

桃 花 这一天一宿，俺见识了许多许多，也悟出了许多许 多，俺把你们俩放在心里头想了又想，掂了又掂，现

在，俺自个儿有主意了。天龙! 天 龙 啊?

桃 花 你是个好人，可俺要是嫁给了你，不就是嫁给了一个 “穷”字吗?俺穷怕了，俺不能跳出穷山沟，又跳进了 苦海里。

天 龙 我……我也会有钱的……

桃 花 俺还没说完——俺最觉得你让俺失望的，是你和俺 奔的不是一个岸。

天 龙 (没明白)我……我没有一天不想上岸的。

桃 花 (淡笑了一下)挣一大皮包钱回老家那就是你的岸， 对不对?俺以为你能当船长，那你心里头装的船会 比你自己开的船还要大，可你没有 ……

天 龙 我……(痛苦地)我明白了，你是嫌恶我是条小船，你 ……要跟他大船了 ……

桃 花 赵大哥!

**赵东风** (充满希望地)桃花，我听着。

**桃** **花** 你也是个好人，一个有大志向的男人， 一个有三百万 的能人，俺嫁给你就不用再受穷了

赵东风 (激动地)从此你就有钱了，你就离开苦海了!

桃 花 你也听俺说完——是的，赵大哥，俺喜欢钱，俺穷怕 了!可是赵大哥，要是又有一个三千万的想娶俺，俺

怎么办?俺到底是嫁人呢还是嫁钱呢?

赵东风 桃花，我和那些大款不一样，我是真爱你的!

桃 花 (又淡笑了一下)俺知道，你最恨女人看中你的钱了，

可你现在不也是在用钱来买女人吗? 赵东风这 … …

桃 花 赵大哥，天龙，你们俩都是好人，所以，俺谁也不想伤 害。谢谢你们领俺走出大山，看见大海。俺这一天 一宿走的道儿，比俺娘一辈子走的道儿都值。俺现 在明白了，人活这一辈子不都是在海上漂吗?可人 人心里头都有自己的岸，对不对?俺娘说俺心野，俺 看见大海心变得更大、更野了!俺想自己闯荡闯荡， 俺不能给自己安上尾巴变成驴，俺要插俩翅膀飞上 天!老高老高的天!

〔天龙、赵东风意外地看着桃花。

老宋头 (激动地走到桃花跟前)桃花!大爷……大爷有话跟 你说!

桃 花 大爷，你想说什么?

**老宋头** 你知道昨天下午大爷为什么不让你上船吗?大爷有 个装在心里五十年没有说出来的故事。你们知道这 匣子装的是什么吗?是梦!一场恶梦!我本想把这 场恶梦永远装在心里，可你们的新梦勾起了我的旧 梦啊!(陷入回忆)当年，我也在这海上做船工，也在 火石岛领了个和你长得一模一样、也叫桃花的媳妇。 谁知道我把桃花领回船上，船老大却看中了。当我

要把我妈留下来的银簪子别在她的头上时，船老大 却拿来金簪子、金镯子、金坠子……那个桃花后来就 跟着金子跑了。没有钱，你就留不住女人!你就连 腰杆子都挺不起来!打那个时候起我就发狠，要挣 钱!要娶一个和桃花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娶一个 再不能跟别人跑了的女人!我就拼命地攒钱 … … 喏，小鬼子的钱，老蒋的票子，还有……唉，没赶上好 年头，我能攒多少钱?等到年头好了，攒了一匣子 钱，(打开小木匣)我也老了!一切……都变成梦了! 所以，我恨过去的桃花!一看见你，又勾起我过去的 梦，我就不让你上船。(又激动起来)可孩子，你和当 年的桃花不一样!不一样……孩子，你这样做对，自 己闯!我要钱有什么用?给!大爷用这一辈子攒的 钱来帮你，帮你插上翅膀!自己飞!(把小木匣塞给 桃花)

**桃** **花** 大爷 … …

**老宋头** 桃花，你看，那就是岸!

〔刹那间，天幕呈现出现代化港口城市的全景： 一艘 艘巨轮，一座座吊塔，连天接毗的高楼大厦和五光十 色的霓虹灯给这座海滨城市增加了迷人的色彩。

桃 花 (兴奋地奔向船头，眺望春城)呀!那才是俺要去的

地方呀!

〔 幕缓缓落 。

**——剧终**

**大碗茶传奇**



李武魁

立宁，原名曹力宁，男，北京有线电视台编辑、制片。李 武魁，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者，已退休。

人 物

于喜明、李勇、刘芳莉、史小航、梁巍、赵毅红、坐地 虎、秦华、岳为民、张干事、张秀玲、蔡大中、杨佐民、 岳敏、外国留学生、岳敏娘、高干事、约翰 · 陈及群众 演员若干。

时 间：从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 **地** **点：**北京正阳门附近。

第 一幕第 一场

〔时间：1979年夏，某日上午。 〔地点：北京，正阳门附近。

〔出场人物：于喜明、李勇、刘芳莉、史小航、梁巍、赵 毅红、坐地虎、秦华、岳为民、张干事、老乡、外地夫 妇、其他茶客若干、山东茶客。

〔布景：远处古朴、肃穆的正阳门映照在晨晖之中，低 矮、破旧的平房群也依稀可见。舞台的左方是一座 在京城里最常见的那种临街居民房，不过只能看到 它的一面墙和房门。倚着这垛墙，有一个用军用帆 布搭起的临时摊棚，摊棚里有三两张小矮桌和一些 马扎、小木凳。靠墙有一个新做的碗橱，透过纱门可 以看到几大摞蓝边白瓷碗。碗橱正面还挂着装有经 营许可证的镜框。

〔幕启时刘芳莉、赵毅红在擦拭小矮桌，史小航和梁 巍把一大锅开水兑进一个新的白铁皮壶中，秦华拿 个大勺在壶中搅拌。于喜明坐在小马扎上，看看手 表，又看了看身边扎着红花的小牌子。牌子上写着 “青年茶社”。

秦 华 于师傅，茶已经沏好了。

〔李勇急急上。

李 勇 (头戴小白帽，系一白围裙， 一副伙夫的模样)于头 儿，都几点了，这帮领导怎么还不到?炮仗都准备好 了 。

**于喜明** 小航，前几天叫你送的信，都送到了没有?

**史小航** 那还有错?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嘛，那帮人那爱搭不 理 的 劲 儿 —

**李** **勇** 甭提了，说了让老子生气。 **刘芳莉** 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

赵毅红 可不，再等下去，我们非把这破桌子擦掉一层皮儿。 **李** **勇** 都这点儿还等什么?这帮混蛋，官不大，架子不小，

看不起咱们这帮待业青年，咱还非候着他们 …… **刘芳莉** 得了，你少说两句。

于喜明 你小子还真是个火性子，难怪大伙儿叫你“霹雳火”。 我看咱们也别傻等了，没有给咱们挂牌的，咱就自己 挂。霹雳火，放炮!

李 勇 好嘞!您就听响儿吧!(与史小航一起跑下) **于喜明** 来，秦华，咱们给挂上。

**梁** **巍** 快捂耳朵吧! 〔鞭炮声起。

**于喜明** (与秦华一起把牌子挂上)慢点儿，好喽! 〔梁巍、刘芳莉和赵毅红鼓掌、叫好。

**于喜明** 现在，我宣布青年茶社正式开张! 〔大家鼓掌。李勇、史小航上。

于喜明 今天我也不想多说什么,刚才李勇的话是话糙理不 糙。的确，现在有些人看不起待业青年，也看不起咱 这小集体经营。怎么办?有句古话——要想人前显

贵，先得人后受罪。一个字：干。只要我们操着膀子

玩儿命干，我看，早晚有一天能做出一番大事来。 秦华讲得好 ， 于师傅!

李 勇 我这一身的劲，还真没地儿使呢!我们听您的，您说 怎么个干法儿?

**于喜明** 你们还傻愣着干什么?卖什么吆喝什么呀!

**史小航** 梁巍，你嗓门大，你先来。 **梁** **巍** 我不行，我不会……

**李** **勇** 村长，这可是于头儿的命令。

**赵毅红** 就是，我们也不能白叫你村长呀! **于喜明** 来，试试。

梁 巍 (鼓足勇气)大、大、大……嗨! 〔大伙儿笑。

李 勇 看我的吧：大碗茶嘞!卖茶了，卖茶了!喝茶不，你 ——(指一路人)

**于喜明** 你这哪儿卖茶呀，没吓跑两口子。咱老北京，卖衣 裳、收破烂和磨剪子、磨菜刀的五行八作，都得吆喝。

人艺的大艺术家还把各种吆喝声串起来，好听着呢! 李 勇 咱哥儿几个不是初学乍练嘛!

于喜明 来，我先打头阵。(走到台口吆喝)大碗茶两分一碗! 解渴、消暑，香又甜喽!

〔一外地人拎一旅行袋上，听见吆喝声，便愣头愣脑 地走进茶棚。他左看看，右看看。于喜明等人也看 他 。

外地人 不像啊!

于喜明 您是说 … …

外地人 先来碗茶尝尝。

**李** **勇** **早预备好了。**

〔刘芳莉倒了一碗茶端给外地人。

〔外地人把茶端到嘴边，吹了又吹，刚要喝，又像喝了 一口又鲜又烫的好汤之后一样“啊”了一声。于喜明

等人一直围着他看。 **于喜明** 怎么样，这茶?

**外地人** 太烫，还没喝着呢。

**于喜明** 您慢慢儿喝。(回头冲李勇)快去晾一大壶温茶。这 大热的天儿，喝热茶还不得出一身臭汗。(见外地人 喝了一 口茶)您觉得怎么样?

**外地人** 不错。我说这北京城还有别的茶馆没有? **于喜明** 据我所知，目前仅此一家。

**外地人** 老舍先生笔下的茶馆多好呀，那才叫茶馆。

**于喜明** 那都是早年间的事了。不过用不了几年您再来北 京，准能找到那样的大茶馆。

**外地人** 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哎，你们都瞪着眼睛看我干 吗?

于喜明 快去，各干各的事。(让大伙儿散开)您别介意，今天 我们刚开张，这不，您是我们第一位顾客。大家伙儿 打心眼里高兴。

**外地人** 是这样……我都有点儿不好意思啦。 **于喜明** 您觉得开这茶社怎么样?

**外地人** 当然好。这位置旅游的、买东西的、换车的，都多。 再说人少吃顿饭没什么,这渴的滋味可不好受。

**于** **喜** **明** 让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也有底了 ……

〔又进来几位顾客，其中有对外地夫妇。

**外地妇女** (冲秦华)小伙子，我们不要茶，能不能来一碗白开

水?我们照样付钱。 **秦** **华** 没问题，您稍等。

**于喜明** 怎么,有点儿不舒服?

**外地妇女** 我爱人是高血压，得按时吃药。可半天找不到白 开水，有点儿头晕。

〔秦华把白开水递给外地男人。 **外地男人** 谢谢。

**于喜明** 您快吃药，歇会儿就好了，这白开水就不要钱了。 〔外地男人吃药。坐地虎上。

**坐地虎** (走进茶棚，东张西望，最后目光停在刘芳莉脸上) 哟，妹妹，来碗茶。

刘芳莉 两分钱一碗。(端上一碗茶)

坐地虎 你认错人了吧，我坐地虎喝碗茶还要钱? 刘芳莉 公平买卖，公家定的价，谁都得掏钱!

坐地虎 嗬，好厉害呀!行，交钱可以，给十碗茶钱，让虎哥亲

一口脸蛋怎么样?(顺势坐在矮桌上) **刘芳莉** 臭流氓!(端着茶扭身要走)

**坐地虎** (顺手拧了下刘芳莉的脸蛋)别走 ……

**于喜明** (按捺不住， 一下蹿过去，抓住坐地虎的虎口处)住 手!

**坐地虎** (跳下桌子)唉哟!(抽出手)怎么着，想打架?我正 想活动活动呢!

**于喜明** 今天是我们开张大喜的日子，可不想找没趣儿。

**坐地虎** 怎么,害怕啦?好!我今天网开一面， 一不打人，二 不砸摊儿，(指自己的脸)不过得让这小妞亲我这边 一口，再亲我这边一下。

**于喜明** 坐地虎，我再说一遍：今儿懒得理你，该干吗，干吗

去 。

**坐地虎** 好，既然不肯给我这个面子，就别怪老子不客气。 〔李勇上，手里拿着烧火用的铁棍。

**李** **勇** 是你呀!要动武，咱们单约个点儿，今儿我们没工

夫 。

**坐地虎** 嗬!你小子，怎么当上伙夫了?忘了跟哥哥学抽烟

的时候了?滚开点儿，少他妈废话— 李 · 勇 (欲打)你 … …

**于喜明** (拉住李勇)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来吧，咱 们一个对一个!

坐地虎 (一个纵身，跳到台口)姥姥!(学着李小龙的样子长 啸一声，做了几个似拳击非拳击、似武术又非武术的 怪动作)

〔于喜明突然大喝一声，从李勇手中抢过铁棍，横着 向坐地虎抡过去。

坐地虎 (吓得直躲，还被小木凳绊了一跤)玩儿命呀，你?老 东西你等着，等爷带上家伙，再来找你算账!(跑下) 〔 大 家 哄 笑 。

**于喜明** (冲顾客)大家受惊了，坐坐，请喝茶。 **李** **勇** 于头儿，您还真有两下子!

**于喜明** 俗话说，一旋横，二旋拧，三旋打架不要命——我就

是脑袋顶上长了三个旋的。 **刘芳莉** 您快擦擦汗吧，多亏您了。 **李** **勇** 您真的不怕?

**于喜明** 哈哈……不怕?不怕哪儿出这么多汗?说实话， 一 怕他搅了咱们的大喜日子，二怕他万一真会点儿拳 脚，我这身子骨还真打不过他。哈哈……这不，我身

· 后不还有你们呐喊助威呢嘛!

史小航 于师傅，您看那小子会不会杀回来?

于喜明 不能不防。走，小航跟我去给派出所打个电话去。 李 勇 这儿有我呢!

于喜明 我就不信压不住他这股子邪气。(与史小航下) 老 乡 乖乖，刚一进城，先看场打仗。

外地妇女 我还以为他真会两下子呢，吓死我了。 李 勇 他呀，有名的花拳，撑死了会“三斧子”。

老 乡 毛主席教导的好呀——他们，他们都是纸老虎。 〔 大 家 哄 笑 。

〔戴着墨镜、拎黑色公文包的张干事上。

张干事 哎，哎，我说你们谁是头儿? 李 勇 这位哥们儿，您是……

张干事 谁是你哥们儿?我说你们知道不，前门外是首都的 脸面之地，你们在这儿卖大碗茶有伤风化，罚款十

*元。*

李 勇 你丫是哪儿的?找碴儿是不是?

张干事 你嘴里放干净点儿!少废话，交钱!

李 勇 嗬，坐地虎还来得挺快!你回去告诉坐地虎，这块地 儿我们是坐定了!有种咱单约，是单打独斗，还是十 个八个一块儿上，随他。谁要是眨一下眼睛，谁是这 个……(用手做了个王八的手势)

张干事 嘿，我说你是装疯，还是卖傻呀?跟国家干部也耍

贫?

李 勇 国家干部?

张干事 市容大队的。听清了，快交钱!

李 勇 嗨!我真是眼拙，把您当成地痞流 … …

**张干事** 什么?

**李** **勇** 我是说……

**秦** **华** 同志，您请坐。我们在这儿卖大碗茶，是主管部门批 准的呀。

**张干事** 批准了又怎么样?单凭你们点火冒烟，就得罚“冒烟 费”。

**秦** **华** 您瞧，我们都是知青，连本钱也是借的，等我们赚了 钱就买锅炉。

**张干事** 那是以后的事，今儿的事今儿解决。

**秦** **华** 大哥，今天我们刚开张，这一碗茶才卖两分钱，这罚 款咱真掏不起。

**刘芳莉** 我们这还有营业执照呢!

**张干事** 那不关我的事。我只知道这一片不准冒烟，谁冒烟 就罚谁。

〔刘芳莉刚要说什么,被李勇拉开。

李 勇 我说那前门楼子底下的垃圾，你怎么不管?那护城 河的水又臭又脏，你怎么不管?就知道在我们知青 面前耍威风。

**张干事** 嗬!今儿还告诉你，别人我管不了，还就管你了。 **李** **勇** 哎呀，你比坐地虎还他妈可恶!

**张干事** 你骂谁? **李** **勇** 骂你!

**张干事** 你想妨碍公务啊你?

**李** **勇** 你少来这套。(上前要打) 〔老乡等人赶紧站起来躲。

老 乡 这是演哪出大戏哟!

〔于喜明上。

**于喜明** 住手!张干事，你看，误会误会。李勇，你胡折腾什 么!

**李** **勇** 他不讲理嘛!

**于喜明** 息怒、息怒，张干事，快坐，快坐!莉莉呀，快上碗茶! 我们这里条件不好，小张呀你就将就将就。(按张干 事坐下)

〔刘芳莉送上一碗茶。

**张干事** 这小子，简直浑球儿一个!(喝茶)

**于喜明** 大人不记小人过，我这儿给您赔不是啦!(递烟)

**张干事** 想打架，也不看看我是谁。只要我一个唾沫星子，你 们这摊子就甭想 ……

**于喜明** (点烟)莉莉呀，快去买包“大前门”! 〔刘芳莉站着不动。

于喜明 快去呀!(见刘芳莉下)要带嘴儿的!(冲张干事)小 张呀，他们不懂事。老哥说句话，不管你爱听不爱 听，你跟他们犯得着吗?你是堂堂的国家干部，不用 我说，无论是思想觉悟还是文化水平，跟他们这些待 业青年，这、这没法儿比呀!对不对?所以别跟那浑 小子一般见识。

**张干事** 嗨!我也是给公家办事嘛!

于喜明 来，先喝口水。老哥也跟你掏心里话，咱街道起这么 个茶社不容易，管这么一帮文化低、觉悟差、纪律散 的小青年就更难。

**张干事** 这还像句人话 可咱办事也得讲原则呀! 〔刘芳莉上，没好气地把烟塞给于喜明。

**于喜明** 这丫头!(把烟放到张干事身旁的桌上)原则咱得 讲，友情排第一嘛。

**张干事** 不过这点火冒烟，这条例里可是不允许的；不罚也说 不过去。公事公办 ……

**于喜明** 你看，你看，公事公办，越办越难。赶明儿我一定登

门拜访，上门请罪还不成? **张干事** 这 … …

**于喜明** 不给老哥面子?

**张干事** 得，看你也是个明白人，今儿算提个醒儿。 **于喜明** 一挣到钱，我们准保装锅炉。

**张干事** 你们也是，怎么想起卖大碗茶这生意来了?

老乡(喝完茶走出来，听到这句话)俺还就爱喝这热茶，又 解渴又便宜。这么一大碗才两分钱，十几碗茶钱也 买不了一瓶汽水。那洋玩意儿是越喝越渴，还老打

嗝，倒着放屁，俺才喝不惯呢!

**于喜明** 老乡，再给您这壶里续点儿茶水。

**老** **乡** 早装满喽。咱这北京城啊好是好，就是有“三大难”。 **于喜明** 您说说看。

老 乡 一是吃饭难，二是住店难，三是上茅房难。满大街找 不到个方便的地方，又不像在乡下，人少，找个僻静 地就得了——到处是人。

**于喜明** 哈哈，您说得没错儿。

**老** **乡** 说也是白说，像你们这样的茶棚多几个也就好喽。

(下)

张干事 嗬，还真有捧场的!得了，时候不早了，我还有个饭 局呢，别忘了锅炉……

于喜明 忘不了。哎，小张，你的烟。(把桌上的烟塞给张干 事 )

〔张干事下。

于喜明 慢走，有空就来坐坐。(见张干事走远，摇摇头)莉莉

呀，这是烟钱。(掏钱) 刘芳莉 我不要。

于喜明 拿着。(把钱塞给刘芳莉)

刘芳莉 干吗给这种人买烟?再说，这是大伙儿的事，钱也应 大家分摊。

于喜明 分摊?你们一个子儿没挣，拿什么摊? 刘芳莉 那也犯不上为这种人花钱。

于喜明 傻丫头，反正以后无论什么事，都别跟这戴红箍、大

沿帽的矫情。 〔岳为民上。

岳为民 老于呀，祝贺、祝贺，荣升“社长”喽! 于喜明 ·老岳，又拿我开心。

史小航 岳主任，您来了。

岳为民 是岳副主任——记住喽，可别再瞎叫啊!

史小航 是，岳主任——岳副主任。多亏您来了，要不他们非 怪我没把请帖送到。

于喜明 不过老岳呀，我猜你准会来。

岳为民 那当然。(冲史小航)我们俩是老战友喽，我要是不

来捧场，他那火爆劲儿一上来能把我家屋顶给掀了。 于喜明 来，老岳，喝口我们的大碗茶，请领导多提宝贵意见。

岳为民 这茶摊是简陋点儿，不过还挺热闹。只是这两分钱 一碗的大碗茶能挣多少钱，能不能撑得下去?

于喜明 我也正琢磨这事儿，万事开头难。才开张不到半天， 就没消停过一会儿。

岳为民 老于，你不后悔把这副主任让给我吧? 于喜明 哪里话。

**岳为民** 当初上级让我来管这帮小青年，才给一千块钱资金。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我是不敢担这个担子。没想 到你老兄放着副主任不干，反来拣这个差事。知道 的都说你这儿犯毛病了(指指脑袋),不知道的还以 为是我岳为民搞鬼呢!

**于喜明** 瞧，你说哪里去了。

**岳为民** (小声地)老于啊，不是我给你泼凉水，这差事可不那 么好干。

**于喜明** 是不是我这儿出了毛病，我自己也说不清。不过既 然开了张，我还真想努把劲儿，试试。

**岳为民** 咱们都是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跟这帮待业青年一 块堆儿搀和，不让人笑话?

**于喜明** 这倒没什么。只是这帮小青年也得有人管，有人带吧? **岳为民** 没什么?你以为这帮小地痞、小流氓好管?你以为

这钱好挣?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吧! **于喜明** 我还真没来得及想这么多。

**岳为民** 你知道，咱俩是有话不隔肚皮说。时候不早了，回家

扒拉两口饭，下午还有个会。 **于喜明** 我这儿也是庙小，留不住客。 **岳为民** 三思呀，老于!(下)

**于喜明** 秦华，刚才那位老乡的话，你可听见了? 秦 华 听到了。

**于喜明** 有道理呀!他说的这“三难”,也正是老百姓最需要

又最缺少的，这吃喝拉撒睡谁也少不了呀!

秦 华 您的意思是……

于喜明 这后两样目前咱还管不了，这个吃……

秦 华 对呀!咱一边卖大碗茶，一边卖点儿包子、烧饼什么

的，又方便群众，又能多挣些钱。 **于喜明** 一举两得的好事，咱说干就干。

〔 暗 转 。

**第** **一** **幕第二场**

〔时间：一个月之后，傍晚。 〔地点：同第一场。

〔出场人物：于喜明、张秀玲、李勇、刘芳莉、史小航、 梁巍、赵毅红、秦华、顾客若干。

〔布景：与第一场大体一样，只是靠近台口多了两个 旧柜台， 一左一右，一个上面写着“供应包子、花卷、 稀饭”,一个上面写着“日用小百货”。小百货柜台上 方挂了一串小画片、毛巾、军用水壶之类的小商品。 〔茶社的人在招揽生意。

**刘芳莉** 大碗茶喽!二分 一 大碗，又解渴又爽口!香喷喷的 大碗茶了，两分 —

**李** **勇** 行了，别扯着嗓子嚎了，都快散摊子了。 **刘芳莉** 你胡说八道，老于头儿不是那种人。

**史小航** 莉莉，你才是白日做梦。人家老于头儿本来是个响 当当的国家干部，如今上级有调令，人家能不回去当 官吗?

梁 巍 就是。老于头儿就算不错了，能帮咱搞起这茶社，就 算看得起咱们。现在人家有两条路可以选， 一是当 官发财，一是跟咱们摸爬滚打，你说人家选择啥?

史小航 我看咱们也该各奔东西喽。

赵毅红 于头儿一走，没了主心骨，茶社不垮才怪呢。你们快 想想办法呀!

梁 巍 哪能为咱这几块料，拽住于头儿的后腿?他失掉这 个机会，再想端“铁饭碗”,比登天还难!

**李** **勇** (拍柜台)想当初，就是冲着老于头儿这面旗，我才留 下来的。如今于头儿要走，散了摊子，我也开拔，“重 操旧业”,去耍胳膊肘腕儿，看他妈谁还敢欺负我，何 必在这儿当三孙子!

秦 华 行了，都别嚷嚷啦!于师傅还没走呢，就乱成一锅粥 了。我总觉得这事儿有点儿奇怪，你们记不记得通 知上是怎么写的——“如果你继续留在青年茶社，必 须把工资关系转去，同知青享受一样待遇。”这不是 落井下石嘛!

史小航 让你这么一提醒，是有点儿奇怪——咱们茶社成立 一个月，这会儿刚有点儿起色，就下这样的通知。

秦 华 不知道这些当官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刘芳莉** 秦华，你说咱们怎么办?

秦 华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不要乱。这两天于师傅 心里也不好受，大伙儿该干吗干吗。待会儿于师傅 来了，咱们再小心着打听打听，先看看于师傅的想 法，再做打算。

李勇 秦秀才，还是你有主意，就这么地了。 秦 华 霹雳火、小航，你俩来一下。

〔秦华等三人躲到左台口。

秦 华 跟你们俩说件事，刚才我去给咱们供货的那两家国 营店提货，他们说上头有指示不能再给咱们供货了。

**李一勇** 他妈的，老子—— **秦** **华** 小点声儿!

**史小航** 是谁下的命令?

秦 华 可能是那位岳为民。

**史小航** 不会吧?看上去慈眉善目的，咱们开张那天可就他 一位领导来祝贺。

**秦** **华** 人家说这叫“控制国有商品外流”。

**史小航** 这明明是卡咱们的脖子。

**李** **勇** 你的意思是打丫一顿对不对?

秦 华 你就知道打打杀杀。到底是不是那姓岳的也不 一 定，再说打一顿只能把你自己搁里头。霹雳火你朋 友多，小航点子多，当务之急是赶紧想办法，再开几

个进货渠道。我真不想再让于师傅多操这份心了。 李 勇 你说得对。那，明天我俩就出去跑跑看。

秦 华 于师傅来了——记住，稳着点儿性子。于师傅，您来 了?

〔于喜明上。 于喜明 啊，都在哪? 秦 华 您吃了没?

于喜明 吃了，整整五十个饺子。 秦 华 您家里都安顿好了?

于喜明 安顿好了——嘿，有啥好安顿的。 秦 华那今儿晚上您还住在茶社里?

于喜明 对呀!我那十五平米的小平房， 一家两代五口 …… 在这儿多宽敞，又看茶摊，又给家里腾块地儿，两全 其美。我说，你们今儿是怎么了，开审问大会哪?哈 哈……

**李** **勇** 嘿，不跟您玩弯弯绕了——您是走，还是留? **于喜明** 走?我走哪儿去?

**刘芳莉** 您是说永远跟我们在一起啦? **于喜明** 我本来就没说要走嘛。

**秦** **华** 您向组织表态了?

**于喜明** 今天下午我交了辞职报告。

**李** **勇** 什么?你还真撂挑子啊?老子也不干了!

**于喜明** 辞去我在原单位的一切职务，工资关系转到青年茶

社 。

**刘芳莉** 真的?

**于喜明** 明天就办关系。

**刘芳莉** 于师傅，我说您不会离开我们。 **史小航** 您家里人也同意啦?

**于喜明** 你这个史小航，名副其实的赛诸葛，我在哪儿卡壳， 你都知道。这不，刚做完思想工作才赶过来的。

**秦** **华** 做通了?

**于喜明** 通了。不信?那我说给你们听听。说心里话，砸了 自己捧了二十多年的铁饭碗可不那么容易，这脑子 里呀就像长出俩小人，打架似的，一会儿他占上风， 一会儿另一个又胜一回合，嘿……话要简短，书归正 转。自己过了自己这关，还得闯老婆这关。下午从 办事处出来心里直犯嘀咕：夫人这关可怎么过呀? 说话间就来到了家门口，我用手一推门，门被反插上 了——

〔灯光暗下。于喜明走到台前。一束光打在他身上， 另一束光打在妻子张秀玲身上。

**于喜明** 是我回来了。

〔于喜明二女儿的声音：“妈，是爸回来了，我去开

门。"

**张秀玲** 别给他开!

**于喜明** (隔着门)我又不是薛平贵，你干吗不准我进“寒窑”? **张秀玲** 谁还有心思跟你逗乐子!你比薛平贵还不如，你是

成心想让我们娘儿俩喝西北风。 **于喜明** 怎么你全知道了?

张秀玲 现在谁不知道“铁饭碗”珍贵，托人走后门还端不上 呢。只有你卖大碗茶卖得上了瘾，非要扔了“铁饭 碗”去捧“泥饭碗”。

**于喜明** 秀玲你听我说——

**张秀玲** 这么大的事也不和我商量，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 **于喜明** 是我不好，可我是怕你一时半会儿转不过这弯，这才



张秀玲 你一门心思为知青解决待业问题，操办青年茶社，我 生法摆计支持你。你倒好，自作主张扔了“铁饭碗”, 压根儿不惦记自己的家。万一政策变了，茶社垮了 台，你也成了待业的，我们娘儿四个去喝西北风?

于喜明 秀玲你听我说：我扔掉“铁饭碗”,是不给自己留后 路，同知青共命运，去开创事业。集体经济、个体经 济，都是国营经济的“小妹妹”,这都写在了政策条文 上，你甭担心变。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和以前 搞运动不一样。

**张秀玲** 你少给我讲政治课，毛主席语录我读得也不少。 〔 沉 默 片 刻 。

**于喜明** 秀玲，说真格的，我这辈子最佩服的只有两个人：一 个是我爹，他干了一辈子雕工，也没啥大文化，可他

常对我说人活着就要像手上的刻刀，每一刀下去，都 要留下一条深深的痕迹。他就是凭着这股劲，干了 一辈子，从小徒工成了京城有名的“木刻王”,开国大 典时天安门城楼上的宫灯就是他亲手赶做的。 一看 到天安门城楼，看到那大红灯笼，我就打心眼里感到 自豪，那是——

**张秀玲** 那是你爹亲手做的——行了，这些陈芝麻烂谷子也

不知让你嚼过多少遍了，少跟我嘞嘞这些，明儿个先 把那辞职报告要回来!

**于喜明** 秀玲，你的心思我明白，你先听我说完嘛——我心里

佩服的这第二个呢，恐怕你还真猜不出来! 〔张秀玲冷笑。

**于喜明** 这第二个人就是你。 **张秀玲** 我 ?

**于喜明** 对，是你。三年困难时期我在东北当兵，你一个人带 着大丫，还要照顾我爹妈。你让他们吃窝头、棒子 粥，可你天天就凉白开咽野菜糠窝窝，人瘦得只有七 十多斤；我娘生病时，我赶不回来，是你一把屎、一把 尿地伺候她老人家，直到为她送终，邻居都夸你是个 好媳妇。

**张秀玲** 你说这些干吗?

于喜明 我欠你的情一辈子也还不完。爹传给我的是“拚”劲 儿，在你身上我看到的是“韧”劲儿。如今我办这青 年茶社靠的就是这两股劲头。从开始办茶社，我碰 了多少钉子，处处得看人家脸色。这两个月受的委 屈，比前半辈子受的还多，可我得挺住，我身后还有 一帮小青年，还有你们娘儿四个。我发誓要让你们

娘儿四个过上好日子，让你能享两天清福。就说这 房子吧，我真想变出个大三居来，可国家现在有困 难，解决不了。好在现在给了咱们政策，让大家发动 起来，自己动手创造。想当初，六必居只是六个女人 创的业。人们都说待业青年不好管，可我觉得世上 没有甘心落后的人，只要你扶他一把，他就能走上正 道，自食其力。你看那个霹雳火，来茶社前吊儿郎 当，尽惹是非，可入了茶社，天天都是他第一个来生 火，忙到最后一个才回家。他拿着第一个月的那二 十块钱工资，高兴得像小孩似的，还哭了一鼻子。可 现在我要是离开茶社，这帮小青年还不定又成什么 样儿呢。秀玲，我于喜明的为人，你还不门儿清?我 要看准的事，压根儿就没有过“失败”这两个字。别 人嫌弃“泥饭碗”,我偏叫“泥饭碗”里蹦出金豆子! 哪怕拼上这条命 ……

张秀玲 行了，我相信你就是了，人家又没有逼你。再说这才 两个月，你的哮喘病就犯了两次，你干什么事都那么 上心 ……

〔于喜明大女儿的声音：“妈，爸还在门外头呢!” **张秀玲** (恍然，忙开门)我去给你下饺子去。(下)

**于喜明** 多谢夫人好后勤之恩。 〔灯全亮，众青年大笑。

**于喜明** 就这样我吃了整整五十个饺子，还是三鲜馅的。 **李** **勇** 于头儿真有您的，我都成了“活教材”了。

**秦** **华** 于师傅，看来您是铁了心和我们在一起了。

**于喜明** 我决心跟大家绑在一起，只要有青年茶社在，就有我 姓于的在。

**李** **勇** 老于头儿万岁! **众青年** 青年茶社万岁!

**于喜明** 要“万岁”就得脚踏实地地干，这可是破釜沉舟、背水 而战啊!

**李** **勇** 谁不玩儿命干，(拍着胸脯)这里头的心就是喂狗了。 **刘芳莉** (端上一碗茶)于头儿，您喝一碗吧!

**于喜明** 咱们白手起家，不容易，一分钱得掰成十瓣花，还是 留着卖吧 ……

**刘芳莉** (突然哭了)我都懂，我花钱请您喝不成吗?

**于喜明** 我喝、我喝。好丫头别哭，这是咋搞的……(喝茶)你 看我一 口干了。

〔刘芳莉笑了，把碗抢下来拿进茶棚。

**于喜明** 这丫头……秦华，今儿的货提来了没有?

秦 华 我们也不瞒您了，那几家供货单位说，上级有指示不 许国有货品外流，全停止供货了。

**于喜明** 上级指示?还不是看咱们地界好卖得好……我看咱 们得多辟渠道。

**李** **勇** 刚才秦华已经给我们布置任务了。

**于喜明** (看看秦华，满意地点点头)好。不过进货可是门大 学问，进错了咱们可赔不起呀!

**秦** **华** 您有什么主意?

**于喜明** 你们注意到没有，咱们这一带的顾客和商店是“三多 一少”。所谓“三多”,是外地顾客多，其中这农民最 多，愿意买又便宜又实用商品的多；所谓“一少”,是 国营商店的商品，大都是针对本市用户的需要，而考 虑外地顾客需要的少。

秦 华 对，咱们就补这“三多一少”的缺。

· **于喜明** 今天老岳告诉我，有一家大百货公司在唐山地震时 进了一大批塑料电筒，现在仓库里还睡着三十二万 个。我寻思着这东西农民还用得着，我去看了看质 量还不错，挺实惠。

**李** **勇** 可咱们哪有那么多钱进货呀? **于喜明** 我也在为这事着急。

秦 华 我看不如咱们去和人家谈谈，看能不能只帮他们卖，

卖不出去就退货，也不赔本。 于喜明 好，就这么办。

秦 华 不过，于师傅，咱也得多加小心，别让人家把自己坑 了 。

**于喜明** 放心吧，这步棋准行。 史小航 现在倒电视最火。

秦 华 可那都要现金，这是抢手货，代销可没戏。万一砸

了，咱们可就抬不起头了。

史小航 可老玩这小买卖，发不了大财。

于喜明 小航，别着急，将来我还要开玉器、古玩店呢，那一桩

生意就是好几万。 史小航 玉器店?

于喜明 今天有个老外向我打听路。我也不懂洋文呀，他比 划了半天最后在地上写了个“玉”字，我才明白他想 买玉器、古玩。我想，只要有顾客需要，凡是咱们能 做的，咱们一个也不落下。电视也好，玉器也罢，将 来有机会咱们都尝试尝试。

史小航 于头儿，让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来情绪。照您这思 路，宛然一个大托拉斯呀!

**于喜明** 没错儿。敢想还得苦干，我看从今天起咱们茶社的

· 营业时间就延长到晚上十一点，只要有顾客来喝茶， 茶社就不能关门。

**史小航** 那能多卖几个钱?

**赵毅红** 就是，站一天腿都直了。

于喜明 来，我给你们讲个故事。(用说书的腔调)今儿的题 目就叫《皇帝佬小铺进膳，独一处名扬京城》。话说 在很久以前，有天晚上，皇帝换上便装，悄悄地出了 宫门，到前门外遛弯儿。他这么一活动胳膊腿儿，像 吃了“化食丹”,顿感肚子空空，想进膳。他从珠市口 往回蹈哒着，见街东街西的饭馆都关了门，不由大失 所望。快到箭楼了，他忽见路东有家没名的小饭铺， 还没关门，心中暗叫一声：“真乃独一处也!”便迈步 走进，要了几种风味小吃。俗话说：“饿了吃糠甜如 蜜，不饿吃蜜也不甜。”因为肚子饿了，他一品尝那几 样小吃，还满有滋味。第二天上午，这家小饭铺刚开 门不久，忽然有个穿黄马褂的太监大驾光临，进门就 嚷了声“接旨”。掌柜的、小伙计和吃客呼啦啦跪了 一大片。原来是皇帝用御笔在块黄绸子上写了三个 大字：“独一处”。没名的小饭铺，立即请工匠刻匾， 挂了出去，一下子就轰动京城。五行八作的人，有的

为看一看皇上写的匾，有的想品尝一下皇帝吃过的 风味小吃，纷纷光顾。小饭铺天天满座，生意格外兴 隆 。

梁 巍 嘿!于头儿，敢情您还是个故事篓子呢。以后抽空 儿，您再给我们说几段吧!

**于喜明** 到如今，这家老字号还在，只是把“独一处”改成了 “都一处”了。咱们卖的大碗茶，薄利就得靠多销。

要多销，除了一流的服务质量，还得靠早开门，晚关 门。我们也要感动“皇帝”——这皇帝就是顾客。 (拍打着自己的腿)说实在的，从天刚亮马不停蹄地 忙乎到现在，我也早腰酸腿疼了。可我们要干一番 事业，就不能怕吃苦!

**李** **勇** 于头儿为了咱们连铁饭碗都不要了，咱们还有什么

说的?谁要是吃不了这苦，就滚他妈的蛋! 〔切光。幕落。

**第二幕第** **一** **场**

〔时间：1982年夏天，某日上午。

〔地点：琉璃厂，青年茶社所属的玉器店。

〔出场人物：于喜明、蔡大中、李勇、杨佐民、男留学生 威克多、女留学生尤子、梁巍、茶客若干。

〔布景：观众直接看到的是一间比较简陋的房间，墙 壁上挂满了国画、风筝等工艺品、美术品，柜台里挂 满了小工艺品，其中一个古玩架占据了一面墙，上面 摆了些玉器、瓷器、陶器。正对舞台的墙上有一个月 亮门，透过门可以看到外面是一个大房子，隐隐约约 可以看到过往的茶客和拿大壶的服务员，也可以听 到一些人声。月亮门的上面挂了个牌匾，上书“海云 阁”三个字。靠近台口有一套古色古香的圆桌椅。

〔幕启时蔡大中、威克多、尤子围坐在圆桌旁，梁巍在 收拾柜台里的东西。

**蔡大中** ( 手中擎着件玉器)这是“和田”好玉，这玉人叫吕洞 宾 。

**威克多**“ 八仙过海”里的吕洞宾? **蔡大中** 正是。

**尤** **子** 知道、知道，我们学过。

**蔡大中** 他脚踏的是一朵白牡丹。这白牡丹是位美女的名 字。因为吕洞宾喜欢牡丹花，就和一位叫白牡丹的 美女结为良缘。

**威克多** (指指自己)吕洞宾，(又指指尤子)白牡丹。 **梁** **巍** 学得还挺快。

**尤** **子** (笑)我哪有白牡丹漂亮。

**威克多** 你最漂亮，我都说过九千九百九十九回啦。 〔大家笑。

**蔡大中** 所以，这件玉器叫“吕洞宾三戏白牡丹”。它寓意很

深，是件珍宝。 **威克多** 好，有意思。

**蔡大中** 来，你们再看看这个。(从一个锦盒中取出一件玉 器 )

**尤** **子** 哇，太漂亮了!

**蔡大中** 这件玉器叫“翡翠白菜”。 **威克多** 翡翠白菜?

**蔡大中** 这翡翠之名是借用鸟名。传说，翡为赤鸟，翠为绿

鸟。这翡翠属辉石玉，只产于缅甸和我们国家云南 山区，质纯者呈白色，因含铬元素而呈现美丽的翠青 色则更为珍贵，所以称“翠”;又因有的含有铁元素而 呈赭红色，所以称“翡”。

**威克多** 噢 。

**梁** **巍** 你都听懂啦? **威克多** 马马虎虎。

**蔡大中** 这翡翠白菜妙就妙在巧妙地利用玉料的夹色，以白 色作叶柄，以翠色为叶片，绿叶之上再雕以短翅、大 腹的蝈蝈，使这呆板的植物变得生气勃勃。

**威克多** 妙，太妙了! **尤** **子** 真的?

**蔡大中** 当然。这件是后来的仿制品，真的在台湾的故宫博 物院里。不过，这件仿制品除了个儿小些之外，其它

处并不亚于真品。 **威克多** 多少钱?

**蔡大中** 三万六千人民币。

**威克多** 我看就把这棵白菜送给我日本的妈妈，好吗? **尤** **子** 当然好，她就喜欢中国玉器。

**蔡大中** 那这个玉人呢?

**尤** **子** 丑媳妇早晚要见公婆，见面礼当然不能少啦。 **威克多** 这东西不会是假的吧?

**梁** **巍** 我们这儿从不卖假货。再说你不相信我可以，可不

能不相信我们蔡师傅。当年大军阀孙殿英大盗东 陵，珍宝四处散落，后来不少得了宝贝的人，还把宝 贝拿给蔡师傅鉴定呢。

**蔡大中** 这倒不假。在慈禧太后的墓中，就曾出土过著名的

翡翠西瓜。 尤 子 是这样 ……

**梁** **巍** 你们的中国话够地道的。 **威克多** 那当然，都学了三年了。

**尤** **子** 他到现在还不会说日本话，我们是用中国话谈情说 爱。我们都喜欢中国。

**蔡大中**

( 笑 ) 好 ， 好 。

**梁** **巍**

**威克多** 我去付钱。

梁 巍 (英语)跟我来。(站起)

威克多 OK。(随梁巍下)

蔡大中 来，我给你把东西包好。(包玉器) 尤 子 谢谢您了。

蔡大中 别客气，这在你们日本还不是一样。哎，听说你们日

本店里还实行跪式服务哪，那可是真的? 尤 子 是。(点头)

蔡大中 难怪日本人会挣钱。 尤 子 不过他们不会讲故事。 蔡大中 讲故事?

〔于喜明上。

尤 子 对呀。您刚才要是不讲故事，我们怎么会买那么贵 的东西?

于喜明 这可是我们的“珠宝通”蔡师傅。 蔡大中 于老板，回来啦?一切都顺利吧?

于喜明 一切都好。您瞧这个 …… (把一件青铜器放在桌上) 〔梁巍和威克多上。

尤 子 哇，太神奇啦!威克多你快看哪!

〔蔡大中刚要和于喜明说话，被于喜明的眼神制止 住 。

威克多 这是……

于喜明 这是中国皇帝在祭天时用的祭器。

威克多 中国文明了不起!这多少钱，我要 …… 于喜明 你出个价?

威克多 这个……这个五千块?

〔蔡大中大笑。

〔于喜明大笑。威克多不解地看着他。

于喜明 这是刚出厂的仿制品，比不上那两样玉器。

尤 · 子 那五百块，卖不?

**于喜明** 要是喜欢，就送你啦。 尤 子 真的?

于喜明 大丈夫说话，驷马难追。

尤 子 谢谢，太谢谢了!谢谢!(和威克多下) **于喜明** 甭客气。慢走，慢走。

**梁** **巍** 我说于头儿，您这是从哪儿进的货?

于喜明 有位朋友在工艺品厂当工人。他说他们厂生产了一 大批仿古祭器，卖不出去，又占地儿，准备卖给废品 收购站算了。我一听，赶紧跟他去看了看。这么好 的东西熔了多可惜，就全买下来了，装了一满车，才 五百块钱。

**蔡大中** 好小子，比我会做生意，刚才差点儿连本赚回来。

**梁** **巍** 就是，干吗刚才白送给她?这小日本儿看上去总是 左一个“谢谢”、右一个“谢谢”的，杀起人来可他妈比 谁都狠。

**于喜明** 那都是以前的事啦。再说咱也不能骗人家，待会儿 人家一看门口还停着一车呢，咱这牌子不就砸到家 了吗?——哎啃，你看我这脑子，梁巍快叫几个人帮

霹雳火把车卸喽，门口不许长停车不是。 **梁** **巍** 好嘞。(跑下)

**于喜明** 蔡师傅，您近来身体可好? **蔡大中** 好得很。

**于喜明** 前两天去深圳，也没什么好带的，就给您捎了这两瓶

药酒。(从提的包里拿出两瓶酒) **蔡大中** 你这是干什么?

**于喜明** 听说这酒能治您的老寒腿。

**蔡大中** 你小子还跟我玩这套——好，我收下。

**于喜明** 说真的，要不是您，玉器店就不可能有今天。

**蔡大中** 你看你又来了。想当年刘备不过三顾茅庐就请出了 诸葛亮，你都四登寒舍了，我姓蔡的还能坐得住?就 冲你这份诚心，我就得使劲干，再说你还不是为了这 帮小青年?

**于喜明** 蔡师傅，您不图名不图利地为我们干，我们打心眼儿 里感激呀!

**蔡大中** 你怎么车轱辘话又回来啦?别跟我老头子转弯子 了，你肯定有话要说。

**于喜明** 这俗话说：做生意不懂行，好比瞎子撞南墙。尤其是

这古董、玉器之类的玩意儿，稍不留神就走眼。 **蔡大中** 你是想 ……

于喜明 您看梁巍这孩子怎么样?您别瞧他表面傻里傻气， 霹雳火他们都叫他“村长”,其实，我这帮小兵里数他 踏实，一点儿不傻。

**蔡大中** 你的心意我明白。可是这 ……

**于喜明** 我知道您这行有您这行的规矩，可我也总想，您这身 绝活儿，也得有个人继承下来呀。

**蔡大中** 这事儿我也琢磨过，可这不是一时半会儿 …… **于喜明** 我也是这么一说，您别着急，这都随您。

〔 李 勇 上 。

**李** **勇** 头儿，听村长说，有个小日本儿出五千块哪?

〔 梁 巍 上 。

于喜明 等着瞧吧，这笔买卖咱们亏不了。当年那三十二万 支手电筒为咱们垫了家底儿，如今这一车假古董至 少也能给你这个车队队长添上两辆车。

李 勇 老板，咱可一言为定。

**于喜明** 哈哈，你小子，我什么时候不算数啦?

**蔡大中** 你们先聊着，我去点点货，有客人就叫我一噪子。 梁 巍 好 嘞 。

〔蔡大中下。

**于喜明** 慢点儿，您。哎，我说霹雳火，你和莉莉的事儿怎么 样啦?

**李** **勇** 他妈还是不同意，一看不上我的这长相，二嫌我没文

凭，三说我妈是个病秧子，怕女儿嫁过来受罪。 **于喜明** 那莉莉怎么看?

**李** **勇** 她当然巴不得嫁给我。

**梁** **巍** 嗬，你还喘上了?你敢当莉莉的面说才怪!

**李** **勇** 反正莉莉铁了心跟我好。她说她妈的工作慢慢做，

再过俩月她大专班毕业，就跟我办事。 **梁** **巍** 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

**李** **勇** 少来劲，村长。人家还烦着呢，她妈这关我看是过不 去了。

**于喜明** 别急，大家都帮你想法子。莉莉说得对，这事得慢慢 来，好事多磨嘛，得跟丈母娘多交流交流。

李 勇 说是这么说，可我一见她妈就说不出话来，还“交流” 呢!

于喜明 这也好办：莉莉家没男孩，少劳力，买米、买面、换煤 气，你全包了。嘴不会说话也没什么,咱用行动说

话。我就不信这么勤快的女婿会没人要。 梁 巍 听见没有?这都是经验之谈。

李勇 以前也没少干，反正比在自己家干的活儿多多了。 哎，再试试看。

于喜明 ·另外呀，你还真得学习学习，哪怕先补个职工中专 呢。活到老，学到老，我还想学学会计、学学开车呢。 梁巍，你小子也听着，好好跟蔡师傅学。这身本事， 你一辈子也享受不尽。

**梁** **巍** 您放心吧，我早晚也得让蔡师傅收下我这个徒弟。

**于喜明** 你们俩都做好准备，也许下一批就送你们去进修。

**李** **勇** 好是好，可我俩的底子———嘿，说是高中毕业，其实 也就是高小毕业水平。

**梁** **巍** 在我们六个人里，我俩算是文育了。

**于喜明** 还没学呢，就打退堂鼓?你俩是想破罐子破摔怎么 着?难怪莉莉她妈 ……

**李** **勇** 哎，于头儿，您还甭跟我提这碴儿，就冲这个我还非 学不可啦!村长，你也上进着点儿，长得土了土气 的，再没文化，娶了媳妇也得离。

〔于喜明笑。岳为民上。

**岳为民** 什么事这么高兴呀，老于? **李** **勇** 是岳主任来了。

**于喜明** 老岳呀，有些日子口不见啦。快坐! **岳为民** 你这里是鸟枪换炮喽，做大买卖啦!

〔梁巍端上茶。 **于喜明** 快喝点儿茶。

**岳为民** 这茶钱，今儿我是一定要付。

**于喜明** 老岳，瞧你哪儿的话。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啦嘛，你 的茶我包了。

**岳为民** (笑)我老是破坏你们的规矩哪儿行?

**于喜明** 你能来坐会儿，指导指导我们工作，我们欢迎还来不 及呢!

**岳为民** 你还别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于喜明** 洗耳恭听。

**岳为民** 前些日子，规划局的方局长找我说，你们那大碗茶， 毛病多啦，处处是违章建筑，早晚得把它拆了。

**于喜明** 不会吧?我们连搭个遮阳伞都是向他们请示过的， 怎么 ……

**岳为民** 老于呀，我早就劝过你，做生意别那么死心眼儿，该 磕头的就磕头，该上供的就上供。(做给钱的手势)

于喜明 给钱?哎呀，我看我是又落伍喽!他们哪次不是踏 着饭点儿来检查呀，我哪次也没亏待过他们。可这 …… (做给钱的手势)不成了无底洞了?

**岳为民** 现在谁不懂这个?你这儿又是茶社，又是百货商场， 又是古玩店，谁不知道你有钱?

**于喜明** 可这钱一个子儿也不姓“于”。

**岳为民** 你看你，一提这个你就急。你是为集体做事，当然从 集体里出钱，你手下的谁会说你?

于喜明 这可是两码事。咱虽不是国营，可也得按公家规矩 办事不是?该磕头的咱磕头，人家不理解的事儿咱 慢慢解释，可这上供——

岳为民 别一听上供就被吓着，拔不了你几根毛。说真的，你 就是给多了人家也不敢要，那叫贪污受贿。你呀，时 不时的意思意思就成了，这叫感情投资。

**于喜明** 这里面花活还真不少。

**岳为民** 可不，这年月，办事就得心活。小平同志不是说了， 甭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于喜明** 可也不能干这种不正当的事呀!反正我是明人不做 暗事，凡事不都有个理吗?

岳为民 理?理可不在你手里!人家说你成，你就成；说你不 成，你就不成。大印在人家手上，就算这关你过了， 下一关你怎么办?

**于喜明** 我就不信这天底下都是不讲理的人。

**岳为民** 老于呀，你看你别激动，方局长那边有我呢，你就放 心吧。我刚才的那些话，可是对你好，今后的路长着 呢 。

**于喜明**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快喝口茶，都凉了吧?

**岳为民** 咱们虽然不在一个办公室，可打交道也有二十年啦。

二十年啦，你是一倔到底。

**于喜明** 你这话咋跟我老婆说的一样? **岳为民** 英雄所见嘛!

〔于喜明笑。

岳为民 可我也奇怪，你这个倔疙瘩做起生意来，还一套一套 的。生意都开到这琉璃厂来了，前店喝茶，喝咖啡， 后店卖古玩玉器，亏你想得出。

**于喜明** 这老外也得喝水不是，顺便看看咱们这海云阁的玩 意儿。这生意是顺水推舟的事。

**岳为民** 对了，听说，你还要进军深圳?

**于喜明** 是有这么个打算。深圳政策好，自然条件优越，还遍 地是处女地，等待开发，我真想把咱这海云阁开到海 边上去。

**岳为民** 好啊，鸿鹄之志。

**于喜明** 到那时，可少不了你老岳的支持哟。

**岳为民** 那还用说，愿效犬马之劳。 **于喜明** (笑)好一个老岳!

**岳为民** 时候不早了，我也该走了。

于喜明 好，我也不留你这位大忙人，今后有空常来。有用得 着于喜明的地儿，尽管言语。

岳为民 哎啃，老于呀，多亏你提醒，我可真有件事想请你帮 忙。我那个闺女高中毕业两年多了，现在还在家待 业，她妈一见她就心烦，磨过我多少次让我这个做主 任的爸爸给想想法儿找个正经差事。我也不瞒你 说，我早就想到你这儿，可一直不好意思跟你……

于喜明 老岳，你这个人真是……我这个茶社不就是为他们 开的嘛。我这儿还真需要人手，咱闺女要是不嫌气 这集体制的小庙，明儿就让她来报到。不过咱得按 规矩，试用半年后，才转为正式工。

**岳为民** 还要试用?这……嘿，有你老于头儿调教，我就放心 喽，今后这闺女可就全交给你了。

**于喜明** 有你这句话，我还有什么说的?梁巍，岳主任的女儿 就先分配在你这儿，明儿个帮她办办手续什么的。

**梁** **巍** 遵令。

**岳为民** 小梁师傅，多操心啦!

**梁** **巍** 没什么。

**岳为民** (看表)我得赶快走了，待会儿还有个会。

**于喜明** 走，我送你。

**岳为民** 不用，不用。

**于喜明** 走吧。(与岳为民下)

**李** **勇** (学)小梁师傅，多操心啦!

**梁** **巍** 少拿我开涮。这岳为民话绕了一下午，原来是推销 女儿来啦。

李 勇 这就叫说话的艺术。老于头儿让人家给绕进去了， 心里还挺美。

梁 巍 你说这老岳，几乎没人说他好话，可老于头儿怎么就



**李** **勇** 老于头儿也有他为人之道。他老说那些都是传言， 又没有真凭实据，可不能瞎猜疑人。

梁 巍 咱于头儿，表面挺精明，其实是个实心眼儿。哎，你 注意到没有，岳为民每次走都说，“待会儿还有个 会”。

李 勇 这可是当官的口头语。会是那么好开的?这是有头 衔儿的象征，官越大，会越多——你想开还开不上 呢!

**梁** **巍** 你怎么老往我身上扯呀! 〔李勇、梁巍两人笑。

〔 暗 转 。

**第二幕第二场**

〔时间：与上场相隔三个月之后。 〔地点：同上场。

〔出场人物：于喜明、史小航、李勇、刘芳莉、梁巍、赵 毅红、岳敏、岳敏娘、顾客二三人。

〔灯光渐起。有两位女顾客在挑选商品，说的广东 话。赵毅红和顾客甲坐在舞台中央的圆桌旁，梁巍 在柜台里接待顾客乙。

**赵毅红** 这是景泰蓝的，您戴上显得雍容华贵。这个是玉制 的，您试试看。

**顾客甲** 我的手太肥，戴不进去。

**赵毅红** 有大号的。岳敏、岳敏……又跑哪儿去了，上班时间

……您稍等一下，我到库房去。(下) **顾客乙** 哇，这串手链好漂亮!阿文你看。

**顾客甲** 是带扣的，我能戴啦。(伸出右手)

**顾客乙** 唉呀，瞧手上的金链银链，沉不沉呀?换那只手啦。 **梁** **巍** 这是西藏的松绿石。

**顾客甲** ( 伸出左手，露出戴的手表)小心啦，别把表碰伤。 **顾客乙** 什么值钱的表啊?

**顾客甲** 这块表是我老公送的，还带闹钟呢，好提醒我定时吃

减肥药，当然要珍惜啦。

**顾客乙** 是啦，是啦，摘掉一下试试好啦。

**顾客甲** (把手表摘下来，放在圆桌上，让顾客乙帮她戴上手 链)怎么样?

**顾客乙** 棒极了!好与众不同，好有个性……

**顾客甲** 多少钱? **梁** **巍** 四十五。

**顾客乙** 给我也拿两串。 **梁** **巍** 稍等。

〔外面传来喊声：“广东游客请上车啦!”赵毅红上。 **顾客乙** 来啦!快点!(接过手链)三串一共多少钱?

**梁** **巍** 一百三十五块，请在外面柜台付账。 **赵毅红** 请跟我来。

**顾客甲** 我来，我来——

**顾客乙** 抢什么啦……(往门外走，抢先去付钱) 〔赵毅红领两位顾客下。岳敏上。

岳 敏 (一边嗑瓜子，一边打量出去的顾客)瞧，那俗气相 儿。就他妈中国人逗，禁不起穷，禁不起富，抢着掏 钱 ……

梁 巍 你又哪儿蹈哒去了?

岳 敏 你看，那女人的屁股顶我仨……手腕比我脖子都粗， 戴得进去吗，她?

梁 巍 哎哎，人家还没出门呢。 岳 敏 她听不见，胖子都耳背。

梁 巍 行了，就你嘴损!哪儿去了，那么半天?

岳 敏 回家唠唠。我二舅从陕西来了，尝尝我们老家的大 瓜子儿，特香!(递瓜子)

**梁** **巍** 上班呢，别离家近就老往回溜。

〔赵毅红进来看了看岳敏，没好气地欲言又止。岳敏 假装没注意赵毅红，仍嗑着瓜子。

梁 巍 今儿效益不错，我看这个月肯定能拿超额奖。

岳 敏 上月人家百货可比咱们多三十多块哪!

**赵毅红** 想多挣，就得多干。

**岳** **敏** 你这话接的，好像拿不上奖金，全是我的不是 …….

**梁** **巍** 毅红，给，这是今儿的账。

**岳** **敏**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百货组的小杨子和咱们对门 的二丫头搞上了。

**梁** **巍** 少造谣。

**岳** **敏** 我亲眼所见。昨儿晚上我在电影院门口等退票，他 们俩也来看电影，还手拉手呢。那二丫头蒜头鼻子， 口袋脸，还单眼皮，小杨子怎么看上她了?

**梁** **巍** 得了，你怎么总编派人呀?闲着没事儿收拾收拾柜 台，干点儿正经事儿。

**赵毅红** 梁巍，你看这儿 …… (指账)

**梁** **巍** 这批货在后边儿哪，刚来的。走，正好一块儿清点一 下，明儿早上好上货架。岳敏，快收拾收拾，瞧这瓜 子壳儿， 一会儿于头儿他们就回来啦。(和赵毅红 下 )

〔岳敏无精打采，一边哼着曲子，一边扫地；扫到圆桌 旁，看见顾客甲的手表，犹豫一下拿起来戴在手上， 欣赏一番，又摘下放在桌上；刚要扫地，停下来左右 看看，见没人，拿起手表要戴，可总戴不好，这时传来 于喜明等人的声音，忙把手表放进兜里。于喜明等 人进来。

**于喜明** 小敏呀，收拾哪? 岳 敏 于叔叔——

于喜明 又忘啦 ……

岳 敏 于头儿，您回来啦?

于喜明 这丫头……收拾得挺干净，这桌面、柜台就应该一尘 不 染 。

岳 敏 我给你们端茶去。(下)

梁 巍 霹雳火，你这趟旅行结婚倒是意义深远。 **李** **勇** 别提了，太刺激了!

**刘芳莉** 我这心还在这儿呢。(用手指嗓子眼)

李 勇就咱这几辆老爷车，还闯了趟深圳，亏于头儿想得出 来。

**于喜明** 这铁路上车皮紧，运输部门又有困难，只好靠自己。 这不也闯出条路来了嘛。

李 勇 过邢台的时候，路又窄又颠。 一愣小子开一辆“日 野”迎面撞过来，我一把轮躲开“日野”,一脚刹车到 底……可那路面上一层青苔，车哪听使唤呀，一下冲 到河沟里。多亏河不深，要不我就回不来了。

秦 华 于头儿冲过去，喊了好几声也没人应，车门又被卡 住，大伙儿都急着找东西橇。你们猜怎么着?莉莉 一声长嚎，车门咣当就开了，霹雳火直愣愣地说了一 句话：“我没事儿，快拖车!”

〔大家哄笑，岳敏早已把茶端上来。

**刘芳莉** 讨厌!我哭我老公怎么啦，让你们打一路镲。

**于喜明** 这次下江南是有惊无险，成绩不凡。大家都赶紧回

家收拾收拾，休息一下。 〔电话铃响。

梁 巍 (接电话)喂，对对，我是海云阁。什么旅行社……对 对，是有个胖顾客买手链。手表……好像是……我

们找找。好好……再见。(放电话) 于喜明 怎么?

梁 巍 快找找，刚才一顾客的手表落在了这儿，说是很有纪 念意义……

**赵毅红** 对了，她们试手链的时候好像是把表搁到桌上了。

岳敏，你见到没? **岳** **敏** 没……没看见。

梁 巍 我告诉他们没落在咱这儿得啦?

**于喜明** 再找找看。刚才桌子上是什么也没有。 **赵毅红** (冲岳敏)刚才有别人进来吗?

岳 敏 没有……你们……你们都看我干吗呀，我又没 … … 梁 巍 我也没看见表的影子，多半不是在咱这儿丢的。

于喜明 待会儿关门前再仔细找找，尽快给人家回音。你们 早点儿回家看看家里老人，告个平安，好好休息一 下，明儿个事还多着呢。

李 勇 好好，我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刘芳莉** 那我俩先走了。(和李勇下)

梁 巍 于头儿，您也早点儿回去歇歇吧。

于喜明 不碍事儿。上岁数啦，不像霹雳火他们那么嗜觉。

秦 华 这次南下，苦是苦点儿，可成绩喜人，一到深圳，海云

阁分店还没开张，就卖出去两车货。 于喜明 这香港人还是认内地带过去的玉器。

赵毅红 三个月前，咱还只是在深圳代销点儿小玩意儿，想不 到三个月之后咱们就立足深圳 ~~·~~

于喜明 立足还谈不上，不过我这个人只要看准的事就非干

不可，不干心里就踏实不下来。今后这海云阁分店

可也得由你们几个管起来。 **岳** **敏** 那我也能到深圳分店上班? **于喜明** 当然 … …

〔 史小航上 。

史小航 于头儿，回来啦? **于喜明** 小航。

**史小航** 恕小臣迟来接驾之罪。 **于喜明** 你这张贫嘴——

〔此时岳敏兜中的手表闹钟响，岳敏吓得叫出声。大 家都看着她。

**岳** **敏** 我……我……(把手表丢在桌上)我没想……(哇的

大哭起来，跑出去) **赵毅红** 没错儿，就是这块表。 **于喜明** 怎么 … …

**赵毅红** 刚才我就怀疑是她偷了手表。真丢人! **于喜明** 小赵，先别急。

**赵毅红** 我们又争不上先进了。 梁 巍 嘿，事情还没搞清楚嘛!

**赵毅红** 有什么不清楚?你甭总是和稀泥!

**于喜明** 我看咱们先别用“偷”这个字眼儿。梁巍，你赶快派

人把表给人送去。 梁 巍 好 !

于喜明 不许说“偷”,听见没有? 梁 巍 知道了。(下)

于喜明 怎么刚一回来就出这档子事儿。你们说，怎么个处 理法儿?

**赵毅红** 这事儿明摆着，用不用“偷”这个字眼儿，都无所谓。

性质恶劣，我建议开除。 **于喜明** (看看秦华)你怎么看?

**秦** **华** 我看至少应该在全公司通报批评，扣罚奖金，延期转 正，然后 —

**史小航** 让那丫头她爹难堪，再然后就是让岳主任处处给咱

们穿小鞋 ……

**赵毅红** 那原则就不讲啦?

**史小航** 我说不讲原则了吗?咱们的原则就是一切不利于公 司发展的事，咱们决不做。

于喜明 你们说得没错儿，小航讲得也有道理。难呀!岳敏 呀岳敏……我看这样，这件事儿就到此为止，咱们谁 都别对外提。当然对岳敏的教育也不能放松，由我 直接和她谈。

**赵毅红** 这也太 … …

**史小航** 我觉得这样挺好。

**于喜明** 对职工的教育工作还得从长远考虑。 秦 华 毅红，于师傅说得有道理，别太急。

**赵毅红** 好，好，我少数服从多数。走，帮我点点货去。(与秦 华下)

**于喜明** 小航呀，你们百货组怎么样?

**史小航** 销售额直线上升，有的货就跟不要钱似的，一上货架 就卖光。可惜，都是些小杂货，卖不出大价钱。还是 得先恭喜您呀，于头儿，这趟南行是棋开得胜，马到 成 功 。

**于喜明** 少说好听的。

**史小航** 不是我捧您，我就佩服您这样儿，有胆有识，敢想敢

· 干，才能做大事，成大气候。我是真想把自己培养成 像您那样的人。

**于喜明** 嘿，我说你灌了蜜了，嘴甜得起腻。

**史小航** 于头儿，我说的可是心里话。您的脾气，我还不知

道?拍过了头儿，非挨一蹶子不可。 **于喜明** 知道就好，有事直说。

**史小航** 我想，咱们既然在深圳立住了脚，就得好好利用这块 前沿阵地。

**于喜明** 不错，不然我也不会花这么大力气跑到深圳开店。

**史小航** 咱们应该多和港商合作，搞开发联营，别只是往外卖

古玩玉器，还得往里进，搞多种经营。 **于喜明** 好，说下去。

**史小航** 首先，我建议先调整在京企业的经营方向和经营环 境 。

**于喜明** 你的意思是 ……

**史小航** 要想做大买卖，就得有大气魄。对不对? **于喜明** 当 然 。

**史小航** 这也是您常常教导我们的，所以就得先忍痛割爱，切

掉前门茶社这棵费力不挣钱的弱苗。 **于喜明** 你小子……你先接着说。

**史小航** 您别急，改革本身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您看咱们 这茶社每日流水不过千元，实在是益微利薄。如果 改成电器商行什么的，卖出一个大件就能挣千八百。 以前，我就想提出来这么干，可苦于找不到货源。如 今，如果咱们利用深圳的地利环境，与港商建立长期 稳定的供货关系，可谓易如反掌。再说那边管得松， 我有几个朋友熟悉水道，咱们进的货保证是全市最

低价，那可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于头儿，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呀! **于喜明** 说完啦?

**史小航** 完啦——不，还没完，这还只是开始。 **于喜明** 告诉你，小航，你打住吧!

**史小航** 怎么啦，于头儿，您这是……

**于喜明** 我是让你断了这个念头：开电器行可以，可咱们一不 能搞走私，干违法的买卖，二不能在这青年茶社上打 主 意 。

**史小航** 哎，于头儿，我说您怎么是一时明白、 一时糊涂啊?

咱们不倒走私货就是了，可这开茶社和电器行可是 一个地下，一个天上，差的不是一点儿半点儿。

于喜明 怎么,小航，腰包刚鼓一点儿就看不上这大碗茶啦? 不瞒你说，这几天我还正琢磨着把四块一斤的茶叶 换成七块五一斤的呢。

**史小航** 您是想茶水涨涨价?

**于喜明** 不，咱们还是外甥打灯笼 照旧(舅)卖二分钱一 大 碗 。

**史小航** 您没病吧，于头儿?箭楼那块儿可是块宝地， 一碗茶 水归里包堆才卖两分钱，再兴隆也没啥大 ·

**于喜明** 大什么大?利润再大，也不能扔下这让咱们起家的 营 生 。

史小航 于头儿，您别忘了，“经济效益”可是考核企业的主要 指 标 。

**于喜明** 小航，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当初为什么要从卖大碗茶 干起?

**史小航** 一共一千块钱的本钱，还能干啥?

于喜明 一千块是不多，可我们把它全投在办茶社上，不就是 因为南来北往的人们需要这大碗茶吗?正是这种需 求才养育了咱这个茶社，是这二分钱一碗的大碗茶 使我们发展到今天。的确，我们现在多少有点儿家 底了，也可以尝试着做更大的买卖啦，不过南来北往 的人依旧需要大碗茶。我们怎么办?我说咱们不能 做那见利忘义的事。

**史小航** 我也是想为公司多赚几个钱。

**于喜明** 小航，脑子活泛点儿并不是坏事，开电器行的想法也 不错。只是我们每多办一个企业都应是一次创业， 都要拿咱们当初开办“青年茶社”的劲头儿来。

史小航 可是开电器行又要场地，又要资金，不集中咱们的财 力物力，根本运转不起来。

**于喜明** 明天办公会上，你把这想法跟大家说说，总会有办 法 。

**史小航** 于头儿，不管讨论结果如何，我都想向您请缨，开办 这家电器行。过两天我会把初步方案拿出来，我愿 立军令状，保证当年的效益比投入翻两番。

〔岳敏妈还没上场，声音先传进来：“我们老岳家人是 明人不做暗事，哪个生孩子没屁眼儿的这么编派我 们家闰女?哭什么哭?”少顷，岳敏和岳敏妈上。

**岳敏妈** 咱们怕谁呀?- 哟，大兄弟，你在呢? **于喜明** 嫂子，您这是……快，请坐。

**岳敏妈** 我可不敢坐，我是小偷她妈。

**于喜明** 您瞧，您这话哪儿说的呢，刚才那事儿还没查清楚。 **史小航** 真的，我们并没说岳敏偷那表。

〔岳敏一听这话，哭声更大。

**史小航** 别哭，别哭哇!

〔赵毅红、秦华闻声上。

**于喜明** 嫂子，我的话您还不信吗?

**岳敏妈** 哭什么哭，丧门星!让你老娘陪着丢人现眼……谁

欺负你了，你倒是说呀! 〔岳敏哭声更大。

**岳敏妈** 说话呀!(欲打岳敏) **岳** **敏** (冲赵毅红)是她。

**岳敏妈** 哟，就是这只小狐狸精呀。 **赵毅红** 您别骂人呀!

**岳敏妈** 骂你?一个没人要的臊货，骂你脏了我的嘴。 **赵毅红** 你讲不讲理?你女儿偷了人家手表，你-

**岳敏妈** 于喜明，你可听见了，冤枉啊!(开始干嚎，颇有秦腔 的味道)我们岳家人啊，忠心赤胆无坏心呀；胡说闺 女偷东西，丢人现眼不想活呀 …… (欲撞桌子，被人 们拉住)

**于喜明** 老姐姐您听我说 ……

赵毅红 跟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 **于喜明** 你少说两句!

〔岳敏哭得更来劲。岳敏妈一边大喊“不活了”,一边 往桌上撞。秦华、史小航拦住岳敏妈。门口已有不 少看热闹的人。梁巍分开围观的人进屋。

**梁** **巍** 这……这是怎么搞的 … …

**于喜明** 还傻看什么,快关门哪! 〔 暗 转 。

**第二幕第三场**

〔时间：与上一场相隔不到三个月，傍晚。 〔地点：同上一场。

〔出场人物：于喜明、秦华、史小航、刘芳莉、高干事。 〔幕启时于喜明、秦华、刘芳莉正在议论着。

**于喜明**想不到这回咱们又上报纸了。 秦 华 这记者也真是无孔不入。

于喜明 这赖不得人家。自己做错的，还容不得人家说了? 售货员打顾客，真是前所未闻，想不到竟发生在自己 的店里。

刘芳莉 这岳敏也太不像话!工作不到半年，惹了多少麻烦? 平常没少跟她费口舌，我看这回开除她一点儿也不 过分。

秦 华 只恐怕她老娘又觉得委屈啦。

于喜明现在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件事，都眼睁睁地看着 咱们怎么处理。咱们几个当头儿的，可得挺住劲儿。

**刘芳莉** 这一点您放心，咱们掉不了链子。

〔“于总在吗?”高干事边问边进了屋。

**高干事** 唉呀，于老板，好找哇! **于喜明** 老高，来，坐坐。

高干事 给您报喜来了。

于喜明 可别拿老哥开心。

高干事 您被选为全国劳模啦! 刘芳莉 太好了!

高干事 岳主任特地让我来报喜。 秦 华 祝贺您，于师傅!

高干事 咱们区里就您一位，区政府已经着手准备开庆功大 会了!

于喜明 受之有愧呀! 高干事 怎么?

于喜明 你看看这个……(递报纸给高干事) 高干事 (扫了一眼报纸)嘿，您也太认真了。

于喜明 问题出在我的企业，就是我的责任。不管怎么说，我 也得对报社、对老百姓有个交待吧?

高干事 哈哈，这个区里早就向宣传部门打好招呼了，不得继 续炒作，而且过两天还要组织采访、报道您的先进事

迹呢! 秦 华 真的?

高干事 当然，总不能因为一点儿小失误就抹杀成绩嘛。 于喜明 不过 … …

高干事 得，于老板，别谦虚了!咱们区里出个人物不容易， 大家伙儿高兴还来不及呢。

刘芳莉 可不是。

高干事 就这么着，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先走一步，各位。 (欲下)

于喜明 急什么,吃了饭再走。

高干事 不了不了，你们忙，我就别添乱——对了，于老板，岳

主任家丫头的事，您看是不是也就……批评教育为 主嘛!(下)

**于喜明** 慢走 … …

**刘芳莉** 这岳敏的事，要不放放再说?

**于喜明** 这丫头卖给人家一双一顺的鞋，人家找上门，给人家

换了不就得了，结果还骂人，还……还打人!

**秦** **华** 情节是够严重的，不过…… **于喜明** 我提议开除。你们的意见?

**刘芳莉** 要是平日，您不说开，我也得提，可现在还是应以正

面教育为好。 **秦** **华** 莉莉说得对。

**于喜明** 我明白，你们是为我好，可真这么做了，恐怕对全公

司上下都没什么好处，尤其是管理工作……难啊! **刘芳莉** 可这对您 ……

于喜明 这正说明咱们的工作还不到家。我早就觉得岳敏他 们这拨高中生比不上你们这帮老三届，总觉得他们 身上比你们少点儿什么,娇骄二气太重。晚了，既然 发生了，不光岳敏得承受惩罚，我这个总经理也不能 逃脱，再说全公司好几百人还有全城的老百姓都看 着我呢!

**刘芳莉** 您别总给自己加码。时间长了，大家也就忘了。

**于喜明** 也许别人会忘，可我于喜明忘不了，我得对得起良

*心* *。*

**秦** **华** 那您也别因为这个影响……

**于喜明** 我考虑过了，岳敏的一巴掌已经把坏影响打出去了， 咱们就得担得起。只有我们认真处理好这件事，才 能挽回点儿公司的脸面。至于我个人影响，当不当

劳模那真没什么,我不能让人家戳着咱的脊梁说三 · 道 四 。

刘芳莉 于师傅，我和秦华商量，出这事我们俩也有责任。不 管怎么说，百货店是我们直接负责的，罚也应该先罚 我 们 。

秦 华 另外，这公开道歉信，也应该由我来写。 一是报纸上 只报了百货店的名，并没提咱们公司，如果您出面， 势必会影响总公司的名誉；二来这劳模的荣誉也是

全公司的荣誉，您不要可以，我们可不能不要。

**于喜明** 嗬!瞧你们俩，一唱一和的，还真有那么点儿理儿。 **刘芳莉** 虽说您是总经理，可也得服从多数同志的意见。

**于喜明** 好好好，你们提的这两点我先接受，不过扣罚我三个 月工资和半年奖金的事，我说了算。另外，明天咱们

一起上顾客家登门谢罪——不，今天就去。 **秦** **华** 您看您 ……

**于喜明** 这个你们拦也拦不住。

〔史小航上。

**史小航** 于头儿——啃嗬，都在这儿哪? **于喜明** 你小子又跑哪儿去了?

**史小航** 让我先喝口水。(端起桌上的茶水一饮而尽)哎，渴 死我了，痛快!

于喜明 这两天公司里发生的事你知道不?

史小航 不就是岳敏打了顾客一嘴巴，让报社给曝光了嘛。 刘芳莉“不就是”?你这口气好像是小事一桩?

史小航 有什么大不了的，批评批评，教育教育，不就完了。 刘芳莉 可你知道这给公司带来了多少坏影响?

史小航 知道又怎样?既然已经成了事实，我看咱们可不能

因为这点儿小事，耽误了挣钱的大事。 **刘芳莉** 你还真觉得是小事呀，你?

**秦** **华** 小航，我们还正想听听你的意见。

**史小航** 你们看怎么办就怎么办。为了开这电器行，我都快 忙晕了。

**刘芳莉** 我看你是真晕了。

**史小航** 告诉你们吧，今儿中午这一顿饭的功夫，我就为公司 净赚这个数……(举起一只手，张开五个指头)不信? 合同都签好了，就差于头儿的大红章啦。(掏出合 同，递给于喜明)

**于喜明** (看罢)怎么,你这是 ……

**史小航** 没错儿，我把库存的那五千双回力球鞋全抛出去了。 **秦** **华** 那不是准备送给边防战士的慰问品吗?

**史小航** 就是那批货。

**刘芳莉** 上次经理会就做了决议，要把这批鞋送给边防战士， 你怎么——

史小航 唉哟，莉莉，鞋是死的，人是活的!能挣钱的买卖不 做，白送傻大兵，我看你是比傻大兵还傻。你们知道

现在这鞋多少钱一双? **于喜明** 十五、六块，对吧?

史小航 还是于头儿行。当初咱是多少钱一双从大商场的积

压库房里买来的? 秦 华 不到六块。

史小航 对呀!现在这每双十块钱的纯利，咱干吗不赚?再 筹十万、二十万，咱们的电器行就能开张了。到那 时，大把大把的钞票——

**于喜明** **史小航!**

**史小航** (吓一跳)我说于头儿，您那么大声干吗?

**于喜明** 告诉你史小航，我决不会在这张合同上签字画押! **史小航** (愣住)您……您这是什么意思?

**于喜明** 什么意思?我问你，这件事你跟秦华、莉莉他们商量 了吗?

**史小航** 这天上掉馅饼的事不用商量。再说我也是百货店副 经理，有权签这个合同。

于喜明 你有屁权!这五千双鞋是经理会上决定送给边防战 士的礼物，你个人有什么权签这个合同?小航啊，我 看你想挣钱是想疯了。

史小航 扩大再生产，多收入多上交，不也是尽义务?再说人 家军队又不缺你这几千双鞋。

于喜明 五千双鞋是微不足道，可这能让五千名边防战士都 换上一双干爽的鞋!上次我对你们讲了，云南、广西 的边防战士是多么不容易，每天巡逻下来鞋全湿透 了，另一双鞋还没晾干，就又得穿在脚上。战士们的 脚天天都是肿的，甚至发炎、溃烂。

史小航 可咱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到手的钱不挣吧?

于喜明 钱，我们要挣，而且要想方设法挣大钱。可是这五千 双鞋钱，我们不能挣!这五千双鞋，代表的是我们五 百名职工对五千名战士的一片爱心。难道每双鞋能 多挣十块钱这样简单的算术我都不会了吗?可这五 万块钱换不来咱们五百名职工对边防战士的一片敬 意和爱心。这不是加减乘除，更不是交易。

**史小航** 您的意思是 ……

**刘芳莉** 于师傅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吗?赶快和人家解除合 同!

**史小航** 解除合同?笑话!我看你们真是傻得可爱，到手的

钱居然不要。

**于喜明** 小航呀，咱们可不能做金钱的奴隶。

**史小航** 照你们这么一说，好像我只是个图钱财的人。好好 好，你们高尚，你们充满爱心，可难道我不是为公司 的效益着想吗?

秦 华 谁也没这么说你嘛。

**史小航** 秦华，我史小航是不如你，你稳重，有城府。可我这 个人也有抱负，这回你们就让我做回主行不行?等 以后腰包真富裕了，就是送上一百万、 一千万双鞋， 我也没意见。

秦 华 小航，你说到哪儿去了?这是两码事。

于喜明 我看你一时半会儿也想不通。不过我告诉你，小航， 这笔生意不能做。

史小航 得，于头儿，这合同我已经签了，让我去解除这合同 可就是撕我自己的脸。你们就不能把对解放军叔叔 的一片爱心给我一点儿吗?

刘芳莉 小航，你真是越说越不像话了。(沉默)

史小航 好，既然大家这样，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撕掉合

同)看来，我再待在这个公司里也是多余。(欲走) 于喜明 你给我站住!

史小航 怎么,于头儿，您同意签字啦?

于喜明 那不可能!可我告诉你小航，你好好想想今天的事! 现在我也不多说了，你要三思啊!

史小航 既然我这面子早晚要撕破，还有什么好想的?换个

地方，兴许我这胳膊腿儿也就能伸展开了。(下) 刘芳莉 小航，这叫怎么回事呀!

〔于喜明等沉默良久。

于喜明 其实我已经为小航开电器行筹集了五十万的贷款。 小航这孩子倒是有想法儿，心气儿大，可就是不踏 实。

**刘芳莉** 他要知道贷款的事儿非乐病了不可。

**于喜明** 先甭告诉他，再慎慎，让他好好反省反省，动不动就 要撂挑子 ……

**秦** **华** 不过我总觉得这电器行能不能增加效益，还是值得

考虑。 **于喜明** 怎 么 ?

**秦** **华** 现在大家都争着做这买卖，我怕万一市场很快就饱 和了，咱们保本……

**于喜明** 我看保本还不成问题。小航心气大，性子急，倒有点 儿像我。哈哈 ……

秦 华 我是怕咱们摊子铺得太大，管理上 ……

于喜明 是呀，这就需要咱们这些当头头儿的多操份心。说 实话，公司的中层干部要都能像你们俩这样负责，我 也就放心了。

刘芳莉 对了，前两天我还和秦华商量，咱们的摊子越铺越 大，可管理还照老办法恐怕……我们想，是不是可以 请两位经济管理专家做顾问?

于喜明 这当然好。不过什么事说到底还得靠自己，不摸爬 滚打碰几个钉子、摔几个跟头也没用。只要咱们有 闯劲儿，有干劲儿，没有做不成的事儿。再说请专 家，每年又得多开支，咱们现在发展这么快，到处都 要用钱。我看当务之急倒是尽早就“大碗茶”该不该 砍掉为题，在全公司开展一次大讨论。这个讨论如

果早开展几天，恐怕今天这几档子事儿就不会发生。 刘 芳 莉 (和秦华对视一下)好，我们同意。

于喜明 走，咱们先去顾客家谢罪去。这事儿不赶快办了，我

心里就不踏实。 〔切光，幕落。

**第三幕第** **一** **场**

〔时间：与第二幕相隔十年。

〔地点：北京正阳门附近就要落成的京都大茶馆内。 〔出场人物：于喜明、约翰 · 陈、李勇、刘芳莉、工人若 干、高干事、蔡大中等。

〔布景：这是一个古色古香的中式建筑内景，已经可 以看出这一内景正中是一个可以演戏的小舞台。施 工用的脚手架还没有全撤走，有的柱子上还包着漆 布 。

〔幕启时于喜明正在指挥两个民工干活，其中一个民 工站在脚手架旁的梯子上。

**于喜明** 我说你们这手艺也太糙了点儿吧?这雕工不是糊弄 人吗?手摸上去， 一点圆滑劲儿都没有。

**民工甲** 于老板，您这要求也太过分了 ……要像您这么监工 法，我们早就喝西北风了。

于喜明 话可不能这么说。钱咱没少一分，这工也不能减一 毫，对吧?想当初我父亲他们那辈人，就是自己赔着 本儿，也得把手上的活儿干漂亮喽!这叫什么?这 就叫信誉第一。手艺精，活儿漂亮，这脸上才有光。 现在倒好，得过且过，假货、烂货满大街。我父亲那

*刀功—*

**民工甲** 您父亲也是雕工?

**于喜明** 可不，天安门城楼上的大红灯笼就是他带人做出来

的 。

**民工乙** 是不是雕王老于头儿呀? **于喜明** 那正是我父亲。

**民工甲** 嘿，您早说呀，那是我们师爷的把兄弟，早听他老人

家说了。难怪，您对雕工活儿还挺在行的。

**民工乙** 是呀，从窗棂子到台楣，我们返了多少工。 **于喜明** 你们再不认真干，我可找你们师傅算账!

**民工甲** 放心吧，于老板。说真格的，就冲您这认真劲儿，我 们也让您满意喽。

**民工乙** 梯子扶住了，我往下摘了。(拆脚手架)

**民工甲** (和于喜明一起扶梯子)小心点儿，慢慢儿着……好 喽，松手，松手 ……(接)

民工乙 这回您放心吧，于老板。这戏台子有没有精气神，全 看这两根台柱子和这台楣上了。这回准保让您满 意 。

**于喜明** 二位多辛苦了，别的活儿你们也多帮着照料照料。 **民工甲** 没问题。

**于喜明** (东摸摸西看看，走上小舞台，跑了个小圆场，唱)“当 年关西把人伤，五台山上改僧装。醉打山门把祸闯， 师傅荐我到此方。”

〔约翰 · 陈拄着手杖上。 约翰 ·陈 (鼓掌)好，好，好!

于喜明 这位先生是 ……

约翰 ·陈 (并不理于喜明)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好，好，真是别有洞天。 于喜明 请问您是……

约翰 ·陈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请问你们老板 在吗?

于喜明 有事您跟我说也行。 约翰 ·陈 你能说了算?

于喜明 看什么事。请问您是 ……

约翰 ·陈 Wonderful公司总裁约翰 · 陈。 于喜明 弯……弯得福?

约翰 ·陈 这是英文，就是美妙极了的意思。你们这块地方实 在是太好了，你这是准备做什么生意呀?

于喜明 开大茶馆。

约翰 ·陈 好、好，咱们是同行。干服务行业好，有眼光!这是 舞台?

于喜明 对呀，顾客可以边喝茶，边听戏看表演。

约翰 ·陈 好、好，英雄所见略同。哦，你是于老板吧?看来你 我可以好好合作，合作。

于喜明 您也是开茶馆的?

约翰 ·陈 不、不 对、对，差不多，差不多。 于喜明 那就请陈先生多提宝贵意见。

约翰 ·陈 庙不在大小，就看你念的是哪门经了。 于喜明 您的意思是 ……

约翰 ·陈 光卖茶可不行，那能挣几个钱? 于喜明 那您想卖 … …

约翰 ·陈 酒。只有酒可以做到让人痴迷，让人醉。让人迷 了、醉了，才能掏出大把大把的钞票。人头马一开，钞 票自然来嘛!

**于喜明** 光靠这酒行吗?我看您这导向有点儿 ……

**约翰** **·陈** 哎呀老先生， 一看你就是内行。有酒这只是第一 步，这第二步，不就是舞台了吗?

于喜明 没错儿，今后这舞台的用处可就大了。早年间这戏 园就是茶园，这茶园里没个唱戏、说书、讲相声的，也 就失了人缘，没了人气，更谈不上什么弘扬民族文 化 。

约翰 ·陈 精辟，太精辟了!不过这里我有一点小小的改良， 就是把这唱戏、说书、讲相声这老三样换成舞蹈、音乐 加弹唱，要赋予这整个空间以时代感，让人们在这个 空间里产生梦幻与遐想。

于喜明 哎呀，陈先生您的想法好是好，可是我们之间恐怕是



约翰 ·陈 有什么好“恐怕”的，于老板?你先听我说完：这才 只是其二，这其三才是关键之所在。啧啧，这房间似 乎太大了，照我看，这房间可以小一点点，这灯光应该 暗一点点，这样情趣才能多一点点。

**于喜明** 陈先生，我看咱们的合作——

约翰 ·陈 没问题，于老板，我是信心十足啊!古人云：山有仙 则名，水有龙则灵。依我看，要想发大财，不搞三陪咋 行 ?

**于喜明** 对不起，陈先生，您说的我听不懂，请您在外边儿把

门关上。(做手势)

**约翰** **·陈** 你这是什么意思?

**于喜明** 我请你滚，明白了吗?

**约翰** **·陈** 买卖不成情义在，我这是—

**于喜明** 滚!什么东西!三陪陪到我于喜明身上来了，瞎了

狗眼!

**约翰** **·陈**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于喜明** (捋袖子)再不滚-

**约翰** **·陈** 好，好，我走，我走……(下) 〔高干事进屋。

**高干事** 老于呀，和谁生那么大气呀? **于喜明** 还不是那个假洋鬼子。

**高干事** (学约翰 · 陈拄着手杖的模样)是他?不足为奇，现在 什么怪人没有哇。

于喜明 挣钱可以光明正大地挣嘛，居然跟我转什么“要想发 大财，不搞三陪咋行”。前边还什么美国话弯得福公 司，一会儿功夫东北大楂子味儿就出来了，跟我老于 头儿玩这套。

**高干事** (笑)老于呀老于!

**于喜明** 他要再晚走一会儿，我非练他一套组合拳不可。

**高干事** 哎呀老于，你这冲劲儿可比在街道机关的时候更令 人生畏。

于喜明 没点儿这冲劲儿，可真是什么也干不成。当初带着 六个小知青开茶社，凭的就是这么股劲儿。总想万 事开头难，冲过这一关也许就能松口气了，可这路是 越走越难，这股子劲儿也只好越来越冲喽。

**高干事** 不过老于，你的力气也没白花，你这家大业大的，下

辈子也不用发愁喽，也该松口气、享两天清福了。

于喜明 是呀，有时候我还真跟我老伴唠叨说：我看我退休得

了，让年轻人接着折腾去。开了十多年茶馆，这茶到

底是啥滋味儿，我还没时间细细品品呢。 **高干事** 嘿，咱们这代人不就是那铺路石嘛。

**于喜明** 可不是，有滋有味儿地做一辈子铺路石。你瞧，老 高，咱这茶园盖得怎么样?

**高干事** 够气派，比当年老舍先生笔下的那个老裕泰可强多 了 。

**于喜明** 这还不算呢，咱在深圳的大厦也快上马了。

**高干事** 早就听岳主任说过。不过老于呀，咱底下说个悄悄 话，你这深圳大厦可有不少人惦记啊!

**于喜明** 惦记?那就让他们绿头苍蝇扒玻璃 -红眼看光明

吧 。

**高干事** 哈哈，好，这“红眼病人”就得让你老兄来治。老于， 今天我还有个事儿得请你帮个忙。

**于喜明** 啥事儿?只要我于喜明做得了主的，决不当缩头乌 龟。

高干事 我这点事儿呀，说大不大，只需你老兄举手之劳；可 说小呢又不小，别看我在区机关里当差，可就是办不 了 。

**于喜明** 什么事儿直说吧，老高，咱们还卖什么关子?

**高干事** (从公文包里掏出几张单据)就这几张单据请你签个 字，帮忙报个账，赞助赞助。

**于喜明** (接过单据)这些都是 ……

高干事 就是到武汉开个会，本来机关报销是没问题，可上边 偏偏这时候下了个指示不得到旅游景点搞会议，你 看就把我给卡住了。这一千多块钱我找谁去呀，多 亏有你老兄……

**于喜明** 这钱，怎么说呢，尽是些船票、游览券什么的……

**高干事** 嘿，到武汉不就想着游一趟三峡嘛。再过几年三峡 一截流，原始风貌就看不着喽。我劝你也赶快去看

看，风景真棒极了，咱北京这秃山野岭的可差远了! **于喜明** 老高，我刚刚是想说“对不起”了，这种发票我这儿真

报不了。

**高干事** (半晌)要知道我姓高的是很少开口求人的。 **于喜明** 多有得罪，可是……

〔蔡大中进来。

蔡大中 于老板，可算找到你了。刚才梁巍从深圳打来电话 说是深圳艺术节期间，赞助单位可以经销有关产品。 梁巍打听到深圳一家金行在艺术节期间有金银首饰 销售许可证。

**于喜明** 好小子，电话来得正好。咱们这边不正缺货吗?

**蔡大中** 我们就是这个意思，正好进些货。小梁子已经看了 货，说是成色好，样式新，价格也合理，就等着北京这 边办好手续，去取货。不过要快，不然——

**于喜明** 不然就只能喝西北风喽。蔡师傅，钱我来筹集，这手 续还是请您老和毅红他们一起跑一下，尽快 ……

**蔡大中** 这个我们已经问清楚了，银行说咱们可以自行采购。 只是小梁子他们那边经营金银首饰的执照刚好到 期，这两天负责这片商店执照的同志又外出开会，不 能马上换执照。

**于喜明** 这结骨眼儿上可不能出岔子。

**蔡大中** 小梁子已经去过两趟工商局。人家说只要总公司出

个证明，先备一下案，过后赶紧来办理就行。

于喜明 蔡师傅，您怎么不早说?我这个急性子心都提到嗓 子眼儿了，这到手的买卖哪能让他跑了!蔡师傅，那 明天您就飞趟深圳，一来把把关，二来让您的大徒弟 陪您看看深圳，看看咱们大碗茶新大厦的建设。

**蔡大中** 好好，到老了，也坐它一回飞机。你快忙正经事，我 先回去收拾收拾。(欲下)

〔刘芳莉的声音：“干出这样的事，你还有理?见了于 头儿，我跟你算总账。”李勇的声音：“于头儿怎么样， 大丈夫做事敢做敢当，有什么了不起的!就你 …… " 李勇与刘芳莉吵吵着上。

**李** **勇** 于头儿，我就知道您在这儿，您给评评这个理儿。 **刘芳莉** 你还恶人先告状，觉得自己挺在理儿是不是?

**蔡大中** 怎么小两口闹窝了?嘿嘿……(冲于喜明)清官难断 家务事啃。(下)

**李** **勇** 还算不上家务事，她呀叫上死理儿了。 **刘芳莉** 您先看看这个。(把账本递给于喜明) **李** **勇** 少拿账本吓唬人!查我的账?

**刘芳莉** 李勇 …… (看了看坐在一旁的高干事) **于喜明** 这位是咱们区里的高干事， 一家人。

**高干事** 一家人，咱高攀不起。既然老兄不能网开一面，我也 别……哼哼，哈哈 …… (下)

**于喜明** (欠了一下身，表示送客)这号人， 一天到晚，不干正 经事。这不让我给报旅游账，叫我给顶回去了。

刘芳莉 (指账本)您看这儿，上个季度才五十元，单价，这个 月就变成一百零五了。您再看这儿……全是这家汽 修厂的发票。

**于喜明** 李勇，你给我解释解释。

**李** **勇** 这家厂子修得好，北京城里的司机都知道。至于这 价钱，按质论价，再说最近汽车配件也见涨。

**刘芳莉** 李勇，当初我真是瞎了眼了，你怎么说谎不脸红啊? 我早打听过了，这种配件没涨价。(把五百块钱摔在

桌上)还不是为了这个!

**李** **勇** 你这是干什么?少他妈给我丢人现眼!

**刘芳莉** 我丢人现眼?我就没干过这不要脸的事儿!于头儿 不是外人，咱们今天把这账算清楚，不然……

**李** **勇** 你没完了是不是，我——

**刘芳莉** 你想怎么样?你先把这五百块钱说清楚 **李** **勇** 不就是拿点儿回扣嘛!

**刘芳莉** 上个月他得意洋洋地交给我这五百块钱。我觉得奇

怪，问他哪儿来的，他也不说。前些天我查他们车队 的账，这个季度比上个季度多了快一倍，发票都是一 个厂出的。回家一追问，才知道他把咱公司的车包 给他一哥们儿开的车行修，每月可以提成，收回扣。

**于喜明** 李勇啊李勇，你小子长出息呀你?

**李** **勇** 我也没想到他……他妈的漫天要价。

**刘芳莉** 没想到?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是犯法，你知不知 道 ?

李 勇 五百块，五百块钱犯法?笑话!这年月贪个几万、几 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有的是，怎么我这五百块就犯 法，也值得你大惊小怪?

刘芳莉 对，五百块是不多，可你为了这五百块让公司多付出 了两三千块，你算没算过这笔账?告诉你李勇，这钱 你必须给我退回来!不然，别怪我这个总会计师不 客 气 。

李 勇 嘿，刘芳莉，别拿总会计师吓唬我，我还不是为了你， 为了咱这个家?靠咱俩那点儿死工资，能让咱那两 位老妈和儿子过上好日子吗?瞧你整天穿的还跟工 农兵似的，我心里别扭。于头儿，那两三千块我李勇

一定给要回来，可这五百块，我也把话搁这儿，您到 外边打听打听，这点儿回扣算不算多。我帮哥们儿 拉活儿，哥们儿也给我点儿好处费，这叫合情合理。 五百块钱就犯法，那些贪官污吏哪个又被判刑了?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

**于喜明** (拍桌而起)混账，霹雳火!你……现在是怎么搞的? 人人痛恨贪官，可人人又想当贪官!

**李** **勇** 于头儿您还别生气，您这句话说到点儿上了。可我

还算不上什么官儿 …… **于喜明**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李** **勇** 一 句 话：一切为了生存。

**于喜明** 我先撤了你这个队长的职!

**李** **勇** (片刻)你们也就能整整我，那个高干事的职你也撒 得了?我敢打包票，他刚才想报的账决不止五百块。 于头儿，我也跟您说句心里话，别跟社会做对，不然

自身难保。(跑下) **于喜明** 你给我站住!

**刘芳莉** 李勇，你给我回来!(追下)

〔 暗 转 。

**第三幕第二场**

〔时间：与上一场相隔不到三个月，傍晚。 〔地点：同上一场。

〔出场人物：于喜明、岳为民、刘芳莉、史小航。

〔布景：基本同上一场，只是在这所未完成的中式建 筑内临时隔出了两间办公室。这两间临时办公室是 里外套间，观众只能看到通往里间的门，房内无非是 些办公桌椅等物品。

〔幕启时于喜明、刘芳莉、史小航正激烈地争论着。

**史小航** 什么?宣布倒闭?

**刘芳莉** 我觉得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不然 ……

**史小航** 可我这几年的心血……我、我早就说过是规模限制 了企业的发展。

刘芳莉 这个我知道。可是电器行自开业以来就没有实现利 润翻番，头两年几乎是收支平衡，而近两年是年年亏

损，你拿什么扩大再生产? 史小航 于头儿，我 ……

于喜明 小航，我知道你心里不是滋味，可莉莉说的是事实。 史小航 这电器行是我的心哪!为了它我付出了多少心血! 于喜明 这个我们知道，电器行倒闭这事儿不都怪你，我也有

份儿，现在想想当初秦华讲得有道理。 **史小航** 又是秦华!

**于喜明** 小航，你的心情我理解，谁也不忍心看着自己立起来 的事业倒下去。

**史小航** 于头儿，我知道上面要派什么工作组进驻咱们公司， 是不是和我 ……

**于喜明** 不能说没关系。不过小航你别多心，我心里明白，这 生意上的事和工作组是两码事。

刘芳莉 小航，我们跟你商量电器行的事，全是从公司总体发 展考虑，的确有人想拿电器行亏损来说事，那也不是 冲你——

**史小航** 我知道 … …

**于喜明** 好在，这也给咱们提了个醒，好好反省反省咱们这些 年走过的路。

**刘芳莉** 从市场调查看，这两年家电行业都已饱和，想打翻身 仗也不太可能。

于喜明 最近我也总琢磨着前两年咱们是不是也太贪吃了， 总想一口吃成个大胖子。现在再看看当年和咱们一 起发展起来的那几个民办企业， 一下子全消失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真搞不懂，不过咱们得坚 持住。

刘芳莉 所以我们考虑先调查整顿咱企业内部结构；撤掉一 两个效益不好的企业。只要总公司立稳了，就不怕 大家将来没出路。咱总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

史小航 别说了，莉莉。生意没做好，交不上利润，我、我也是 绞尽脑汁，我也不想拉公司的后腿，我、我 …… (跑 下 )

**刘芳莉** (欲追)小航 ……

**于喜明** 莉莉 ……让他去吧。(沉默半晌)电器行的事你就多 操点儿心，尽快了结了吧。

**刘芳莉** 于师傅，这工作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真有点儿

想不通。

于喜明 还不是有人看咱事业发展快，眼红!甭管他，只要咱 站得直，就不怕影子歪。眼下咱们要干的事多着呢， 我还是那句话，工作组来，咱欢迎，该配合的咱们配

合，手头上的事，咱也决不能耽搁。 **刘芳莉** 不过防人之心不可无。

**于喜明** (看看房子)不知道咱们的大茶馆什么时候能再开 工?

**刘芳莉** 于师傅，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应该向上面反映反映，这 么凭白无故地对咱们 ……

于喜明 我想组织上会认真考虑的，毕竟现在不是整人的年 代了。不早了，你也早点儿回去吧。李勇这小子都 做了爹了，还那么孩子气，见到我还爱答不理哩。

**刘芳莉** 他，都三个月了，我也没理他!

**于喜明** (笑)说心里话，你们几个人，我最喜欢他。

**刘芳莉** 我看，您也是老眼昏花了。

**于喜明** (笑)回去告诉他，老于头儿说了，不理我，也甭想让 我理他。看谁拗得过谁!

**刘芳莉** 您还是自个儿跟他说吧，我可没那么大面子。

〔岳为民拎着酒、食物等上。

**岳为民** 老于啊……啊小刘同志也在呢。 **于喜明** 老岳，你这是……

**岳为民** 今儿我请客，咱俩好好喝喝，小刘也凑个热闹。

刘芳莉 谢谢了，家里还有别的事儿，先走了。(下)

于喜明 (找来两只玻璃杯)说吧，今儿咱们怎么个喝法?

岳为民 老规矩，个人承包制。来来 …… (往两个杯子里倒 酒 )

于喜明 这个少了，少了。

岳为民 好好，这样好了吧?这福根给你。 〔二人喝酒。

于喜明 啊，好久不喝还真辣嗓子眼儿。

岳为民 快吃花生米，在部队的时候你一见花生米就没命。

于喜明 那时连花生都是珍贵东西。这么一对比，如今这日 子是真好过喽!

岳为民 那是你，大老板。我们这些在衙门当差的还不是苦 巴巴的。前两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组漫画，画的是 娘问儿子长大了要干什么。儿子说要像爸爸一样做 国家干部。当娘的竟给了儿子一大嘴巴，骂儿子没 出息，说别学你穷老子，长大了一定得做大老板……

于喜明 哈哈 … … 岳为民 哈哈 … …

于喜明 这当娘的要知道这做老板的苦处，恐怕也— 岳为民 再苦也苦不过我们哪!哈哈……来，喝 ……

于喜明 老岳，这工作组……

岳为民 我今儿就是冲这件事来的。(从兜里掏出一封信)你 自己看看。

于喜明 (看信)就为这封不到五行字的匿名信 ……

岳为民 你可别小看这信，区机关里几乎所有的处室都收到 了，当头儿的还敢掉以轻心吗?这不，上面派我带工 作组调查这事儿来了。

**于喜明** 辛辛苦苦为党干了三十年，那么一封匿名信就 ……

**岳为民** 来喝，别急嘛。你，我还不了解?不怪我说你，我早 就提醒过你树大招风，你老兄又是大茶馆、珠宝店， 又是百货商场、电器行，一个海云阁还开到了深圳。

**于喜明** 家大业大难道是坏事?再说这也是我们辛辛苦苦干 出来的，一千块钱的家底发展到今天容易吗?

**岳为民** 你看你，我这不是帮你分析问题呢嘛。来，喝! 〔两人干杯。

**于喜明** 我看中国人这“红眼病”是真没救了。

**岳为民** 老兄你可是比我强多了，总经理、董事长、大老板、劳

动模范，就您这一套称呼，甭说别人，我首先眼红嘿! **于喜明** 老岳啊，别拿我开心了。

岳为民 别看我在区里当差，是要权没权，要钱没钱，屁大点 儿事都得早请示晚汇报。你这儿是一人说了算，想 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想给谁钱就能给谁，想炒谁鱿鱼 就能炒谁。

**于喜明** 老岳，你可别给我戴高帽。

**岳为民** 说真格的，再过两年一退休，谁还理我?(拿起匿名 信)说实话，这信要是只落在我手里，我也就一把火 烧了，谁知道这事闹这么大，往后这工作组的工作还 得靠老兄支持哟 …… (看看房子)

**于喜明** 这不，接到上级命令，大茶馆的工程就下马了，临时 隔出这两间办公室就先给工作组办公用。

岳为民 说实话，这回我本以为又是走走过场，你老于头儿别 人不了解，我还不了解?没想到前几天，区领导特地 找我谈话，让我们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从速从严地调 查你们公司，尤其是好好考核考核你。

**于喜明** 来头儿不小啊!

**岳为民** 可不是。来，喝!(与于喜民干杯)今儿我是把底全

亮出来了，老兄可得做好心理准备哟。 **于喜明** 明白。

**岳为民** 没想到，这回咱哥儿俩又拴在一起了。

**于喜明** 反正我是人正不怕影子斜。调查也好，考核也罢，怎 么说呢，也许还是件好事。如今，大凡干出点儿起色 的人，哪一个人也少不了被人说三道四，这回倒可以

好好帮我澄清澄清了。来，喝。 〔两人干杯。

岳为民 你呀你，十足的乐天派!你可别掉以轻心，我看高干 事他们拟草的整改调查方案，弄不好还真够你一呛 哩。你们开青年茶社那会儿，倒腾国有资产，当时就 是搞投机倒把，二道贩子行为。

**于喜明** 老岳这你可就错了，如今这叫市场流通，盘活市场。

**岳为民** 我说的是十几年前，那时候要真较起真儿来，你可是 吃不了兜着走。再说，你们公司出现亏损是怎么回 事?

**于喜明** 这个只是个别下属公司的现象 ……

**岳为民** 瞧，老于，今儿咱不谈这些，以后让高干事他们慢慢 查。来，喝，今儿机会难得。

**于喜明** 老岳，我好像听出点儿什么来了 ……

**岳为民** 怎么?

**于喜明** 不对头哇，你们这工作组好像有点儿不查出问题不 罢休的味道。

**岳为民** 你呀，别胡思乱想。到如今这地步，你还有什么不知 足的?三十年前咱们同年入的伍，第二年我当你班

· 长，第三第四年你又当我班长。

**于喜明** 你出身比我好，我老娘家里富农，你一家三代贫农。 开始大家都美慕你，领导也说要重点培养你。

**岳为民** 是啊，可恶就可恶在我大嫂，非把分家产的事闹到部 队里——不就一间小破屋吗?

**于喜明** 我看，你老婆也够厉害的。对了，当年她还没过门， 就跟婆家人干起来了。

岳为民 别提了，为了这个我只提到排级，你老兄还当了两年 连长。后来咱们又前后脚到区里工作。再后来，你 成了大老板，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可我呢不过是个 小科级。

**于喜明** 你前不久，不也提副处了吗?

**岳为民** 别提这个，反正我是里外里比不上你。来，喝!

**于喜明** 瞧你，什么话?我吃过的苦头还少吗?这不又要开 始了 ……不过我始终是那句话：人正不怕影子斜。 我倒要看看匿名信的威力能有多大!

**岳为民** 对喽!别着急嘛，慢慢走着瞧嘛。来，喝! 〔 暗 转 。

**第三幕** **第三场**

〔时间：与上一场相隔不到一个月。 〔地点：同上一场。

〔出场人物：于喜明、岳为民、高干事、李勇、蔡大中。 〔布景：同上一场。

〔幕启时高干事和于喜明在台上。

**于喜明** 请问今天叫我来有什么事?

**高干事** (倒茶)来来，老于先喝口水，这天入了秋还这么热。 老于呀，你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于喜明** 今天叫我来就是要问这个?

**高干事** 你看你，别这么气鼓鼓的。工作组进驻公司快俩星 期了，你总是不露面，不知是不是对上级领导的决议 ……啊?我们也是迫不得已，上面接到举报信就得 调查，不过是例行公事，做做样子。

**于喜明** 哮喘病又犯了，再说——

**高干事** 你呀你呀，老于，我就说你不是没觉悟的人嘛。这两 天好点儿不?不行就住院治疗，休养休养嘛。

**于喜明** 没那么严重，创建公司那会儿，比现在可厉害多了。

**高干事** 你今年也有五十五了吧?要我说，你老兄功成名就， 不如解甲归田，办个提前退休，在家享乐享乐。 一天

到晚这么奔波，何苦呢!事业是大家的，身子骨儿才 是自己的。

**于喜明** 怎么?我该做的事还没做完呢! **高干事** 什么事让你这么记挂?

**于喜明** 欢送工作组呀。

**高干事** 你……请不要拿工作组、拿上级党委的决定开玩笑， 我们是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

**于喜明** 我得把手上的权力交给我信任的人，交给广大职工 信任的人。

**高干事** 老于，你可越说越不像话了，难道上级党组织派来的 人还不值得信任吗?

于喜明 宪法规定：“集体经济组织由全体劳动者选举和罢免 管理人员”。国务院文件也明确规定：“集体企业要 自负盈亏，民主管理，经营管理人员要民主产生”。 我们公司的管理人员是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的，怎么上级党委派来的工作组就可以踢开党章、宪 法和国务院规定，闹起革命了呢?

**高干事** 于喜明，你说话要负责任!

**于喜明** 我当然负责任。请问工作组，为什么不和我这个支 部副书记、总经理商量，为什么不经过职工代表大 会，就宣布公司原有的六名副总经理一律就地免职， 党支部委员也撤的撤、换的换?这是谁给你的权力?

**高干事** 哎哎，于喜明，你还别冲我发火。我高干事向来是公 事公办，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有意见找领导 提。今儿找你来就两件事， 一是支部委员会决定取 消公司大碗茶业务，在原地改造成商厦，请你这个总 经理表态签字；二是根据上级审计结果，公司仅去年

就亏损七十九点二万元，希望你协助进一步调查。 **于喜明** 这字我不能签。

**高干事** 支部已经表决，你必须少数服从多数!

**于喜明** 刚才我已经说过，不符合党章、宪法组成的领导班 子，我不承认。

高干事 你?好，那你解释一下这七十九点二万元到哪里去 了!

于喜明 (从包中取出文案来)这是这两天我和公司总会计刘 芳莉一起整理好的账目。去年为盖深圳的大楼贷款 一千万，这个上级领导有批示，手续也齐全。此外， 我们不仅没亏损，反而赢利五十万元。有关账目全 在公司财务科的保险柜里，你们可以好好查查，刘芳 莉会协助审计人员做好工作。

**高干事** 组织上找谁协助工作是组织上的事，请您不必多劳!

**于喜明** 那自然。不过我也想问 一 下，所有账目细则全在刘 芳莉手上，不知道你们所谓亏损七十九点二万元是 从哪儿来的?

**高干事** 这……哈哈……于喜明，我再奉劝老兄一句：识时务 者为俊杰。

**于喜明** 我也奉劝一 句：歪嘴巴和尚念不出正点儿的经。 ( 下 )

**高干事** 可恶，可恶之极!

〔岳为民从里间踱出。 **岳为民** 哈哈，老高啊 ……

**高干事** 岳主任，这个于喜明也 —

**岳为民** 这就是斗争，斗争就是这样残酷。俗话说财大气粗，

这个老于头也不例外。这家伙，天生一副倔脾气，当

年街道上成立知青办，没人愿意干，不想一个于喜明 竞靠一千块钱发了家。虽说没了铁饭碗，可这上千 万的财产归他一个人指使，比咱们这些快退休的人 可强多喽!

高干事 岳主任，这县官不如现管，虽说这大碗茶是集体企 业，可说到底还不得由您主管着?我看把深圳那家 分公司划归区里管，恐怕他于喜明也没有 ……

**岳为民** 你的意思是 ……

**高干事** 这样一来，等您、我退休了，也还可以搞搞实业，发挥 余热嘛。

**岳为民** 于喜明会干?

**高干事** 咱们快刀斩乱麻，就告他入不敷出，还不上贷款，为 了大碗茶的整体利益而——

**岳为民** 老高啊，亏你想得出。不过于喜明那人可不简单，我 看还得先压住这个人的狂气，让他抬不起头来。

**高干事** 可不，动不动又是党章，又是宪法，搞得工作都没法 开展。

岳为民 首先得抓住他的问题，我就不信他于喜明这十年没 半点儿经济问题。我看咱们要发动群众，让群众来 揭发他。

**高干事** 这些年于喜明肯定没少得罪人。

**岳为民** 咱们也得防着他搞攻守同盟，那个刘芳莉我看先把 她调到深圳去。另外那些副经理、科室主任，咱们分 头谈话，必要时公司上下也可以开展背靠背嘛。

**高干事** 不过，这是不是又有点儿“文革”的味道了?

**岳为民** 不要怕。现在人们一淡“文革”全咬牙切齿的，我倒 觉得“文革”让人性中最丑陋的一面彻底坦露了。斗

争嘛，就是让人们看清别人，也看清自己的嘴脸。在 某种意义上讲，“文革”让我们认清了一大批人的嘴 脸不也很好?只要我们把握住大方向，就不会出乱 子 。

**高干事** 这倒也是。

岳为民 当领导、干部的就要学会利用群众，发挥群众力量， 不然咱们还不被于喜明这五百多号人给困死?你我 要多动脑子，打蛇就要打在它的七寸上。

**高干事** 岳主任说得极是，我看今天晚上咱们就从 …… (耳 语)这两个身上下手。

**岳为民** 好，就这么办。 〔 暗 转 。

〔灯又亮起时岳为民、高干事、蔡大中在台上。

**蔡大中** 领导找我这个老头子谈话，是看得起我，我一定有问 必 答 。

**岳为民** 蔡师傅，您别紧张，咱们就是随便聊聊。 **高干事** (端水)来，您喝茶。

**岳为民** 这些天，您听到什么议论没有啊?

**蔡大中** 我老么咔嚓眼的，眼瞎耳背，能听啥呀! **高干事** 您知道工作组进驻公司了吗?

**蔡大中** 这咱倒是知道。我正纳闷儿，好端端的来啥工作组 哇?秦华那几个小子干得不赖，为啥给罢官了呢?

**岳为民** 老高呀，你看咱们的工作做得实在不够，群众还都蒙 在鼓里呢。

**高干事** (点头)蔡师傅，这位就是咱们工作组的领导岳主任。

**岳为民** 我们进驻公司，是上级领导的指派。咱们公司里乱 得很，去年就亏损近八十万，外债高达上千万。

**蔡大中** 真的?

**高干事** 岳主任还能骗您老人家。

**岳为民** 而且公司主要领导人恐怕还存在经济问题。 **蔡大中** 你是说于喜明?

〔岳为明一本正经地点点头。 **蔡大中** 这绝对不可能。

**岳为民** 当然，我们也不愿意承认这是真的。可是既然有人 举报，我们就要查查清楚，这样既是对公司职工负

责，也是对于喜明同志负责。 **蔡大中** 不可能!

高干事 确实我们也不相信于喜明同志会有经济问题，不过 本着对党负责的态度，我们暂时假定这一问题是存 在的，希望蔡师傅多多帮助哟。

**岳为民** 首先我们和您算笔账，看每年于喜明从您身上剥削

*多少—* *-*

**蔡大中** 剥削?

**高干事** 对呀，他当年三番五次到您家，逼您为他工作，对不 对?

**蔡大中** 逼可谈不上，三番五次倒是真的。 **高干事** 头几次您都没答应?

**蔡大中** 头两次我不在家。开始我是不愿意再干， 一来岁数 大了，眼睛不成了；二来古玩玉器生意跟旁的可不一 样，万一走一次眼，几万元几十万的损失不说，毁了

自己一辈子的名声，可再也挽不回来了。 **高干事** 可您后来为什么又答应他了?

**蔡大中** 这于喜明有股子韧劲儿，一次说不通两次，两次不通 又来三次。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我又算老几

呢?再说于老板为的还不是那帮知青，再不答应于 老板，我这张老脸也没地儿搁喽。

**岳为民** 当初他答应给您多少工资?

**蔡大中** 好像是百八十块，那时候钱可值钱喽，怎么,你们以

为我是贪这点儿钱财? **高干事** 这 … …

**蔡大中** 我还没退休，不少个体贩子就找上门来，许诺一月上 千块钱，我都没答应。钱是什么?钱是混账王八蛋!

**高干事** 您别激动。

蔡大中 我不是激动，这是我爹常说的，干我们这行要是看中 钱可就容易走眼。每天从我们手上过的何止十万、 百万，想要“眯”下来也不难。这百八十块不过是于 老板的一点儿心意罢了，我就是看在他对知青的一 片真心上，才答应他的。

**岳为民** 可是您知道，他每月从您身上挣到的可是几万甚至 几十万!

**蔡大中** 这个我知道。于喜明要不是为了挣钱，请我干什么? 他常说挣得越多越好。

**高干事** 多贪得无厌!说下去，蔡师傅。 **蔡大中** 没了。

**岳为民** 那从深圳买黄金首饰的事，您可清楚? **蔡大中** 是我亲手操办的。

**高干事** 当中有没有不合手续的地方? **蔡大中** 没有。

**高干事** 蔡师傅，这您可得想仔细些。 **蔡大中** 没有，确实没有。

**高干事** 这可是走私黄金的大案。

**蔡大中** 我说你这位同志怎么把人总往坏处想?这桩生意我 知道，公对公，样样手续齐全。

**高干事** 好像深圳分公司执照是作废的，对不对?

**蔡大中** 是到期了，可工商局的同志知道这回事，还备了案， 允许我们进货。

**高干事** 工商局怎么说我们不管，执照过期就是作废，无照经 营就是非法。

**蔡大中** 你怎么不讲理呀?明明是合法的买卖——

岳为民 蔡师傅您先别着急，是不是非法，现在还不能下定 论。我问您两个问题，请您只作客观回答，“是”或者 “不是”——当时深圳分公司的执照是否到期?

**蔡大中** 是 。

**岳为民** 是不是没有及时更换?

**蔡大中** 是，可是那是因为 —

**岳为民** 您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总公司是否通过深 圳分公司进了大批黄金首饰?

**蔡大中** 是 。

**岳为民** 谢谢您的合作，今天咱们的谈话就先到这儿。

**蔡大中**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我可真糊涂了。于喜明可是个 好人，你们可不能……

**高干事** 您放心吧，蔡师傅，咱们开始不是说好是“假设”嘛。 我们是上级派下来的，怎么能坑害好人?

**岳为民** 我相信，您一定相信组织。

**蔡大中** 这当然，可是……

**岳为民** 您先早点儿回去休息，今晚上的谈话内容可不能告 诉别人哟，这是纪律。老高，送一下蔡师傅，让司机 开车送到家里。

**高干事** 请，蔡师傅。

**岳为民** 您走好，我还有事不远送。今后还希望您多配合我 们工作。

**蔡大中** 好，好。(与高干事同下)

〔岳为民很得意地呷上一口茶，还拢了拢头发。高干 事回屋。

**高干事** 怎么样，岳主任?

**岳为民** 有那么点儿意思。待会儿，那愣小子来了，咱们 …… 瞧，来了。

〔李勇上，东张西望。 **岳为民** 小李，快进来坐。

李 勇 大主任，找我有何贵干?

**岳为民** 我先告诉你一个喜讯，支部会决定恢复你车队队长 的职务，享受科室副主任级待遇。

李 勇 哟，这是怎么说的，于头儿也没跟我说一声。 高干事 岳主任亲自通知你这个喜讯，还不是一样。

李 勇哪里，要说官衔还是岳主任大，按说我该感激才是， 可我偏偏有个毛病，谁撤的我，就得让谁再——

岳为民 好，有骨气，我就喜欢这样的年轻人!你放心，这是 支部的决定，老于已经同意了。听说你的外号叫霹 雳火，好得很!干事就得有股子火爆劲儿。名如其 人，今后可一定不要辜负领导的期望，多协助领导搞 好工作。

李 勇 这没问题。只要我想做的，就没有做不到的。 **岳为民** 好，这么好的年轻干部，我们没有理由不用。 **高干事** 那是那是。

**岳为民** 我看有些人就是“私”字当头。有不同意见有什么关

系?大家多探讨，怎么能动不动就撤职，搞打击报复 呢!我岳为民是岳飞的后代，祖祖辈辈一个“忠”字。 我名叫为民，也就是一切为人民的意思。这次上级 派我们下来工作，就是帮助公司五百多名职工认清 方向，争取更大的发展，同时扫清那些改革的绊脚 石。今天找你来好好聊聊，我把心里话掏出来了，也 希望你能说出心里话。

**李** **勇** 那自然。

**高干事** 工作组来了之后，大家有什么议论没有?

李 勇 都说是鬼子进村了。

**高干事** 你们骂谁?

**李** **勇** 没骂谁，不是让我说实话吗?

**岳为民** (不满地看一眼高干事)对，这样就好。群众不理解 我们，小李，你可得多宣传哟。你是公司的元老了， 情况你最了解，有人说你们公司里对个别领导人意 见很大?

**李** **勇** 你说的是不是于喜明?

**岳为民** 哎，咱们说话可不能没有根据——小李呀，对谁有意 见你都可以提出来，作为领导，我们会保护你的。

李 勇 要说于喜明，我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老顽固，自高自 大，好高鹜远!我有什么过错，不就五百块钱回扣 嘛，比有的人报的旅游费少多了—

**高干事** 这你就不要提了。 **岳为民** 老高，先听小李讲。

**李** **勇** 于喜明这个人最好大喜功，当年他也不知道从哪儿 看中了一种塑料电筒， 一进就是几万只——万一卖 不出去，我们这帮知青还不都得喝西北风?

岳为民 不瞒你说，小李，当年那批电筒是我介绍给他的。我 就看不惯他那股狂气和瞎折腾劲儿，本想让他进些 积压货，赔次本，杀杀他的狂气。可谁知道，他搞什 么代销，居然……

李 勇 一朝得势，朝朝找不着北，看谁都不顺眼。我也是瞎 了眼，怎么跟他了?当时公家不许国营商店给我们 茶社供货，以防国有资产外流，可把老于头儿给气坏 了。要不是哥儿几个路子多，帮他，他只有喝西北风 的份儿了。没想到得了势，竟什么情意都不顾，拿我 开刀。

**高干事** 让国营商店停止供货，也是咱岳主任的指示。岳主 任也是好心，怕他于喜明背个倒买倒卖的罪名。

**岳为民** 哪里算什么指示，不过打声招呼罢了。于喜明出了 问题，我们当领导的不得一起遭殃?对了，十年前他 还擅自提高茶叶档次，搞不正当竞争，对不对?

〔李勇哈哈大笑。 **岳为民** 小李，你笑什么?

〔李勇仍大笑不止。

**岳为民** 你笑什么?怎么了小李?(也跟着干笑起来)

**李** **勇** 你们还想让我揭发老于头儿有经济问题，对不对?

**高干事** 小李，我们希望你能和我们站在一个阵营里。 **岳为民** 我们不会亏待你。

**李** **勇** 姓岳的，我李勇还真没看错人! **高干事** 说话客气点儿，小李。

**岳为民** 没关系，我喜欢他这豪迈爽快劲儿。

**李** **勇** 行了，别玩假招子了!告诉你，我早就觉得你不是什 么好东西。你看不起知青对不对，见我们发展快你

又嫉妒对不对?可惜你的如意算盘永远打不响! **岳为民** 你、你，小李子，你怎么又倒打一耙呀?

**高干事** 小李，你可别不知好歹，是于喜明撤了你的职，火别 发错了地方。

**李** **勇** 老于头儿为五百块钱骂我，撤我的职，我是不服气。 我不服的是像你们这样胡作非为、贪得无厌的家伙 居然能逍遥自得，居然能安安稳稳地骑在我们头上 拉屎!我就不服比我可恶的人有的是，为什么就没 人管!

**高干事** 李勇，你不要无理取闹!

**李** **勇** 你他妈少说话，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高干事** 岳主任，你看他这是什么态度?李勇，你要自负后 果!

**李** **勇** 我们于头儿没给你报销旅游车票门票是吧?我们于

头儿把你那閨女开除了，是吧?

**岳为民** 李勇你不要瞎搅和，这是两码事。

**李** **勇** 两码事?好，我问你，我们公司好端端的，你们跑来 干什么?

**高干事** 我们是上级党委派下来的。干什么?你们这里问题 严重!

**李** **勇** 算了吧，我看你们是得红眼病了。老于头儿是有他 的毛病，可他一不色，二不贪，人正品高，我霹雳火早 就服了他这个人了。怎么,就凭你们这俩爪牙就想 整老于头儿?

**高干事** 你把嘴放干净点儿!

**李** **勇** 不让我骂人可以，你们少做混蛋事。

**岳为民** 李勇，你小子不知好歹，我宣布撤你的职!

**高干事** 李勇，你再血口喷人，就把你关起来。

李 勇 (抓住高干事大笑)关我，小子?我生平最恨狗腿子， 我他妈让你丫满地找牙 …… (欲打)

**高干事**(挣脱，躲到岳为民身后)你打人，打人犯法，你敢打

*人……*

**李** **勇** (追打)我打的就是你……

**岳为民** 李勇，我把你拘起来! 〔 暗 转 。

**第三幕第四场**

〔时间：与上一场相隔半个月。 〔地点：与上一场相同。

〔出场人物：于喜明、蔡大中、张秀玲、梁巍、赵毅红。 〔幕启时于喜明和蔡大中在台上。

**蔡大中** 我真是老糊涂了，七绕八绕就让他们给绕进去了。

**于喜明** 蔡师傅，没您老的事，您就放宽心吧。他们断章取 义，早晚难自圆其说。咱们人证物证都在，还怕他不 成?

**蔡大中** 话是这么说，可我心里头 …… **于喜明** 蔡师傅，我问您一句话。

**蔡大中** 尽管问。

**于喜明** 您信不信我?

**蔡大中** 小于子，你这是哪里话?我怎么不信你?不信你，我 还拖着这埋在土里的半个身子跟着你干?

**于喜明** 这就是了。蔡师傅，既然您相信我于喜明，就应该相 信没人能整倒我。

**蔡大中** 我相信。

**于喜明** 那您老就放宽心。 **蔡大中** 哎，好，好。

于喜明 我知道，您这次为我受了委屈，不知实情的人还怪罪 您做伪证。是我害了您，我这儿给您赔罪了。(鞠 躬 )

**蔡大中** 哪儿的话。于老板，有你这几句话，我这心里就踏实 了 。

于喜明 梁巍那混小子，不分青红皂白居然敢数落师傅，您放 心，我来教训他。

**蔡大中** 哈哈，不用不用，他心眼儿直，我明白他。

于喜明 时候不早了，您早点儿回家歇歇吧。从明天起，您可 别再找工作组的人了。

**蔡大中** 我就是想把事情跟他们整明白，他们不能凭空捏整 好人。

〔张秀玲拎着饭盒上。

张秀玲 老头子，你果然在这儿。蔡师傅也在呢，吃了没? 蔡大中 吃了，吃了。怎么你还没吃?

张秀玲 他刚从深圳赶回来，家门还没进呢。要不是司机班 的小张告诉我，我还不知道呢——快趁热吃吧。

**于喜明** 好，好。唉，小老虎睡了? 张秀玲 早睡了。

于喜明 (冲蔡大中)是李勇他们的儿子。不想岳为民他们还 真动真格的了。李勇为了我，让他们给拘起来了，芳 莉又被差到深圳，可怜小老虎没人带。(问张秀玲)

秦华有消息了没有? **张秀玲** 没有。

**于喜明** 这叫什么事!都什么时代了，还搞什么隔离审查，连

地点都不敢公开。有种就直接冲我来嘛!

**蔡大中** 这帮人早晚要遭报应的。

**张秀玲** 老头子，你就听我一次吧!咱们办个提前退休，在家 好好享两天清福不好嘛。

**于喜明** 真金不怕火炼，人正不怕影子斜。我呀身子骨儿还 算硬朗，有的是活干呢。

**蔡大中** 这上级领导也是的，直接下来听听群众反映，不就一 通百通了吗?偏偏信那匿名信。

**张秀玲**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天天累得夜里直哼哼，还有人 硬住他头上扣屎盆子。我真想不通!

于喜明 记住，只要你想干点儿事业，哪能不得罪人，哪能没 个把告黑状的?当初卖大碗茶的时候，他们想不到 我能当劳模，当人大代表，当这么大企业的总经理。 眼下，见我有荣誉了，他们红眼了，整我又不直接冲 我来，这本身就是心里有鬼嘛!

**张秀玲** 你也别往心里搁，大不了咱不当这总经理、这劳模什 么的。

**于喜明** 是呀，我也不止一次这样想。特别是让秦华、李勇他

们这些小年轻为我受罪，实在是…… **蔡大中**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

**于喜明** 可是不想不成呀。这次工作组可不仅仅是冲我于喜

明来的，要是那样，我办个退休也就一了百了了。 **蔡大中** 怎么?

**于喜明** 他们是惦记上咱们深圳的大厦了。 **张秀玲** 你这次赶去深圳就是为这事?

**于喜明** 他们为了给自己找条后路，居然想坐收渔利，把深圳

大厦没收。

**蔡大中** 他们凭什么?

**于喜明** 还不是手里有点儿权力，一会儿说咱们公司亏损，入

不敷出，还不了贷款；一会儿说产权有争议；一会儿 又说当年上级领导只是会议上做的口头决定，不算 数 。

张秀玲 这不是无理搅三分吗?

于喜明 我这次赶往深圳就是把这些证明给带回来，领导的 决议咱们也有会议记录，有没有还贷能力这是银行 早就肯定了的事情。

张秀玲 蔡师傅，你看到了吧，他又来精神了。

于喜明 我就不信正不压邪。这深圳大厦是咱们五百名职工 的财产，是大家十几年血汗的结晶，我怎么能随随便 便拱手让人呢?我怎么能拿集体的利益换取个人的 苟安?

蔡大路 说得好啊，于老板。

张秀玲 先快吃饭，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 梁巍 、 赵毅红上 。

梁 巍 蔡师傅，可找死我们了。

赵毅红 于头儿，大婶，你们也在啊? 梁 巍 您回来得这么快?

赵毅红 这不才是咱们于头儿的风格嘛。 于喜明 这丫头。

梁 巍 我看工作组现在肯定还在去深圳的路上呢。

赵毅红 那个高干事让霹雳火打掉了下巴，居然还去深圳搞 调 查 。

梁 巍 这不总算又赶上一回公费旅游。

蔡大中 小梁子，你们找我什么事?

梁 巍 ( 偷眼看看于喜明)这个……

于喜明 用不用我回避一下，让你们师徒好好聊聊?

**赵毅红** 我们也不瞒您，我们搞个集体上书，让上面好好看

看，您在群众眼中是什么样的人。 **于喜明** 这样做 ……

梁 巍 我们就知道您要反对，所以不想告诉您。不过现在 您知道了也没关系，这是民意，是大家伙儿的意见， 您想管也管不了。

**赵毅红** 本来我们只是想在职工代表中征集签名，没想到差 不多是全体职工签了名。

**蔡大中** 来，赶快把我的签上。(签完字，递给于喜明) **于喜明** (万分激动，哽咽)这，这……

**张秀玲** (擦眼泪)老头子，你这是怎么啦?除了爹妈去世，这 是我见到的第三回。

**赵毅红** 于师傅，您为我们做了那么多，牺牲了那么多，这点 儿是我们应该做的。

**于喜明** 我……我于喜明承受不起呀!

**梁** **巍** 于头儿，您忘了，您不是常说改革就要有牺牲?我们 这点儿和您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

于喜明 谢谢大家。这一个多月来，工作组总想逼我承认点 儿错误，可我总是说我没错儿。谁能无过?我不是 个圣人，说实在的，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本身上的毛 病不少。可我不能承认，承认了他们也就有了话柄， 他们就会想法儿夺走咱们的企业，咱们的家。起先 我还担心大家会说，这于喜明怎么明明知道自己有 错儿就死不承认呢?今天，我放心了，我也希望大家 放心：我于喜明一定能挺住， 一定会护好咱这个大 家!

赵毅红 于师傅，您可得多保重。

于喜明 ·我倒没什么。他们越是希望我走，希望我下台，我还 越是板上钉钉，绝不离开这大茶馆一步。老婆子，待 会儿帮我把铺盖拿来。

**张秀玲** 老头子，你这是……

**于喜明** 老婆子，听我的。再说李勇、刘芳莉、秦华为了我，没 少受罪，我这点儿算得了什么?

**梁** **巍** 您别着急，李勇、秦华那边我们也在想办法，只是没 想到这工作组竟会采取这种做法。

于喜明 是啊，改革必然要触及个别人的利益，他们会不失时 机地兴风作浪。有党中央、国务院改革、开放、搞活 的大政方针，有人民群众的支持，谁想阻挡时代的洪 流，犹如螳螂挡车。我相信，我是个什么角色， 一定 会一清二楚!

**梁** **巍** 于头儿，我们是舍命陪君子，跟着您干到底了! 〔切光。幕落。

**尾** **声**

〔时间：第二年中秋节。 〔地点：同上一场。

〔出场人物：于喜明、张秀玲、蔡大中、秦华、梁巍、赵 毅红、李勇、刘芳莉及他们的儿子小虎、公司职工若 干及他们的家属。

〔布景：大场景同第三幕第一场，两间临时办公室已 被拆除。整座茶馆古色古香，而又不失华丽，尤其是 中央的舞台更为醒目， 一派喜气，匾牌上扎着大红绸 子 。

〔幕启时梁巍、赵毅红等人端茶倒水在招呼着。于喜 明、张秀玲、蔡大中、李勇一家互相招呼落座。钟声 响起，大家鼓掌欢呼。

**于喜明** (走上舞台)我宣布京都大茶馆正式开始营业，咱们

以茶代酒先干了这一杯! 〔鼓掌、欢呼声。

**于喜明** 当年咱们开青年茶社的时候，就梦想着能建造一个 这样的大茶馆——

**李** **勇** (插嘴)那时候说是茶社，其实就是练地摊。 〔大家笑。

于喜明 确实。这十几年来的风风雨雨，艰难困苦，只有我们 自己知道。当年青年茶社开张的时候，我从心底里 希望上级领导能够出席，为咱们打打气，垫垫底，可 他们一个没来。这些天不少领导关心咱们，希望咱 们的开张典礼搞得热闹一些，有的还提出来要出席 这个开张典礼。可我再三考虑，一切从简，咱们关起 门来，自家庆祝。各位家属，你们既是这大茶馆的主 人，也是咱们今天的贵宾，我代表公司职工感谢你们 对大碗茶的支持、关怀!没有你们，就没有大碗茶的 今天!这第二杯就为你们干杯，谢谢!

**梁** **巍** (拉住李勇和刘芳莉)不行、不行，你们俩得喝交杯 酒。

〔掌声、欢呼声。

**于喜明** 咱们是卖大碗茶起家的，能发展到今天靠的是什么? 首先靠的是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值得庆幸的是， 我们勇敢地成为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我们走在了 改革者的前列，也成了改革开放的受益人。第二就 是我们有一本很好的生意经，如果这也能叫生意经 的话。开茶社也好，办百货也好，进琉璃厂也好，闯 深圳也罢，全得益于这二分钱一碗的大碗茶。是它 给了咱们启示，那就是群众需要什么,咱们就干什 么。现在咱们的大碗茶还卖二分钱一碗，是挣不到 什么钱，但是只要有群众还需要它，咱们就永远卖下

去。这就是我们的生意经，我们的大碗茶精神! 〔 掌 声 。

**于喜明** 的确，我们也走过一些弯路，摊子铺得太大，缺乏科 学管理，制度还不够健全。但是我相信在大家的努

力下，咱们的大碗茶一 定会香飘万里!让我们为大 碗茶辉煌的明天干杯!

〔掌声、欢呼声。

**于喜明** 下面文艺演出开始，我这个票友呢，先现个丑，来 一

段《甘洒热血写春秋》。 〔掌声、欢呼声。

〔于喜明满怀激情地唱起来 …… 〔掌声、欢呼声。幕落。

**——剧** **终**

**春** **秋** **魂**

吴双潘伟行杨作玖 张之一

千古忠贞千古仰， 一生清醒一生忧。

——屈原衣冠冢墓志铭

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 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

— — 狄德罗

吴双，男，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文联副主席，二级编 剧；曾创作话剧《难醒的梦》、电影《黑面人》、电视剧《法官潘 火中》等。

潘伟行，男，广州话剧团一级演员，广东省剧协主席团成员； 曾创作话剧《虎狼在前》、《基度山恩仇记》、《海上缉私队》等。

杨作玖，男，云南省话剧团编剧；曾创作《同在蓝天下》、 《徐洪刚》等。

张之一，男，云南省话剧团编剧；曾创作话剧《华佗》、《边 寨黎明》等。

人 物 表

屈 原 - — 执 著 理 想 、 宁 折 不 屈 、 人 格 辉 煌 的 诗 人 。 灵 秀 — — 忠 贞 、 智 慧 、 沉 静 的 少 女 。

南 后——柔媚骄横的贵妇，私重情浓的母亲。

张 仪——执著目的、不择手段、多谋善辩的政治家。

诚 实 — — 虽有诚实却无坚贞的人。

怀 王——志大胸狭、喜怒无常的君王。

靳 尚——追逐权力的奴隶，身居高位的小丑。 子兰 — — 富有的穷人，可怜的王孙。

灵 慧 — — 殉葬的生灵。

众纤夫、渔夫、礼官、众权贵、侍从、众大臣、曾侯家的 老夫人和族人、士兵、众百姓、里正、殉葬女、老妇、孩 子、百姓头、刀斧手、侍卫、卫士。

(一)

时 间：公元前约二八六年。

地 点：郢都 城外，长江大堤前。

〔幕启。铅似的浓云，莽莽的江水浑天浊地。

〔悲凉高亢的号子声中，拖舟上水的纤夫们背负着重 荷，艰难地前行。

〔屈原踽踽独行，由远及近。他失魂落魄地在纤夫中 穿行，时而仰首望天，时而低头长叹，终于昏倒在地。 〔众纤夫围上，救助屈原。

**纤夫甲** 喂，喂，醒醒，醒醒。快拿水来!

**纤夫乙** (拿来水，倾入屈原口中，洒在他的脸上)他是谁? **纤夫甲** 不知道。

**纤夫乙** 他怎么了? **纤夫甲** 谁知道!

**纤夫乙** 别管他，我们走吧……

**纤夫甲** (吼)滚!(依旧笨拙地救护屈原)醒醒，你醒醒 …… 〔灵秀、诚实呼喊着“先生!”“老师!”寻找而来，见状， 急忙冲上扶起屈原。

**灵** **秀** 先生，先生……

诚 实 老师!灵秀姐，老师怎么了? 〔屈原醒来。

屈 原 我怎么了?哦，摔倒了 ……

灵 秀 (指纤夫)是这位大哥他们救护的您。 **诚** **实** 老师，我们一直在家等您……

屈 原 (站起来)这位大哥，如何称呼? **纤夫甲** 什么称呼，背纤的。

**屈** **原** 背纤的……多谢了。

**纤夫甲** 您多保重，我们要走了。 〔众纤夫下。

灵 秀 先生，您怎么不回家?发生了什么事?

屈 原 (自语般地)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为什么! 诚 实 老师，我来扶您回家……

**屈** **原** 回家?(纵情苦笑)

〔灵秀惊异地看着屈原。

屈 原 ( 对诚实)去把我的诗稿取来，我们没家了。 诚 实 (顺从地)是，老师。(急下)

灵 秀 老师，您……

屈 原 (吟出《离骚》句)

奔走呼号为楚兮， 洁身自好反为祸。 指九天以为证兮， 初衷不改任评说。

灵秀，你懂吗?灵慧她…… 灵 秀 先生，您什么都别说了，我懂。 屈 原 你懂?

灵 秀 先生，我们上哪去?

屈 原 随着风，驾着云，踏着尧舜的足迹，去寻去找，天下总 该有一方容得下我们的净土。

**灵** **秀** 能找到吗?

**屈** **原**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一渔夫披蓑笠，似已来了一阵。 **渔** **夫** (失声笑吟)沧浪江水清又清

好洗我的头巾。 沧浪江水浊又浊， 好洗我的泥脚。

(对屈原笑着、唱着，走了) **屈** **原** 他在唱什么?

**灵** **秀** 他唱的是人间世事。

**屈** **原** 不，他在笑我……他在笑我分不清清浊。 **灵** **秀** 没有，先生……

**屈** **原** 等等，让我想一想，想一想……难道十天前我真不该 救下灵慧?

**灵** **秀** 先生 …… (不忍说)

**屈** **原** 你说呀!难道真是我错了? **灵** **秀** 我……说过了，可您没错。

〔 收 光 。

(二)

时 间：第一段十天前。 地 点：左徒府前大街。

〔喧天的鼓乐声、人群的哭嚎声中，灯光渐亮。 〔诚实和灵秀急上。

**诚** **实** 灵秀姐，你看，那边来了一支送葬的队伍……咦，那 边怎么又来一支送亲的队伍?灵秀姐，你怎么哭了?

**灵** **秀** 你难道看不出来?这是殉葬啊! **诚** **实** 这就是用活人殉葬?

〔两支队伍汇合了，慢慢走向台中，停下喜轿。灵秀、 诚实急下。

礼 官 (高呼)行礼!一拜、二拜、三拜，起灵。 〔诚实、灵秀冲上。

诚 实 等一等，你们等一等…… 〔屈原急上。

屈 原 停止这种惨无人道的殉葬! 〔众人停住。

屈 原 (走向喜轿，对殉葬女)起来，孩子，难道你是自愿把 青春奉献给曾侯?难道你迷恋那豪华的坟丘?

〔殉葬女不知所措，惊恐地摇头。

**屈** **原** 那好，起来，跟我走!(拉殉葬女走)

〔 众哗然 。

灵 秀 先生，不能，不能啊!

屈 原 与其为这无辜的生灵痛惜流泪，不如立即制止这种

惨无人道的陋习常规。

礼 官 左徒大人，你这是干什么? 屈 原 礼官，我要带走这个姑娘。

礼 官 ……那怎么行，她是曾侯的殉葬品…… **屈** **原** 她是个有灵性的人!

**权贵甲** 用生灵殉葬是神圣的祖制。

**权贵乙** 它早已镌刻在不容侵犯的钟鼎。 **权贵丙** 用生灵殉葬是天经地义的。

**屈** **原** 有这么多的金银珠宝，难道还填不满一个王侯的虚 荣心，非要让拥挤的墓穴，再去吞噬一个无辜的生 命。

〔靳尚从人群中挤出来。

靳 尚 对，对，左徒大人说得有理，用生灵殉葬确实是惨无

人道的陋习……可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呀。 众 人 (喧哗)对呀。

靳 尚 左徒大人，不让曾侯用生灵殉葬，他们庞大的家族恐 怕不会答应。

众 人 (怒潮般地吼起)不答应，我们不答应!

〔曾侯家的老夫人走向屈原。

**老夫人** 左徒大人，曾侯是两朝元老，功盖千秋。这个女子是 他生前最喜欢的舞姬，求求你让她跟曾侯去吧。

屈 原 老夫人，左徒多有冒犯。曾侯大人，国家元老，功盖

两朝，理应厚葬。可是，老夫人，您看看，这个孩子尚 且年幼，倘若她也是曾侯的家族，您也舍得把她活活 地埋葬吗?

老夫人 (语塞，突然跪下)左徒大人，我求求你了，我们曾侯 的家族求求你了 ……

〔曾侯家族纷纷下跪、哀求。

靳 尚 左徒大人，这样下去恐怕要出事呀!(对礼官)起灵， 起灵!

礼 官 ( 抓起殉葬女)起灵!

屈 原 慢!大王已授命于我制定《宪令》,我已把废除殉葬 写入……

灵 秀(急忙制止)先生，记住您和大王的约定。为了千秋 大业何妨有一两次小小的进退。

屈 原 如果连眼下一个美好的生灵都任其侮毁，还妄谈什 么天下百姓的安危!(转向众人)礼官，你们想要用

这个姑娘殉葬，必须从我的尸体上踏过!

〔众人乱。年轻气盛的权贵乙忍无可忍冲出。

**权贵乙** 屈原!不要以为你赢得大王的恩宠，就可以肆意横 行，我这把宝剑早就想在你身上捅个千疮百孔!

屈 原 来吧!(迎上) 〔众人稍退。

**屈** **原** 孩子，走! 〔众人阻止。

屈 原 (对众人)此事在大王那里我定有交待。曾侯的家 族，我愿以重金将此女赎买。否则我等着你们来血 洗我的家宅!(下)

〔收光。光圈里只留下张仪、靳尚。

张 仪 一场好戏啊，可惜结局令你心中不快。 靳 尚 张仪大人，刚才为什么你一言不发?

张 仪 我是秦国的使节，这是你们楚国的内政，我能说什么 呢?不过你可曾留意刚才屈原说的大王授命于他制

定《宪令》…… 靳 尚 《宪令》?

张 仪 对，《宪令》!它才是这盘死棋中的活眼。

靳 尚 可恨屈原这狂徒，他和大王有莫逆之交，满朝文武也 拿他无可奈何。

张 仪 因为你们的满朝文武，不过是些目光短浅的庸碌之

辈，只知在方寸之间争长夺短。 靳尚你 … …

张 仪 可上官大人却是有胆有识，敢作敢为，可以担当统领 群臣的重任。

〔二人会意地笑了，收光。

〔光起。左徒府庭院。

〔灵秀在为殉葬女改制衣裳。殉葬女在打扫庭院，呼 吸着自由的空气，不由得与花中的蝶和树上的鸟嬉 戏起来。

灵 秀 (笑)来，衣服改好了，试试看合不合适。

〔殉葬女穿上灵秀为她改制的衣裳。 灵 秀 嗯，喜欢吗?

〔殉葬女点头，施礼。 灵 秀 快别这样!

〔屈原上。

屈 原 (见状)孩子，你的家在哪里?

〔殉葬女摇头。

屈 原 你的父亲和母亲呢? 〔殉葬女摇头。

屈 原 那么……你叫什么名字? 〔殉葬女摇头。

屈 原 原来你只是曾侯府上一个拍手即来挥手即去的无名 的舞姬。我要给你起个名字，孩子，起个人的名字。

(思忖)就叫你 …… (看见灵秀)对，就叫你灵慧。 **殉葬女** 灵 … … 慧?

屈 原 对，生灵的灵，聪慧的慧。 灵 秀 灵 慧 。

**殉葬女** (惊喜地回首)我有名字了，我叫灵慧!(转身向屈原 拜倒)

屈 原 (急忙上前扶起)起来，快起来。小小的年纪不该有 这么多的眼泪，你应当欢笑，应当歌唱，应当舞蹈。 (为灵慧拭去泪水)来，笑吧，跳吧……

〔音乐起。灵慧舒展地起舞， 一女声唱起《生灵之 歌》:

“我看到了，看到了。

绿树，橘花，破土的嫩芽； 蓝天，白云，春天的太阳。 我听到了，听到了。

欢声，笑语，灵魂的歌唱； 涛声，纤歌，生命的呼唤。 啊 ……

灵魂的歌唱，生命的呼唤。 破土的嫩芽，春天的太阳。”

〔屈原浸沉在这生命的舞蹈中。

灵 秀 先生，您实在不该截下这个舞姬授人以柄。

屈 原 她是个多么美好的生灵，她就是活生生的《宪令》。 灵 秀 可是为了先生您的理想 ……

屈 原 如果连眼前这么美好的生灵都不能拯救，还妄谈什 么理想。

灵 秀 不知为什么,先生，我怕，怕呀! 屈 原 你怕?

灵 秀 我总觉得有一个幽灵在盯着你。它很美，可又很恶，

它来了 ……

〔另一光圈渐亮，南后幽幽而来…… 〔屈原、灵秀的光圈渐暗。

**(三)**

时 间：同第一段。

地点：长江大堤前。

〔亮着的光圈里南后幽幽地远望着。 〔屈原的光圈复明，子兰代怀王送行。

子 兰 老师，父王特意命我赶来，让我转告您他依然是您的 朋友。震怒平息之后，他已经不想再放老师离去，可 是，自《宪令》公开以后，他也无法遏制满朝犹如决堤 的狂流。他希望您多多保重，一路顺风……

屈 原 顺风?哈哈，岂有风顺之时? 子 兰 老师，灵秀姐……

〔南后走近。 南 后 子兰。

子 兰 ( 惊恐垂首)母亲!

南 后 (嗔怒)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成人，像个君王的后代? 立即给我回宫去!

子 兰 是父王让我来为老师送行的。

南 后 你心目中还有没有我这个母亲?回去!

〔子兰走出几步，又回首依依不舍地望着灵秀，然后

含泪奔下。

〔南后旁若无人地昂首定立。 **南** **后** 你们都可以走了。

〔众人退下。南后优美地转身向前走了几步。

南 后 连招呼都不和我打一个。(猛转身)为什么用这种奇 特的目光注视着我?

屈 原 (自语般)实在是一个无比娇美的女人。 南 后 你……现在才知道?

屈 原 可为什么里面包藏着如此狠毒的心肠?

南 后 因为你激怒了我。我虽然是大王的爱妃，有着享不 尽的荣华富贵，可我的灵魂是孤独的，我的感情是寂 寞的。在变化莫测的宫廷里，我的未来又是无依的。 所以我依托你，企求你，期盼你。我的美貌打动过无 数的男人的心，可我不是下贱的女人，我的才智受到 过你的称赞。灵均啊，为什么你……你……偏偏对 我疏远、对我冷淡?

屈 原 大王于我有知遇之恩，我不该，我不能，我也不愿



南 后 可是如今大王背弃了你。

屈 原 那是因为受了你们的蒙蔽，他会回心转意。

南 后 ( 一 阵冷笑)……你这是作梦，张仪已经应许秦国割 让六百里土地，大王也答应了和秦国结盟。你惨淡 经营的合纵大业，也变成了一场梦。

屈 原 (震惊)怎么会这样?

南 后 因为你过分的倔犟，也因为你愚蠢的善良，你把张 仪、靳尚之流当作了落难的羔羊，却嘲笑我的真情， 侮毁我的人格……

**屈** **原** 不，我没有…… **南** **后** 你不要狡辩了!

**屈** **原** 好，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可你不能为个人的私欲就 不顾楚国的兴亡!

**南** **后** 楚国?(冷笑)我就是楚国! 屈 原 你?

南 后 对，我!别忘了，君王的权柄有时是握在我手上的! 不过……我也能平息大王的愤怒，也可以为你铺平

理想的通途。 屈 原 哦 … …

南 后 只要你辅佐子兰接替太子，只要你慰藉我的孤独，只 要你 … …

屈 原 听任你的摆布?和你们结为朋党?为权贵们去谋权

争利?置国家和百姓于不顾?不，决不! **南** **后** 那你的理想?

屈 原 理想固然可贵，可怎么能让灵魂作为代价?人的心 灵应该是一片净土。

**南** **后** 你……可惜呀!(招呼侍从)

〔侍从捧上《宪令》,退下。

**南** **后** 你撕碎的《宪令》,我已着人修补完好。仔细地拜读 了一遍，我还是忍不住赞赏你的才华。

**屈** **原** (摇头)那里倾注的是心，是血!是意志和胆量……

**南** **后** (笑了)唉，你这么聪明的人原来真痴 **屈** **原** 我痴?

**南** **后** 对，痴!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你的《宪令》牵动着 满朝文武的命运、达官贵人们的前途，你的《宪令》在 为他们挖坟，你还以为这是胆量。可笑啊，哈哈……

屈 原 · 可我是为了国家 ……

南 后 哈哈，国家?谁要你为国家?睁开眼看看吧，谁不在 为自己?为了他们自己，他们偷你的《宪令》,抢你的 《宪令》,毁你的《宪令》;为了自己他们比你还疯，还 狂!你难道没看见他们的血盆大口、尖牙利齿?他 们恨不得连你的骨头都嚼碎……你懂了吗?

**屈** **原** ……我不明白。

南 后 难怪你痴!你为什么要拒绝封赏?为什么要罢官、 废爵?权贵永远是权贵，贱民永远是贱民……居然 还去抢夺曾侯的殉葬女!

屈 原 不!那是一个活的生灵啊。人永远都是人!应该平 等。

**南** **后** 那是你的梦!带着你的《宪令》作你的梦去吧!(掷

下《宪令》下)

**屈** **原** 梦?不，这不该是梦…… 〔 收 光 。

(四)

**时** **间**：前一段九天前。 地 点：楚王宫。

〔楚王宫大殿。踌躇满志的怀王拥着南后观赏歌舞， 众臣端坐两厢。

**众大臣** (齐上)恭贺大王六国会盟成功，大王荣任纵约长。 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怀** **王** 哈哈哈，好，平身。 **众大臣** 谢大王。

〔南后舞蹈。 **众大臣** 好 ! 好 !

怀 王 哈哈哈哈，翩若惊鸿兮舞姿妙，难怪孤家兮恋细腰。 (对屈原)爱卿，你以为怎么样?

屈 原 南后起舞，确有一种超凡入圣的神韵，每每让人摇魂

荡魄，激发心底的诗情。 怀 王 好!聘驰你的诗情。

〔南后边舞边与屈原进行了一段心理对话。

南 后 明明你目光里激情涌现，扰得郑袖我心如狂澜，可你 为什么……为什么拒绝我殷切的召唤，总像一颗寒

星远挂天边?

屈 原 月亮理应跟随太阳旋转，虚妄的激情不该破坏既定 的自然。两团硕大的云朵离得太近，会撞击出毁灭 大地的雷鸣电闪。

南 后 为了一个卑贱的舞姬你豪情毕现，不负风流才子的 桂冠。为什么不怜我感情的寂寞、心灵的孤单?

屈 原 历来富贵和真情不能两全，难得大王对你尚有深情 依恋。欲望是无缰的野马，不要让它把你拖入无底 的深渊!

南 后 如果炽热的爱受到冷淡，你不怕它化作一团仇恨的 火焰?

〔屈原闭目长叹。

怀 王 爱卿，诗可做成呀? 屈 原 惭 愧 ， 惭 愧 。

怀 王 哈哈哈，想不到擅长即席赋诗的屈原，今日也遇到难 题了。

屈 原 此时此刻，《宪令》才是屈原心中唯一的诗篇。

怀 王 哎，忙什么,待孤家尽兴之后，自会和你再赴章华宫 抵足而眠，那时，君臣何妨畅谈个通宵达旦。此次合 纵大业辉煌而就，孤家载誉而归，均系左徒出使齐国

斡旋四方之功，功莫大焉。大功须重赏，左徒—— 屈 原 臣在。

怀 王 孤家赐你享用七鬲七鼎，封地千顷。 〔屈原沉默。

怀 王 左徒，可曾听到孤家的封赏? 屈 原 听到了。

**众大臣** 那还不快谢恩!

屈 原 我当然要感谢大王。大王，你的恩情，屈原心领了。 不过大王的赏赐，恕屈原不能接受。

〔众大臣起哄。 怀 王 你说什么?

大臣甲 大王对你这般恩宠，本爵都为你受宠若惊。面对如 此浩荡的皇恩，你都胆敢拒绝，什么感谢?什么心 领?不要辜负了大王对你的恩宠!

屈 原 较之三楚劳苦的百姓，大王给我们的赏赐早已过分 充盈。

**大臣乙** 偌大一份封赏居然不要，是不是还嫌封赏太小啊?

**大臣丙** 左徒，你一向自视过高、孤傲不群，从来不把满朝文

武放在眼里，对大王甚至都无理万分。对公侯享用 的七鬲七鼎尚不知足，你是不是想当九鬲九鼎的王 君?

**屈** **原** 只有关心楚国的安危和命运，才是回报大王的一片 真情。此心日月可鉴!

大臣乙 左徒的话虽说得冠冕堂皇，可是令人难以相信。那 么大一份封赏你都不要，是不是出使齐国之时得到 了齐国更大的好处?一定是齐滑王和你做了什么交

*易。*

**大臣丙** 大王呀，六国合纵，秦国已经恼怒。听张仪说秦国已 经整兵待发，专门来对付我们楚国哪……

大臣丁 说得对啊，大王!左徒心中哪有一丝一毫楚国的安 危，齐、燕、韩、赵、魏，哪一个不是想用我们楚国做挡 箭牌，哪一个不是想让我们楚国当替死鬼!

怀 王 好了!你们说得够多的了。合纵大业已定，不必多 言。(对屈原)本王倒想听听你为何拒绝孤家的封

赏 ?

屈 原 楚虽泱泱大国，原野肥沃，丰饶千里，但自庄王以后， 或者亲贵族，或者宠权臣，封疆赐土之风日盛，久而 久之，铸成权贵各自为政，称霸一方，上欺明主而下 虐百姓，国无可聚之民力，楚乏充盈之财源。此乃贫 国弱主、损民伤气之道啊!

怀 王 你这个人也太不合时宜，孤家 一 片好心赏赐于你，你 却长篇大论絮絮叨叨，泼下一场倾盆大雨，真让孤家 扫兴。

屈 原 大王，屈原何尝不解大王的一片深情，屈原也不是没 有常人的那种欲望，可是不能为了填满那些贪婪的 千沟万壑，就去掏干楚国这条大江!我们君臣不是 正在制定一个富楚强国的宏图，奔赴着一个共同的 理想，在天下的战乱和苦难之中，铸造一方人间乐

土，这才是大王您千秋万代的荣光。 怀 王 (感动)所以你才拒绝孤家的封赏。

屈 原 对，以便为今后论功行赏作个榜样。不再封侯赐土， 杜绝各霸一方，使朝令下达通畅；农户安居沃土，赋 税充盈国库，这才能使楚国繁荣富强。

〔群臣鼓噪。 怀 王 吵什么!

大臣甲 大王，镌刻在钟鼎之上的祖制，谁也不能侵犯。

屈 原 祖制乃历代先王所订，大王身为一代明君，难道就不 能增删修改吗?

怀 王 对!'孤家就是要做给你们看看。 众大臣 大王，千万不能听信左徒的狂言。

怀 王 闭嘴!左徒制定《宪令》一事，是孤家亲自恩准的。

大臣乙 大王，老 · 臣愿冒死进谏。列祖列宗传下的体制万万

动不得，否则，要天降大难呀! 怀 王 天降大难，你要降大难给谁呀?

大臣乙 我是两朝元老，对先主和大王从来都是无限忠诚的。

怀 王 你对本王真是一片忠诚吗?你真是愿意冒死进谏 吗?

大臣乙 臣愿肝脑涂地，也不愿看着楚国江山灭亡!

怀 王 好!既有如此胆量，孤家成全了你，那就难为你天庭 走一遭，为孤家叩问一下历代先主的意见!(一剑刺 死大臣乙)

屈 原 大王!堂堂君主，你不该如此任性。 怀 王 你敢当众指责孤家!

屈 原 身为君王尚且草菅人命，那还制定什么《宪令》。 怀 王 放肆!(剑指屈原)

众大臣 杀了他!杀了他!

〔屈原与怀王的心理对话。

怀 王 难道你真的不怕我一剑将你刺死?

**屈** **原** 你不会!我们之间有着真正的友情。

**怀** **王** 那你为什么那么傻?我是为了维护你才刺死那个老 废物，你反而不顾我的尊严替他们说话，你难道看不 出他们多么想把你生吞活剥?

屈 原 他们是你造就出来的奴才，可毕竞还有血肉，不该屠 杀。做个明君吧，那才是你真正的尊严，让那些奴才 也诞生灵魂!

怀 王 唉，你呀。好，这才是孤家的忠烈之臣，无私有胆，敢 与孤家据理抗争，可叹满朝文武，仅你一人。左徒， 封赏之事就依爱卿所言作罢。

**屈** **原** **谢大王!** ·

〔士兵抬走大臣乙的尸首。

怀 王 念他辅佐两朝有功，准其厚葬，免九族株连。(对屈 原)爱卿，孤王得到了你何尝不是幸福，从今后君臣 携手，铸造一个千秋霸业。

南 后 大王，左徒拒绝了鬲鼎封地，您就没有一点其他的封 赏?

怀 王 对对对，可孤家实在不知他有什么嗜好，弄不好，又 引出他一番恼人的唠叨。

南 后 左徒是三楚有名的风流才子，大王莫非真不知晓?

怀 王 对啊，左徒，孤家赏你宫中美女十人，任你选、随你 挑 。

南 后 大王宫中只怕没有左徒看得上眼的佳丽。

怀 王 胡说，孤家春阳宫三千细腰粉黛，竞没有你动心的佳

*人?*

屈 原 大王 ……

南 后 左徒痴迷的是曾侯的一个舞姬，为了得到她，竟挥舞 宝剑冲击曾侯的葬礼。

怀 王 竟有这种事?

**大臣甲** 此事臣正要向大王禀报。左徒他实在大逆不道，曾 侯乙的舞姬，他也敢抢……抢……

怀 王 爱卿，可真有此事? 屈 原 确有此事。

怀 王 风流才子，怜香惜玉，哈哈哈哈……荒唐，实在是荒 唐!

**众大臣** 对呀，对呀!

怀 王 可是让孤家遇上，也一定会像你一样。

〔 群 臣 噤 声 。

大臣丙、丁 大王，那可是曾侯乙的殉葬女啊!

怀 王 殉葬女怎么样，你们哪个不是妻妾成群、到处藏娇，

就不准我的爱臣风流一次! 众大臣 此举触犯了祖制。

怀 王 又来了。祖制乃历代先王所订，我一代盛世之君王， .就无权修改增删了吗?左徒，寡人破例将曾侯之殉 葬女赐你为妾。

屈 原 大王……

怀 王 不必多言，将此事存案，看你今后还敢不敢板着面孔 对孤家唠叨说教。(悄声地)那小女人的腰是否真的 很细?到时候孤王可要亲自去量上一量，哈哈哈哈



〔 收 光 。

(五)

时 间：公元前二七九年。 地 点：湘沅之地。

〔隆冬时节，漫天大雪，一陇篝火。

〔屈原漫步在这雪白晶莹的天地中，居然朗朗而笑。

屈 原 灵秀，灵秀……

〔 灵 秀 上 。 **灵** **秀** 先生。

**屈** **原** 你看雪停了，这世界变得多么洁白、干净。

**灵** **秀** 是啊!三天的大雪似乎埋葬了世间的 一切丑恶和污

*秽* *。*

屈 原 可惜……冰雪不可能不融化，到那时，污泥浊水又会 遍地流淌 ……

灵 秀 先生，外面太冷了，您回草庐去吧。诚实已把沐浴的 水烧热了。

屈 原 不，不，让我再在这儿多呆一会……(在篝火旁坐下， 入定般地沉思)

**灵** **秀** 先生，您这样会生病的! 屈 原 不知道郢都怎样了?

**灵** **秀** 先生，昨夜我作了一个梦，您猜梦见了什么?

**屈** **原** 长江的水，香溪的雨，巫山的云，秭归的天，遍野的芳

草，满树的脐橙，还有乐平里那超凡脱俗的恬静。 **灵** **秀** (惊呼)您是怎么猜到的?

**屈** **原** 家乡的命运，怎么能离开天涯游子的梦境；怀念故里 的幽思，慰藉着我们创痕累累的心灵。

〔《离骚》音乐起。 屈 原 (吟出《离骚》句)

洁身自好兮反为祸， 初衷不改兮任评说。 年华不贷兮走四方， 孜孜不倦兮遍求索。

**灵** **秀** 先生，您的诗章越来越隽美；只是字里行间，流淌着 太多的血和泪。

**屈** **原** 这都是我心底涌出的苦涩，除了激情只能是悲伤。

**灵** **秀** 可是您的诗境界奇伟壮观，想象富丽犹如百花灿烂， 文采光华好似雷鸣电闪，浩然正气直逼霄汉。这部 空前的鸿篇，必然会千古流传。十多年来，我已记录

了长长的一卷。先生，该给它起个名字了! **屈** **原** (仰天思索)就叫《离骚》吧!

**灵** **秀** 先生，《离骚》的开篇，应该写一写故乡、家世和您的 青春，以便后世能正确理解您沉浮的命运、坎坷的一 生 。

屈 原 对，对!(吟《离骚》) 帝高阳之苗裔兮， 联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

惟庚寅吾之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 肇锡余以嘉名：

余名曰正则兮， 字余曰灵均。



〔不远处传来凄凉的歌乐声 …… **灵** **秀** 先生，他们在唱您的《九歌》。

〔凄苦的混声合唱：

“紧闭的天门啊你快打开， 驾云的雨神啊你快飘来! 把绿色还给枯焦的大地， 用甘霖润泽苦难的尘埃! …... ”

**灵** **秀** 他们是在谢神、祈天。

〔祈天的老幼妇孺上。他们沉重地舞，虔诚地唱，麻 木之中透着颠狂。特别有一乘与灵慧当年同样的喜 轿，上面坐着一个几乎同样的姑娘。

〔屈原看着看着，突然谢神的队伍变幻成曾侯乙殉葬 的队伍。

**屈** **原** (震惊)灵慧，那是不是灵慧?

**灵** **秀** 不，那是给河神送去的新娘，百姓中的殉葬。

**屈** **原** (一惊)荒唐!(大步冲向谢神队伍)站住!(向殉葬 女伸出手)孩子，下来跟我走!

〔殉葬女惊恐地缩身。

**屈** **原** 难道你是自愿把青春和生命献给河神? 〔殉葬女点头。

屈 原 (惊)难道你迷恋那冰冷的大江? 〔殉葬女点头。

屈 原 不，不，不。不!起来，跟我走! 〔里正带着几个莽汉冲出。

里 正 你是什么人? 灵 秀 他是左徒屈原。

里 正 原来是左徒大人，小人是本乡的里正。(兴奋地)乡

亲们，这就是为咱们编写《九歌》的屈原大人。 屈 原 里正，我要带走这个姑娘。

里 正 我可以给您老人家另外再找一个，她已经属于河神。

屈 原 不，我只要求你们不要把她活活地投入大江。她跟 你们一样是个有灵性的人!

老 妇 左徒大人，可怜可怜我们吧。去年整整一年滴雨不 降，一颗粮食也没收到，连树皮草根都吃光了。

〔人群中一孩子发现在地上有一可吃之物，拔出来贪 婪的吞食。屈原上前抱住孩子。

里 正 立春前，我们许给河神送上一女，这才下了三天的大 雪。为了还愿，我们必须给河神送上新娘，不然，我 们全都要饿死!

众 人 大人，可怜可怜我们吧!

屈 原 里正，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了……

众 人 大人，我们求求你，求求你了。(纷纷跪下)

屈 原 (万般无奈)天哪! 里 正 起轿，快走!

屈 原 (慌乱地)不，不，她还小，她是个生灵她是个人，不要 把她活活地投入大江!

〔没人理屈原，众人抬着“新娘”走了。

屈 原 灵慧，又是一个灵慧! 灵 秀 先生……

屈 原 为什么?灵秀，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为了 自己的生就要别人死?为什么连自己死了还要拖着 别人死!为什么我制止不了?难道美好的就不能生 存?难道丑恶、残忍比美好、善良要强大?谁能告诉 我，谁能告诉我!

〔诚实挎一小包袱惴惴不安地上。 灵 秀 诚实，你要去那儿?

诚 实 先生 …… (低着头)也许学生以后不能再服侍您了



灵 秀 怎么,你 ……

诚 实 灵秀姐，请让我把话说完。跟随老师已经八年 …… ·您为了《宪令》呕心沥血，结果呢?老师被人陷害、打 击，直至流离失所有家难还……老师的一生心血得

到了什么? 灵 秀 诚实，你!

屈 原 不，让他说下去。

诚 实 老师的理想至善至美，老师的人格、老师的诗章将万 古流芳，可是，老师的《宪令》实在只是一个梦想，不 光是权贵们不接受，就连你日夜为之操劳的百姓不 也不理睬吗?老师，灵秀姐，我实在于心不甘。我要 去周游列国，去实现我的理想和抱负。

灵 秀 背信弃义之人还谈得上什么理想、抱负。你已经伤 透了先生的心。

屈 原 (制止)灵秀!(良久)诚实，多谢!多谢你的诚实。 你跟随我长长八载历尽艰辛，饱受磨难却一无所获，

真对不起你……去吧，你应该去走你自己的路，去实 现你的抱负。

诚 实 (痛哭起来)老师 ……

屈 原 (慈祥地)灵秀，我们还有盘缠吗? 诚 实 不不，我不能要……

屈 原 拿去吧。世间多险恶，一路要小心，有朝一日宏图得 展，切切勿忘了香溪、巫山和生你养你的父老乡亲。 去吧，趁天色不晚。

诚 实 (泣不成声) ……老师的教诲诚实当永志不忘!老师 要多多珍重，灵秀姐，拜托了……(走出几步忽又回 头，扑地跪倒)老师，你赠我一个诚实的名号，我不能 就这样离开，有一件事憋在心里好几年。当年《宪

令》的条文是我酒后多言泄露给张仪的! 屈 原 (大惊失色)你!怎么会是你!

诚 实 (恸哭)可我是无意的。这些年来，好多次想开口，又 怕无地自容。老师，无论您怎样责罚我，我都心甘情

愿 。

**灵** **秀** **你!**

屈 原 (沉吟良久)……你的确诚实……起来，记住，人的膝 盖不要轻易弯曲!上路去吧 ……

〔诚实拜别。雪又开始飘落。屈原久久地望着远去

的诚实。 灵 秀 先生。

屈 原 我忽然觉得有些冷……(走近篝火，坐下)往事如烟，

此乃天命! 灵 秀 先生别难过。

屈 原 不!我难过。灵秀，刚才诚实说他已跟随我整整八

年了，那么你呢?有很多年了吧? 灵 秀 十六年了。

屈 原 (惊)十六年，一十六个春秋!人间竟有这样的事! 灵 秀 怎么了?先生!您怎么了?

屈 原 十六年，一十六个春秋你把欢乐、把希望、把青春都 给了我!而我……灵秀，孩子，你也走吧，去成个家， 去食一食人间的烟火、享一享人间的天伦之乐吧



灵 秀 不!先生，不要赶我走!您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您的 追求是我的理想，您的成功是我的欢乐!现在，我们 远离了尘嚣，远离了丑恶，在这晶莹、雪白的世界里 只有您和我，只有您的诗章，您的才华，就如同这篝 火燃烧着，照亮了世界，温暖了人间……这是我的福

分，这是我的幸运。 屈 原 (感动地)灵秀 ……

**灵** **秀** 先生，我真想这样永远永远呆下去。(扑进屈原怀

里)我永远永远不会离开您。 屈 原 灵秀，谢谢你……

〔雪飘飘洒洒无声落下，红色的篝火将两人映照得那 般圣洁、光彩，音乐随之飘来。

〔张仪上。诚实在后面跟着，远远地站住。 张 仪 (向屈原长长一揖)您受苦了。

屈 原 (意外地)你?

灵 秀 ……张仪!(看见诚实，愤怒地)又是诚实把你引来

的 。

张 仪 我到处寻找先生，已访遍了洞庭、九嶷，幸好碰到诚 实小哥……

**屈** **原** **你找我?**

张 仪 张仪真诚地向先生谢罪。

屈 原 我能容忍狡猾的政敌，却不接受真诚的卑鄙。滚开! 张 仪 卑鄙的不是张仪，而是完成目的的手段。有时为了

完成理想，我必须不择手段。先生此时心中的悲愤， 张仪又何尝不解?小人的阴险，女人的纠缠，君王的 多变……

**屈** **原** 你呢?

张 仪 不错，正是我。我把小人、女人、君王和那些无能的 权贵集合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同盟大军，你又怎么能 击败他们呢?是我把这一盘沙凝聚成岩石，所以你

才碰得头破血流。

屈 原 你……靠什么?怎么能? 张 仪 利益!他们的私利。

屈 原 私利?

张 仪 (笑了)对!丑恶的私利，可以聚集成势力，而势力的 力量不亚于雷霆!它能击毁天真、善良，能刺得你心

血流淌……

灵 秀 多么可怕呀 ……

张 仪 当然可怕。

屈 原 原来如此……

〔 收 光 。

(六)

时 间：第一段前三天。夜。 地 点：南后的寝宫。

〔一束光亮了，南后正以古筝弹奏着寂寞。 〔靳尚引张仪上。

南 后 (一惊)谁?

靳 尚 靳尚拜见南后。 南 后 你来干什么?

靳 尚 南后，我给您带来一人，他能解除您的困境。 南 后 谁 ?

张 仪 (上前)张仪参见夫人。 南 后 你们都给我出去!

张 仪 南后派刺客追杀太子横一事，左徒也已经知道。 南 后 哼，哈哈哈哈，这不可能!

靳 尚 张大人最近住在左徒的学生诚实家里……

张 仪 眼下左徒正在收集佐证，准备向楚王申告，到时候， 别说子兰继承王位，就是你们母子的性命恐怕也难 保呀!

南 后 好你个屈原，早知如此，我今天真该把你置于死地。

张 仪 今天在宫廷上，夫人已经误失了 一次良机。屈原冲 击曾侯的葬礼，其要害在于违背了对大王的许诺，在 众人面前泄露了《宪令》的机密。夫人却纠缠于他迷 恋细腰的舞姬，其结果反而冲淡了大王的震怒，缓解 了屈原的危机。

南 后 依你说，我现在该做什么?

张仪(对靳尚)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这盘死棋中的活 眼 ?

靳 尚《宪令》?

〔张仪诡秘地撩起袍襟，靳尚凑过去。

靳 尚 (读)“……罢无能之官，废无用之爵，现有爵位俸禄 世袭不过三代……”这是《宪令》?你是怎么得到的?

张 仪 怪只怪诚实小哥酒后失言，倒让我捡了个便宜。 靳 尚 哼哼哼，靳尚五体投地，佩服，佩服!

张仪 这《宪令》关系到满朝上下的命运，它能为我们组建 一支浩浩荡荡的同盟大军。它才是我们反击屈原的 利剑!

靳 尚 你是说……对，就用它来离间他们君臣间的信任，割 断大王和屈原的友情。

南 后 好，屈原哪，你对我无情，别怪我不义!(对张仪)不 过还有一件事你必须替我做到。

张 仪 夫人是不是要把那个小小殉葬女 …… 南 后 我一定要出一出心中的这口恶气!

靳 尚 靳尚一定在三日之内让南后心满意足。 张 仪 如何?

南 后 好一个不择手段的张仪! 〔 收 光 。

(七)

时 间：同第五段。 **地** **点：**同 第五段。

〔光骤明，屈原恍然大悟。

屈 原 (对张仪)你!……你这个编织阴谋的坏蛋!

灵 秀 哦!天雷为什么不把你们劈死?诚实，诚实，你听到 了吗?

〔诚实畏缩在远处。

屈 原 我明白了，那天我上朝送完稿的《宪令》,遇上百姓敬 献“万民折”……

张 仪 那就是靳尚一手操办的。

屈 原 人心为何会如此恶毒?

张仪(劝诫)良禽择木而栖。张仪此来，就是请大人带上 您的《宪令》,随我赴秦国共展宏图。秦王是个雄才 大略的君主，他会给你一片自由驰骋的天地。

屈 原 (对天长笑)……原来狐狸的心底，也潜藏着可笑的 痴呆。君王需要的，只是一群有用的奴才。如果我 劝诚秦王收起称霸的野心，难道他还会把我敬如贤 才?如果我说，国家的使命是完善自己，而不是用无

休的战争扩大疆界；如果我说，百姓需要的不是奴役 和许诺，而是实实在在的关怀；如果我说，君王的权 力，应该是一种责任，决不是为所欲为的腐败，难道 秦王听了，也会击掌称快?君王需要的，只是一群有 用的奴才!你可以走你的路，可千万不要让这些美 好的生灵涂炭，不要用鲜血把这山河染红。

〔一束追光打在张仪身上。

张 仪 (感慨地)这是一种多么博大的胸怀。我不能不承 认，我追求的是眼前和现在，他却属于永恒和未来! 〔 收 光 。

( 八 )

时 间：第一段当天。 地 点：楚王官大殿。

〔怀王心烦意乱地狂饮。群臣为《宪令》放肆而激昂地 吵闹着。外面传来鼓乐声——

**怀** **王** **外面何事喧哗?**

〔南后示意靳尚。

靳 尚 启禀大王，外面有一群贱民要给大王敬献“万民折”



怀 王 (不耐烦地)把他们赶开!

南 后 大王息怒。贱民们是一番好意，不妨让他们进来。 怀 王 (没好气地)哼!

南 后 (对靳尚)快!快叫他们进来，让大王高兴高兴。 靳 尚 (会意地)卫士，把递“万民折”的贱民放进来!

〔一群百姓跳着巫舞，高举着“万民折”上，跪在当堂。 百姓头 我们是楚国的草民，特来向大王敬献“万民折”。左

徒大人制定的《宪令》,就像久旱的甘露，滋润了万民 苦难的心，恳请大王一定恩准。百姓们都诚心地感 谢左徒大人，他真是我们楚国的大救星啊!

怀 王 (大怒)把这些贱民赶出去! 〔众百姓下。

南 后 您亲眼看见了，屈原现在深得人心，您是否应该封他 为九鬲九鼎啊?

怀 王 滚!靳尚，怎么回事?

〔南后退下。

靳 尚 下官不敢说。 怀 王 说 !

靳 尚 下官听说是屈原利用《宪令》在蛊惑民心，他居然口

出狂言，说什么“此事非我莫能焉”。 **众大臣** (哄)对，他是那么说的。

〔屈原急匆匆上。 屈 原 臣屈原求见大王!

怀 王 (冷漠地)孤王并未召见你!

屈 原 (双手奉上白绫)大王朝思暮想起的《宪令》,屈原已

全部完成，请大王核定。 怀 王 屈原退下!

屈 原 (一愣)大王!这是为什么? 怀 王 (怒)屈原退下!

靳 尚 你听见没有!未经大王恩准，你怎么敢擅闯朝堂!

该当何罪?别再激怒大王了，快出去吧。大王要欣 赏歌舞了。

屈 原 朝堂本是英主运筹帷幄的中军帐，不是你们骄奢淫

逸的歌舞场。

怀 王 (拍案)放肆!猖狂!

屈 原 大王，难道这不是你盼望已久的《宪令》?难道这不 再是我们君臣共同的理想?

**众大臣** 你们看他多会装模作样，还想继续欺蒙英明的大王，

可笑，实在可笑。嘻……(满朝轰起奸笑声)

屈 原 (茫然)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一场恶梦还是现实?大

王，请你告诉我，告诉我! 怀 王 难道你心里真不明白?

屈 原 大王，自从我们知遇香溪，屈原已决心把一腔热血奉 献给楚国和大王。如果您听信虚妄的谗言，厌倦了 君臣之间的友情，把那信誓旦旦的岁月遗忘……

怀 王 够了!你还妄谈什么信誓旦旦。我问你，《宪令》未 经孤家审阅核准，何以搞得满城风雨、家喻户晓?

靳 尚 你把大王的英明卓见，偷换成媚俗的妖言。为了取 宠于百姓，你攻击朝廷的栋梁，侮辱大王的祖先。什 么狗屁《宪令》,你完全是在煽动造反。

**众大臣** (高呼)杀了这狂徒，杀了这狂徒!

〔时间静止了，屈原和新尚的心理对话。

屈 原 (苦笑)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这样恨我?一定要 置我于死地?

靳 尚(笑)我料定你到死也不会明白，你为什么要抢那个 殉葬女?为什么要破坏祖制?为什么要制定什么 《宪令》?

屈 原 难道是我错了吗?

靳 尚 我们说错，不错也错；我们说对，不对也对!可笑啊， 屈原!明明是圈套，你还往里钻；我们挖好了陷阱等 着你跳，你还真跳!看你还能不能罢无能之官、废无 用之爵?

怀 王 住口!屈原啊屈原，孤家深知你的为人，我实在不愿 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难道他们能把那么多

百姓蒙蔽吗?希望你给我一个好理由，为自己申辨， 解除孤家心头的疑团。

**屈** **原** 臣只能说，《宪令》成为巷议街谈，决不是屈原扩散，

但我交不出真犯，臣愿以死承担这一罪责! **一大臣** 你看他装得有多像呀。

**屈** **原** 好，就算屈原罪该万死，可《宪令》本身无过，这是三 楚的希望，这里孕育着楚国繁荣昌盛的明天。

**怀** **王** 泄露宪令，蛊惑人心，这是死罪。

**屈** **原** 屈原甘受千刀万剐，可是恳请大王把《宪令》宣旨颁 行，我死而无怨。

**靳** **尚** 此罪该斩。

**众大臣** (帮腔)大王明断啊 … … 怀 王把他推出去。

〔刀斧手上，押屈原欲下。

怀 王 孤王深知你对我的满腔赤诚，对楚国的 一 片忠贞。 你博大的思想，超群的才华，令人赞叹、激人振奋，曾 使孤家荡魄销魂。可是你那喋喋不休的说教，让孤 王心烦意乱，你为所欲为，在孤家面前也敢盛气凌 人，完全忘记君臣间应有的名份。有几次我真想杀 了你，又怕经受不起那魂缠梦绕的悔恨。下去吧，不 要再激怒孤王，让时间去弥补君臣间的裂痕。

屈原(将《宪令》置于堂上)屈原尚有 一 事恳请大王恩准， 屈原门下有一弟子，三天前被南后抓进宫中，恳请大

王赐还屈原。 〔南后上。

南 后 左徒，你要的是那个舞姬吗?上来。 〔灵慧上。

南 后 大王，这就是您赐给廷尉子规殉葬的舞姬，临行前特 来向大王谢恩。

怀 王 好一个娇美的舞姬，这个廷尉子规活享艳福，死仍逍

遥 。

**南** **后** (对屈原)大王将她赐你为妾，你没有将她收房，还不

是分明和君旨对抗吗?

怀 王 她就是你挥剑救下的舞姬?

屈 原 大王，屈原知罪。可是恳求大王把她还给我。

南 后 如今已是覆水难收了。大王，如果为了一个殉葬女，

您就朝令夕改，那大王的威望何在啊? 〔众大臣附和声。

怀 王 本王恩准此女朝堂登轿。

屈 原 大王。 怀 王 闪开。

屈 原 屈原拼着一死决不让此女再次殉葬!

怀 王 恼人的倔强，无理的猖狂，刚交待你不要激怒孤家， 你却反其道而行之。好，本王今天就要磨磨你的棱 角，治治你的颠狂。把他架开。(对灵慧)本王亲自 带你上轿。

屈 原 她不仅仅是个美好的生灵，她还代表着活生生的《宪 令》。毁了她，《宪令》将变成一纸空文，成为亡国的 殉葬品!

怀 王 不要再提《宪令》了!从今日起，《宪令》死了!再提

《宪令》者斩! 靳 尚 大王英明。

众大臣 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屈 原 大王，《宪令》贯注着你我的理想，《宪令》孕育着楚国

的富强。离开了《宪令》,楚国将要灭亡! 怀王 屈原你难道真要逼孤王下手?

**屈** **原** 就是刺穿我的胸膛，也不能让这活生生的《宪令》殉 葬!

**众人臣** 杀了他，杀了他!

南 后 (拉住怀王)大王息怒，对这不畏死的狂徒，杀了反倒 成全了他一段悲壮。不如让他眼睁睁地看着此女殉 葬。

靳 尚 对，眼睁睁地让他看着殉葬。赐他一个肝肠寸断，心

血流淌，这才是医治狂妄的良方。 怀 王 拿下!

〔侍卫架开屈原。

灵 慧 大王，小女子心甘情愿为廷尉子规去殉葬。 怀 王 舍身取义?难得啊!

〔音乐起，灵慧起舞。屈原垂首不忍目睹。《生灵之 歌》唱起……

〔灵慧舞到屈原丢在地上的剑边，以很优美的姿式捡 起，突然一转身挥剑自刎。

〔全场震惊。

屈 原 (挣脱侍卫，扑向灵慧，将她抱住)灵慧! 〔灵慧含笑死在屈原怀中。

屈 原 灵慧!原来这只是 一 场梦， 一 场痴心的梦，可是你们 为什么偏要用无辜的鲜血去把它染红?我曾幻想君 臣携手，为历史锻造一段辉煌。啊，多么悲哀的期

待，多么痴心的妄想! **众大臣** 杀了这狂徒!

屈 原 你们……你们这群衣冠楚楚的禽兽，你们狠毒地吸

吮着百姓的血汗，你们贪婪地吞食着国家的膏粱。 早晚有一天，富饶的三楚大地，会被你们榨成一片阴 森的坟场。

怀 王 他疯了，把他赶出郢都!

众大臣 大王，应该杀了这狂徒，永绝后患。

怀 王 孤家说了，把他赶出郢都。你走，走得越远越好，孤

家不要再见到你。我们君臣从此恩断义绝!

屈 原 天公啊天公，面对人世间这般的残忍、丑恶，难道你 依然无动于衷?为什么允许创造生机的大地，变成 吞噬生灵的坟冢?为什么不砸下你愤怒的雷霆?难 道天庭里也是一片昏庸?这是一场辉煌的梦，这是 一场残酷的梦，这是一场难醒的梦，这是一场血淋淋 的梦!(将《宪令》高高抛起)

〔忽地落下大雪。音乐起，纤夫们悲怆、沉重地起舞。 屈原将《宪令》盖于灵慧身上，拾起长剑向前……灵 慧在纤夫中披着《宪令》远去、消失。

〔光聚在屈原身上。 〔 收 光 。

(九)

时 间：公元前二七八年，五月初五。 地 点：汨罗江畔。

〔风啸如斯，阴云如絮，雷声阵阵。

〔楚国的难民们扶老携幼匆匆过场。 〔屈原、灵秀从另一方向走来。

〔宛如被狂风驱赶，又一批楚国的百姓逃亡过场。 一 白发老妇摔倒在地，屈原、灵秀急忙上前扶起。

灵 秀 老人家，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这许多人都像在逃 难 ?

老 妇 秦国的兵马就在后面追杀!先生、姑娘，你们也快逃

吧!(欲走) 屈 原 那郢都呢?

老 妇 郢都已经完了 …… 屈 原 你说什么?

老 妇 十天前，我们逃出来的时候，郢都已被秦兵攻破了! (匆匆而下)

〔屈原冲向高处，遥望郢都。闷雷阵阵。 屈 原 不，不!这不是真的，这应该是谣传!

灵 秀 先生，刚才逃亡的百姓说，白起的军队在郢都杀人放 火，鲜血把河水都染红了。

〔屈原像一座雕像凝固了。良久，老泪纵横。他似乎 看到了——

〔纤夫们舞上，充满了痛苦、难言的痛苦，舞着舞着终 至匍匐在生于斯养于斯的这块难舍的三楚大地上。 音乐奏着屈原的心声 ……

〔诚实来了，带着仪仗。他身着秦国官服，从上到下 几乎找不到原来那个诚实的影子。

诚 实 学生拜见老师。

〔屈原还没明白。 灵 秀 (兴奋地)诚实!

屈 原 ……诚实，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诚 实 老师，灵秀姐，你们受苦了!

屈 原 (百感交集)回来就好!

灵 秀 诚实，老师常常想念你，怕你受苦，望你成事。快，快 来，扶老师坐下。

诚 实 我也日思夜想地挂念你们 ……

屈 原 诚实，孩子，你知道了吗?郢都被秦兵攻陷了，他们

杀人放火啊!

诚 实 老师 …… (语塞)

屈 原 怎么?你不知道吗?我们的骨肉同胞在任人宰割

呀!我 … …

灵 秀 (扶住屈原)老师，诚实回来了就好了，我们一起照顾

您。诚实，快来…… 〔诚实不知所措。

卫 士 (对诚实)大人，我们 ……

诚 实 下去!(众秦卫士下)

灵 秀 老师，老师，诚实成器了。你看，他带来好多人马，他 能和我们杀回去，收复郢都。老师，你听见了吗?你 看见了吗?

屈 原 哦……诚实，多谢你替我们三楚争气。过来，让我看 看你，好好看看你。

〔诚实踟蹰地慢慢走上，灵秀上前拉他。 屈 原 好，好!

灵 秀 (突然发现，失声惊叫)啊! 屈 原 灵秀，怎么了?

**灵** **秀** (惊恐地)他……他!他穿着秦国的官服!他投靠了 秦国。

屈 原 诚实……你去了秦国?

〔诚实下了决心，索性坦然点头。 〔一阵闷雷滚滚而来。

屈 原 原来你成了秦国的奴才……奴才! 诚 实 良禽择木而栖……

灵 秀 (气急，上前打诚实两个耳光)无耻的背叛!你还有 脸出现在先生面前!

屈 原 原来你……是张仪把你带去的吧?

诚 实 对!他让我来接老师到秦国去共展宏图 …… 屈 原 (苦笑)我是你的老师?告诉我你从哪里来。 诚 实 我……从秦国来 … …

屈 原 不!你从郢都来!郢都怎么样了? 诚 实 (嗫嚅地)……郢都 … …

屈 原 你曾经有个名字叫“诚实”。说!

诚 实 是，我说，我说。白起将军攻打鄢城，引水灌城淹死

数十万军民，然后一举攻入郢都，郢都现在成为一片 火海!

屈 原 (痛心疾首)我的郢都，我的楚国，我可怜的三楚百 姓 !

**诚** **实** 老师 … …

屈 原 不要叫我老师，否则我一剑把你刺穿!你毫无廉耻， 不顾道义，投进强秦的怀抱，还帮助豺狼践踏故土屠 杀同胞，何处是你的人格，何处是你的情操?

诚 实 (跪辩)我……我没有杀 ……

屈 原 不要狡辩了。我们之间从此恩义两绝，各走各的路。 不过你代我转告秦王，一个胜利者应该懂得知足，希 望他善待三楚百姓，不要再做血腥的屠夫。你看，你 看!这江里流淌的是三楚百姓的鲜血。你看，你看 哪!郢都的大火把天都烧红了。

〔舞台上幻化成血红的色彩，仿佛是郢都的大火，仿 佛是屈原心中的怒火。

〔诚实下。灵秀隐去。 屈 原 (呼出《哀郢》)

皇天啊你太不公平，

为什么总对弱者怒发雷霆?!

为什么总让无辜的百姓遭受摧残?

为什么要让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天公啊，你转过脸来!让我看看，

你到底是一副什么样的心肠! 〔霹雷响彻天宇，闪电划过长空。

〔屈原昏倒。

〔南后从火光中奔出。她衣履不整，头上戴一花环，

·佩着兰花、蕙草，似湘君?似山鬼?确似《九歌》中的 人物。

南 后 (吟诵屈原的《抽思》)

凤凰南来兮，四处任飘零。

不群燕雀兮，何处觅知音。 灵均!灵均 … …

〔屈原从地上爬起，须发皆白。 屈 原 南后?

**南** **后** 你是谁?

屈 原 我是屈原……

**南** **后** (疯狂地扑向屈原)灵均!(紧紧抱住，恸哭不已) 〔屈原扶南后坐下。

**南** **后** (沉静下来)这是什么地方?

屈 原 湘沅之间，汨罗江畔。 **南** **后** 今天是什么日子?

屈 原 五月初五。

南 后 五月初五。哦，快半年了，我是立春时逃出来的。 (狂)我终于找到你了，你看，这是你喜欢的兰花和蕙 草 。

屈 原 从哪里逃出来?你怎么会被折磨成这样?

南 后 哈哈哈!他们把我从章华宫送进了冷宫，那里有太 多的耗子和毒虫。我是从冷宫里逃出来的 ……

屈 原 (悲凉地)为什么?那么子兰呢?他不是当今的令尹 吗?

南 后 他是一只胆小的老鼠，如今却是襄王的一条走狗!

屈 原 可你毕竟是他的母亲，难道在权势面前血不如酒浓?

你给了他多少宠爱，对他有多少期待!

· 南 后 我不该，真不该为了个人的私欲与奸佞为伍，制造阴 谋、编织罗网陷害你，我明明知道你是楚国的栋梁。 (抽泣忽而又笑)哈哈哈!现在的下场是我的报应。 我来找你，到处找你，就是为了祈求你的原谅!(跪 下 )

屈 原 (连忙扶起)我……原谅你。可是他们不该 ……

南 后 灵均啊灵均!只有你-  还是你!像海天一般的宽 厚，像宝剑一样的笔直!难道你的苦难还少吗?你 呀，你以为世人皆醉你独醒!你错了，真的!现在是 世上皆醒你独醉，哈哈哈!醉吧、醉吧。我要回我的 冷宫去了。

屈 原 ……现在连冷宫都没了……

**南** **后** 没了?好。(狂笑)好啊，上天吧，入地吧 …… (走而 复回)叫我一声——郑袖 ……

屈 原 (诚挚地)郑袖，好自珍重!

南 后 他叫我郑袖了……哈哈哈……(下)

屈 原(目送南后远去)我醉?我醒?上天?入地… …

〔渔夫又来了，好似他早就在，也可能一直就在后面 垂钓。

渔 夫 (微笑着，提着鱼杆，拎着鱼篓)这不是左徒屈原吗? 〔屈原鄂然。

**渔** **夫** 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

**屈** **原** (似在自语)世间皆混浊，唯独我洁净；世人皆醉了 唯独我清醒，所以我到了这儿。

渔 夫 哈哈哈，圣人不拘泥，所以处世能随和；凡事不认真， 所以能泰然。既然世间浑浊，你又为何不能随波逐 流?顺风顺水多逍遥。众人皆醉，你为何不畅饮?

一 醉解千愁。何苦啊!何苦如此认真，如此操心。 唉 !

屈 原 我听人说过：洗了头要把帽子掸掸，洗完澡要把衣衫 抖抖，岂能让洁净的躯体沾上尘世的污垢?我宁愿 跳进江水中，埋在鱼腹里，也不能让皎皎洁白，蒙受 尘世的肮脏。

渔 夫 (摇着头笑了，唱)

沧浪江水清又清， 好洗我的头巾。

沧浪江水浊又浊，

好洗我的泥脚。 (边唱边走了)

屈 原 笑吧，笑吧……(狂迷地笑了)哈，哈，哈 … …

〔狂笑中出现了《离骚》中的一个诗境。如诗如画的 歌舞。音乐如从天庭传来。歌舞渐渐地由欢乐变为 纤夫们的舞蹈：

驾天车而行兮， 神思高驰而远。 奏九歌而舞兮， 让心离苦而乐。 飞升而上天兮， 回首却见故土。 人悲而马嘶兮， 岂能再往前行。

屈 原 (由狂迷中沉静下来，从高高的半空中走向观众，解 下披风，双手捧着)这是手抄的三百三十七句长诗， 叫《离骚》,它凝聚了人间的不平、世上的不公和美好

的向往，它就是那片净土，就算是我留给你们的礼 物。世人们，让我祝福你们，我想看到你们欢笑，我 想听到你们歌唱，我愿意你们快乐地舞蹈 …… (穿过 纤夫的舞蹈向高堤走去)

〔江水和云雾渐渐地、渐渐地淹没了屈原。 〔人们沉重地舞着，流着泪，淌着血 …… 〔大幕沉重地合拢，终于关上了。

**——剧终**

**明朗的早晨**



赵家捷

赵家捷，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一级编剧；主要作品有话 剧《卫星上的交响乐》、《傅尔外传》、《天上飞的鸭子》、《别人 的房子》、《城市喜剧》等，现任江苏省南京市文化局艺术创作 室主任、南京市艺术研究所所长、南京市戏剧家协会主席。

任何人可以使任何一种高尚的职业变得卑下， 任何人也可以使任何一种卑下的职业变得高尚。

——剧中人时小雨的话 人 物 表

时光 — — 某金融机构总经理。

时小雨——时光的女儿，小学教师。 白云 — — 时光妻。

冯 颖——时光的女秘书。 白 风——白云的弟弟。

白衣人——梦中人，身份、年龄不明。

(一)

〔舞台上一片黑暗。

〔舞台深处现出一团白光，那亮光像雾气一样飘散开 来 。

〔牢房中开锁、拉门的声音，在寂静中显得尖锐而又 刺耳；然后是人的呼喊和吆喝声，幽深而又遥远。

〔时光的身影出现在光亮里，慢慢向前移动。他背着 光，所以看不清他的脸。他举目四望，像是在寻找可 以出去的地方，可是被看不见的墙和栅栏围住了，只 有处处碰壁。他拼命地拍打着墙，摇撼着铁栅栏，然 后精疲力竭地倒在地下。

〔 切 光 。

**(二)**

〔时光和白衣人面对面地坐着。由于光线暗淡，无法 辨认他们的面孔。时光穿的是带条纹的衣服，既像 囚衣又像睡衣。他们的声音听起来不太真实，像是 从某个地方飘过来的。

**白衣人** (威严地)姓名?

〔时光好像没听见。

**白衣人** 请回答我，你的姓名!你睡着了吗?

时 光 啊，没有。你说什么? 白衣人 我问你的姓名!

时 光 时光，时间的时，光明的光——我没给你名片吗? 白衣人 你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

时 光 是，是。 白衣人 年龄?

时 光 五十四——啊，不不，五十二。 白衣人 到底多大?

时 光 以前是五十四，现在五十二了。 白衣人 真是越活越年轻了。

时 光 是啊，是啊。这听起来挺滑稽的是不是?可是许多 人都这样，真他妈的怪了……

**白衣人** 请你严肃一点! 时 光 是，是。

**白衣人** 职务?

时 光 你指哪方面的?我有好多职务，比如总裁、总经理、 董事长什么的，这些都是行政职务，还有-—

**白衣人** 究竟哪个是的?

**时** **光** 哪个都是，又哪个都不是的。

**白衣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时** **光** 就是这个意思。

**白衣人**(大怒)你的态度要老实一点! 时 光 是，是。

**白衣人** 知道党的政策吗?说话!你怎么老是迷迷糊糊的， 又睡着了吗?

时 光 哦，真困，总是没有时间睡觉……对不起，刚才你说 什么?

**白衣人** 党的政策你知道吗? **时** **光** 坦白从严，抗拒从宽。

**白** **衣** **人** 错啦。应该倒过来：抗拒从宽，坦白从严——嗨，我 的脑子也叫你搅糊涂了，正确的说法应当是……

时 光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白衣人原来你知道呀!

时 光 我是犯困，人一犯困就会辞不达意。其实党的政策 还有好多，我都记在心里，比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首恶必办，胁从不问。 **白衣人** 嗯，嗯。

**时** **光** 比如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受蒙蔽的无罪， 反戈一击有功。

**白衣人** 嗯，嗯。

**时** **光** 交待要彻底，要像竹筒倒豆子——你看多么形象! **白衣人** 是呀，是呀。

**时** **光** 坦白交待，前途光明；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洗心革 面，重新做人；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否则，你负隅顽 抗，只有死路一条，最后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带 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这些你都听清楚了没有?

**白衣人** 听清楚了。可是等等，咱俩到底谁问谁呀? **时** **光** 是呀。你是谁?你凭什么审问我?

**白衣人** 因为我是法官。

**时** **光** 你是法官?不对，我肯定在哪儿见过你，你让我好好 想 想 。

**白衣人** 我跟你从来没有任何联系。

时 光 不，现在我想起来了，你是工行的老李，李行长!不 是?那就是经委的老刘，刘主任。没错，没错，昨天

咱俩一块儿吃晚饭的，就在水晶宫嘛! **白衣人** 你肯定认错人了!

时 光 我说老刘，你这样就没劲了：我还没有倒台，你就跟 我划清界限?你忘了你坐的那辆雪弗兰，还是我掏

钱给你买的!

**白衣人** 根本没有的事情。

时 光 晚啦!我说老刘，现在假装跟我不认识已经没有用

啦，咱俩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白衣人** (厉声)你再看看我是谁?(步步进逼)

〔忽然电闪雷鸣，闪电照亮了白衣人一张惨白可怕的 脸 。

时 光 啊!(一步步向后退)

〔二人追逐。白衣人终于掐住时光的脖子。

**时** **光** **救命!**

〔 切 光 。

**(三)**

〔灯亮了。时光和妻子白云睡在床上，时光五十多 岁，但看上去要年轻一些，仍旧风度翩翩。白云四十 多岁，风韵犹存但面容憔悴。时光穿着带条纹的睡 衣，白云穿的是一件白色睡袍。

**白** **云** (坐起来)醒醒，醒醒，你怎么了?

时 光 哦，有人掐住我的脖子……(也坐起来)

白 云 你真吓死我了，忽然大叫一声。

时 光 是吗?叫的声音很大?

白 云 啊，听起来惨兮兮的。(抓时光的手按在自己胸口) 你听，我的心现在还怦怦跳哩!

时 光(像烫了 一下似的把手抽回来)我也吓得够呛。(摸 摸自己胸口)你看，出了一身冷汗!

白 云 你是做恶梦了吗?

时 光 啊!梦见我在一个牢房里，那牢房黑洞洞的，而且无 比的大，不知道哪儿是墙，哪儿是门，就我一个人

白 云 就你一个人，怎么会有人掐住你的脖子?

时 光 是啊，那审判员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也许他根

本就不是什么审判员，面孔特别可怕。

白 云 你别是害过什么人吧?死鬼现在来向你索命来了! 时 光 你别他妈胡扯，我一辈子没干过害人的事情。

白 云 哼，你害过的人还少呀! 时 光 我都害过谁啦?

白 云 我就是被你害的!

时 光 我还说是你害了我哩。 白 云 什么?

时 光 好了，好了，别吵了，已经快两点了，还是快点儿睡 吧 。

**白** **云** 你是几点回来的?

**时** **光** 几点?我也记不清了，好像十一点吧……

**白** **云** 十一点?你再说一遍! 时 光 要么是十二点了!

白 云 十二点?都快 一 点了!

时 光 奇怪，我回来的时候，你不是已经睡着了吗? **白** **云** 睡着了?我到现在也没有睡着!

时 光 今天没吃安眠药吗? 白 云 吃了两片哩。

时 光 是不是量不够了?

白 云 你巴不得我吃一瓶，是不是?睡过去再也不要醒了? 时 光 你看，你看，又来了。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白 云 关心我?还亏你说得出口，今晚我差点儿一口气就

过不来了，你知道吗? 时 光 情况那么严重?

白 云 好像我要骗你似的!不信你打电话问问三楼杨医 生，还亏他过来给我扎了两针。

时 光 他那两下还真管用啊。 白 云 你这是什么意思?

时 光 我说什么啦?

白 云 我听出来你话里有话，阴阳怪气的。

时 光 瞎说。我是说他那两下挺管用的，不是吗?

白 云 我告诉你，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好像人人都跟 你似的!

时 光 你这是什么话?我这人怎么了?

白 云 你这人怎么了只有你自己清楚。天天做恶梦，这是 有原因的，医学上可以找出根据来。

时 光 又是杨医生告诉你的? 白 云 是的又怎么样?

时 光 好了，好了，不说了，还是快点儿睡吧。

白 云 等等。我还没有问你，今晚你上哪儿去了? 时 光 怎么啦?

白 云 打“拷机”“拷机”不回，打手机手机不响。 时 光 可能我的手机没有电了。

白 云 不对吧?是不是回话不太方便?

时 光 你这是胡扯什么呀?海南来了两个客户，陪他们上 康乐园了。

白 云 我给康乐园打过电话，他们说你今晚根本没去。 时 光 怎么可能呢?康乐园是谁接的电话?

白 云 你别装啦!大风看见你和冯颖一块儿走的。 时光 我和冯颖一块儿?真是活见鬼了!

白 云 我说你放松一点儿好不好?用不着那么紧张!老总 跟自己的秘书在一块儿，这有什么呢?这不是很正 常的事吗?可是你偏偏要掩饰，要扯谎，这反而把事

情弄得不正常了。

时 光 好好，我承认我和冯颖在一块儿的，行了吧?你打算 怎样处置我呢?

**白** **云** 我还能怎样处置你呀?今非昔比，不是十年前啦!

时 光 你知道这一点就好，不要没事找事，好好过你的日

子。告诉你，这几天我情绪不好，糟糕透了，你少惹 我生气!

白 云 哎哟，这是干吗呀?是不是冯小姐惹你不高兴，你到 我这儿撒气来了?

时 光 你说来说去就是这一套，真是烦死人了!梅老三出 了事了，你知道吗?

白 云 我听大风说了。不过我倒纳闷了，他是常委副市长， 他出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

时 光 你真糊涂!我们公司就是他分管的，拔出荷叶带出 泥呀!

白 云 对了，你们和澳洲的那笔生意就是他亲自去拍板的。 不过，那是胖子陪他去的。

时 光 胖子、胖子，胖子是副总，出了事儿我也是跑不掉的!

白 云 是不是你也拿人钱了? 时 光 你看见我拿人钱啦?

白 云 嘿，我不过是问问而已，你冲我着什么急呀? 时光 唉，跟你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白 云 是呀，是呀，即使有事，你也从来不会对我说的。

时 光 我不对你说就对了。知道机械化公司的那个经理老 钱吗?

白 云 知道啊，他不是上月抓起来了吗?

时 光 检察院本来掌握的数字并不大，只要挺得住，说不定

判个缓刑也就算了。他那个老婆可好，人家一问，她 一五一十全给交待了，算算一共二十多万，结果判了 八年!

白 云 真他妈傻冒儿!可能她是给吓的。 时 光 是不是你一吓也得全招了?

白 云 我想招也得招得出呀!

时 光 想想吧，这人还是不能贪心：弄点儿昧心钱，一有风

吹草动，你就胆战心惊。真他妈不是人过的日子! 白 云 我可闹不清你究竟搞了多少昧心钱。

时 光 废话，就凭我那点儿工资，你那些金银首饰、银行存

款，都是天上掉下来的?我害就害在你们手上!

白 云 你可别这么说呀!钱是你挣的，也是你花的，我可没 让你去做违法的事情。这会儿往我身上推了，早干 吗去了?

时光是呀，是呀，有福大家享，有罪我一人当，行了吧?有

道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呀!

白 云 你放心，尽管我们现在有点儿同床异梦，可是说到底 咱俩还是夫妻，不到关键的时候，我是不会出卖你

的。

时 光 什么?

白 云 说错了，说错了，我是说到了关键的时候，我是不会 出卖你的。

时光算啦，算啦，这些全是空话，还是早点儿睡吧。大风 还没回来?

白 云 也不知死哪儿去了。 〔时光点起一根烟。

白 云 又抽，又抽!你还让不让人睡啦?

时 光 白云，今天一天，冯颖都没在公司露面，电话也找不 着她……

白 云 一 日不见，如隔三秋呀?

时 光 人家跟你说正经的。这种时候，别是出什么事儿了 吧?(关灯躺下)

〔不知什么地方，有人在唱卡拉OK, 那声音令人心 烦 。

*〔* *切光。*

(四)

〔黑暗中有人敲门。

**时** **光** **谁** **呀** **?**

〔白风：“是我呀，我是大风。”

〔灯亮。时光开开门，白风进来。他三十多岁，油头

粉面，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子。白云还在睡觉。 时 光 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

白 风 你还有心睡觉，胖子出事啦! 时 光 出了什么事?飞机失事啦?

白 风 飞机失事那倒好了，叫检察院弄进去啦! 白 云 (刚醒)谁?谁被弄进去了?

白 风 胖子!

时 光 他不是飞海南了吗?

白 风 告诉你们，这就是命：他本来是今天下午的飞机，可 是他没走，非要改成明天早上的飞机不可——好，晚 · 上十点，警察来敲门了。

时 光 没用的，到了海南照样跑不掉的。

白 风 你大概没想到吧，他已经办好了去南非的护照，本打 算一去不复返的。

时 光 真的?你这么快就得到消息，你是听谁说的?

白 风 告诉你有点儿不太方便。

时 光 别忘了你是我手下的一个部门经理。

白 风 而且你还是我姐夫，我就住在你的家里，对吧? 时光 那你还跟我留一 手呀?

白 风 这你可不能怪我，这道理我不说你也清楚。 时 光 连我都信不过了?

白 风 话不是这么说的。说句不吉利的话，万一你也叫他

们弄进去了，我的这位朋友就可能受到威胁。

时 光 (对白云)听听，听听，这就是你的弟弟! 白 云 我看大风说得对?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时 光 好，好，好，你们两个，还算是我身边最亲近的人，居 然这样待我，我要是不倒霉，那才叫天理不容了!

白 风 姐夫，你可别这么说话，我对你还不忠心耿耿?说话 要凭良心，这深更半夜的，我没事儿到处乱跑?我不 知道睡觉舒服?我在为公司工作，我在为你卖命，到 头来，反而这么说我!

时 光 好了，好了，就算姐夫我错怪你了，行了吧?除此而 外，你还得到些什么消息?

白风 目前就这些啦。过两天，或许还会有新的情况。 时 光 (非常镇定)好吧，那你去睡吧。

白 风 姐夫，我看你一点儿不着急嘛，真是大将风度! 时 光我为什么着急?

白 风 胖子那个人，你不是不知道的，他会放过你吗?

时 光 我跟他共事多少年?你才跟他几天?何况，我也没 有什么把柄抓在他的手里。

白 云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时 光 我还就偏偏不怕他来害我。

白 风 真的吗?

**时** **光** 当然啦。你大小也算个部门经理，公司的事情你也 知道一些，你倒说说看，我经手的事情，哪一件可能

会出毛病? 白 风这个嘛 ……

时 光 没关系，你尽管大胆怀疑。现在，我就当你是胖子， 你为了保存自己，想立功赎罪，你来检举我的问题。

白 风 你这是干吗呀，姐夫?你是谁?我是谁?我要是能 够找出你的毛病，你就不是时老总了，是不是?

时 光 还是的。

白 风 不过呢，好马也有失蹄的时候，老虎也有打盹的时 候，总还是小心为好。

时 光 你是不是有所指呀?

白 风 没有，没有，我只不过是提个醒而已。

时 光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睡你的觉吧!(躺下) 〔白风站着不动。

时光怎么,你还有什么事吗?

白 风 有一件事情，我知道现在提出来有点儿不太合适



时 光 什么事呀，这么吞吞吐吐的?

白 云 (向白风使眼色)啊呀，你姐夫又不是外人，有什么事 你就说吧!

白 风 还是保利发的那笔款子。海南那边催了几个月了， 如果注册资金不到位，他们要撤项了。

时 光 唉，撤项就撤项吧。眼下这个局面，我们自己也是朝 不保夕了，我看就不要再铺新摊子了。

白 风 那怎么行?我们和对方有协议的。(打开文件夹)这

儿有你的签字!

时 光 那签字根本不管用的。

白 风 怎么会不管用呢?凭这个协议，人家可以告你违约! 时 光 我不告他就算便宜他了，他竟然还敢告我?

白 风 这么说，这个公司你是决定要放弃了?或者说，一开

始你就不是真心要上? 时 光 是又怎么样呢?

白 风 那你不是让我吃了一颗空心汤团?

白 云 是呀，是呀，什么你是董事长，他是总经理，原来都是 骗骗人的?

时 光 哎呀，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嘛，做事情要审时度势。

白 风 对呀，我想把这个公司搞起来，就是考虑目前这个形

势!

时 光 是吗?

白 风 你想呀，我们这个公司现在是明盈暗亏，早就成了个 空架子，加上胖子出了事儿，重新改组也就是早晚的

事情，海南那边有了一个点，你不是多条路吗? 时 光 哼，恐怕不是多条路，而是又套了一根绞索! 白 风 你这是什么意思?

时光我说大风呀，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来这一手 呀?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 在我面前玩儿这些花花点子?

白 风 姐夫、姐夫，你这话是怎么说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的?

时 光 你找的那家合资公司叫什么来着? 白‘风 香港永和贸易公司。

时 光 它的信用证是哪家银行开出来的?

白 风 国际商业银行远东分部。

时 光 你知道不知道这家银行正在接受注册国的资信调 查?

白 风 这好像没有听说。

时 光 你知不知道如果这家银行一旦查封清盘，那么,永和 公司开给你的支票只是一张废纸?

白 风 你别耸人听闻啦，这是不可能的。跑得了和尚跑不 了庙，他永和公司的胡老板最终是跑不掉的!

时 光 好啊，那你去和他打官司好啦。我给你两百万人民 币，恐怕还不够诉讼费的!

白 风 照你这么说，这完全是一场骗局?

时 光 这可不是一般的骗局，骗人的和被骗的其实都是骗 子。

白 风 你是意思是，我和胡老板合伙骗你?你有什么根据? 时 光 根据当然有的，不过告诉你我也有点儿不太方便。

你回去好好想想，不要过分相信自己。 白 云 大风，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白 风 好，好，好，这回就算我栽在你的手里!

时 光 本来，我倒不想戳穿你的，你还年轻，给你留点儿面 子。可是我给你台阶你不下嘛，这可怨不得我呀。 大风，你还有什么说的?

白 风 没什么说的啦，姐夫，我服了你了! 时 光 这是真心话吗?

白 风 绝对是肺腑之言。不过，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 我有证据证明在这场骗局里不止我一个骗子，还有 另外一个，那就是你!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将你一 军，甚至置你于死地。可是你先放了我一马，现在我

也放你一马，咱们谁也不欠谁的了!

时 光 好啊，大风还挺讲义气，毕竟你是我的舅子。我知道 你说的那个证据是什么,那是一张澳星银行的存单， 上面有一万澳元，你们把它偷去复印过了，想用它来

对我进行要挟。我说的一点儿都没错吧，二位? 白 云 这关我什么事情?

时 光 不关你的事情?大风可没有我书房的钥匙。

白 云 冤枉，冤枉，我可没有偷过你的什么存单!大风，你

说，是我帮你偷的吗? 〔白风没有回答。

时 光 现在，这张存单的复印件就在大风的文件夹里，你还 想拿出来吗?

白 云 天哪，没想到这家伙这么厉害!

时 光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白 风 可是你无法否认，这张存单是胡老板交给你的!

时 光 是呀，是呀，这张存单是胡老板交给我的，可是你研 究得不够仔细，存单左上角有LD两个英文字母，那 是Limited deposit的缩写，意思是那是一张限期存单， 过期不兑，就说明我并没有接受存款主人的馈赠。 你的英语水平太差劲了，而且缺乏必要的金融常识， 你还得好好学习!

白 风 是的，是的。姐夫，你给我上了重要的一课，我会一 辈子记在心里。

时 光 不会是恨我一辈子吧?

白 风 怎么会呢?你想呀，假如我不是栽在你的手里，我的

老总是另外一个什么人，那我肯定要去蹲大狱啦。 时 光 你还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呀?

白 风 ·那怎么会不知道呢?可是姐夫，有一个问题，我想不 说你也清楚，我可不是骗你姐夫的钱，一百万也好， 两百万也好，我不是从你口袋里掏的，那是从公司的 账上划的。

时 光 那还不一样吗?将来还统统要算在我的头上!

白 风 可是问题的性质不一样呀，这又不能算你贪污，大不 了，这算投资失败，工作失误而已!

时 光 你是我的妻弟，人家不会放过我的。

白 风 不放过又能怎么样呢?现在这样的事情多了，最后 还不是不了了之。再说了，现在你签字还管用，落笔 就是钱，万一你也像胖子那样，这签字就不管用啦， 这可是说不准的。

时 光 你是不是计划好了，要把我弄进去的?

白 风 瞎说，瞎说，我怎么会这样没良心呢?

时 光 你是不是还掌握了有关我的其他什么情况，不肯告 诉我呢?

白 风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时 光 或者，你还背着我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吧?

白 风 姐夫，姐夫，如果那样，叫我死无葬身之地!

时 光 你还打算让我相信你的话吗?(对白云)还有你，我 的太太，居然和你的宝贝弟弟合伙算计我，真让我觉 得寒心。我们还是夫妻吗?

白 云 这可不能怨我，我是上当受骗。你这个死大风!(要 来揪白风)

时 光 好了，好了，不要再演戏了!你们的行为虽然让我感 到吃惊，但是，这样也许倒是好事，你们每个人都暴 露了自己的真面目，省得像以前那样，总是你骗我、

我骗你的。这样，我们相处起来或许倒容易一些，你 们说是不是呀?

**白** **云** 我们骗你，总是被你抓住，可是，你骗我们我们就抓 不住你，你不过是比我们高明而已!

**时** **光** 说得好，白云，有时候你还是挺聪明的。

**白** **云** 只是有时候?

**时** **光** 这就很不错啦。人不可能时时事事聪明，总以为自 己聪明的人肯定是笨蛋一个。人要时时提防自己， 怀疑自己，那才叫聪明之至。好了，大风，你现在可 以走了，我要和你姐姐商量一点儿事情。

**白** **云** 你想做什么?

**时** **光** 你不要怕，我不会怎么样你。说到底咱俩还是夫妻，

尤其现在，我们应当同舟共济。大风你说对不对呀? 白 风 我明白了，姐夫，请原谅我以前做的那些错事。

时 光 既往不究，既往不究啦! 白 风 那我睡觉去了。

时 光 哦，等一下。大风，你知道冯颖今天到哪儿去了? 白 风 不知道。

白 云 那你刚才怎么说的?你为什么骗我?

**时** **光** 算啦，算啦。唉，胖子抓走了，冯颖又不见了，情况有 点儿不太妙啊!大风你给我打电话， 一定要找到冯

颖的下落。 白 风 好吧。(下)

时 光 白云，你知道我要和你谈什么事吗? 白 云 不知道，是不是要和我算总账了?

时 光 没错儿。我想把我们的总账算算。

白 云 (往后退)别这样，时光，你想拿我怎么样?

时 光 你误会了，白云，我根本不是要怎么样你，我只是想 清理一下我们的家底子，看看我们手上还有多少钱。

白 云 你这是干什么?

时 光 现在情况摆在这儿，你又不是没看见，今天不知明天 的事儿，一切都要有个准备。

白 云 你是说，万一……

时 光 对呀，万一出了什么事儿，心里有个底呀。

白 云 这么说，你心里还是怕呀?

时 光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是说不准的。

白 云 我可告诉你呀，我手上没有多少东西!

时 光 你这人究竟怎么回事儿?你当我是检察院的，现在 来抄你家了?我只不过是想把几笔大账盘一下，把 来龙去脉搞搞清楚，又不是拿去充公。

白 云 我这儿也就是一些存单和首饰什么的……

时 光 你那儿有些什么,你当我不知道呀?拿出来，拿出 来，统统给我拿出来!

白 云 统统交给你呀?

时 光 不是统统交给我，只是登记一下。你来点数我记账， 点完以后怎么弄，咱们再商量，行了吧?

〔白云从床底下拖出一个金属盒子，大盒子里面又套 了小一点的盒子，一层一层上了锁。

时 光 我的天哪，你这样锁了一层又一层，难道就不嫌烦 吗?

白 云 这是开玩笑的?要是有个小偷摸进来 …… (开锁)

时 光 他抱了盒子就跑啦，你锁有什么用啊?好了，好了，

现在开始点数。 白 云 先点存单吗?

时 光 行啊，行啊。

白 云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外汇定期存款单三张，港币一万 八千四百元一张，账号FC0160098;港币一万五千元 一张，账号Ⅱ00183924;港币三万二千元一张……记

下了吗? 时 光 记下了。

白 云 记得这是什么钱吗?

时 光 你看存单上的日期嘛，这三笔好像有些日子了。 白 云 这是1991年4月26日。

时 光 对了，这是我帮珠海做的那笔电脑元件，咨询服务 费，跟我们公司没关系。往下报。

白 云 中国银行南京分行外汇定期存款现钞户存单三张



时 光 行了，行了，你就光报数目字吧。

白 云 港币八千元一张，六千元一张，四千五百元一张，时 间是1992年8月18日、24日、29日——怪了，这三 笔款子，前后也就差了几天……

时 光 啊，那是立德公司的黄经理，纯粹属牙膏的，跟他要

钱得一点儿一点儿往外挤! 白 云 哪个黄经理?

时 光 那年春天去香港，在沙田请我们吃西餐的，忘了? 白 云 就是那个独眼龙呀?

时 光 对了。后来听说，晚上开车钻到了卡车肚子里，死了

——一个眼到底不行。 白 云 你嘴上少缺德吧。

时 光 这笔钱肯定是没问题了，你再往下报。

白 云 中国银行南京分行外汇现钞户存单三张，港币九千

四百元一张，澳元四千四百元一张，港币三千六百元 一张……

时 光 那都是出国攒下的钱，继续往下念。

白 云 这一沓都是人民币，工行存单四张，共计三万八千； 建行存单五张，共计是……四万三千；农行存单两 张，共计一万六千。

时 光 这些都是董事会的红利和车马费，你继续往下念。

白 云 中国银行苏州分行外汇存单一张—— 时 光 等等，等等，刚才那一张你为什么没念? 白 云 哪一张，哪一张呀?

时 光 你别往下边儿塞呀!就是这一张嘛。(抽出一张存 单)

白 云 你说这一张呀?刚才念过了的。

时 光 什么时候念过了的?你想打埋伏呀? 白 云 谁想打埋伏啦?我不是没在意吗?

时 光 (拿过来)中国银行海南分行外汇存单，港币八千元 ……奇怪了，这笔钱我怎么一点儿印象没有?

白 云 这么多的存单，你能一张一张记得清呀?

时 光 那当然，我是干什么吃的?1992年7月13日 ……想 起来了，那次我在三亚，飞达公司的吴雅平非要给我 一点儿现金，可是我没要呀!

白 云 当时你是没要，可是后来，人家把存单送家来啦。 时 光 什么时候?我怎么一点儿不知道呢?

白 云 正好你去加拿大了。

时 光 那我回来你也应当告诉我嘛!

白 云 事情一多，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时 光 完了，完了，这下你可把我害了!

白 云· 至于吗?这吴雅平是什么人哪?

时 光 吴雅平是胖子的小姨子，你拿了她的钱，她肯定要跟 胖子说的。说不定，这还是胖子给我下的套子!完 了，完了，这下我是插翅难逃了!

白 云 不就是八千块钱吗?明儿我还给她就是啦。

时 光 现在去还有什么用?浑身是嘴你也说不清啦。 白 云 那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时 光 怎么办?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准备去坐牢吧! 白 云 八千块钱够坐牢的?

时 光 糊涂，两千块钱就够判刑了，八千还不判个两三年吗?

白 云 不会吧?东楼老朱弄进去的时候说是几十万哩，数 额特别巨大，后来还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现在 在家抱孙子哩。

时 光 他是谁?你能跟他比呀?何况现在正是在风头上! 白 云 也许胖子他不会说呢?我看他对你挺好。

时 光 你看他对我挺好?他恨我恨得牙痒!他绝对不会放 过我的!

白 云 (指盒子)咱们还接着往下点吗?

时 光 继续往下点哪!现在更得算算账啦。 白 云 这是几本活期存折 … …

时 光 活期的没有多大油水，打开你的首饰盒吧! 白 云 2 4K金项链两条，钻戒一个……

时光 价格?你看那个小牌子，上面标有价格。

白 云 水波纹项链，每条二十克，两千四百元；南非钻戒，六

千元；翡翠龙凤挂两件，三千四百元；24K 水波纹手 镯一副，八千元……

〔 渐渐收光 。

(五)

〔 客 厅 。

〔白风躺在长沙发上打电话。

白 风 喂喂，希尔顿吗?你给我接大堂吧。啊，老冒儿呀! 找谁?我就找你!……对了!喂，听说你们那儿今 晚有个小聚会?挺精彩的是不是?……那你他妈的 不给我留个座儿呀?……胡说，我一晚上都在家的， 你小子不够意思!现在?你也不看看现在是几点 了?楼上还没散哪?真他妈不要命啦!喂喂，别挂， 我问你一件事儿，见到我们冯颖没有?没有? …… 当然有急事啦，不然我这么晚还找她?……你说哪 儿?找过了，统统找过了，都说她没去，这事儿真他 妈的怪了……(挂电话)

〔白云从卧室里轻手轻脚地出来。 白 风 他……睡了?

白 云 嗯，好像刚刚睡着。

白 风 你不睡觉跑出来干什么?

白 云 我哪儿睡得着啊?冯颖还是没有消息? 白 风 没有啊。真是急死人了!

白 云 她会不会到外地去办什么事儿了?

白 风 不会的。上哪儿也得来个电话说一声啊。

白 云 你是不是怕她被人……弄起来了? 白 风 这也说不定的。

白 云 弄她干吗?一个小小的秘书。

白 风 嘿，北京的王宝森，不就是先把秘书弄起来的吗?

白 云 要是万一，她真被纪监委什么的弄了去，会不会瞎说 一气?

白 风 这就很难说啦，她哪儿经得住吓呀!

白 云 这么说，这事儿够麻烦的。时光平时多沉着，今天好 像也有点儿吃不住劲儿了。

白 风 我看他还好嘛。

白 云 那是他做给你看的!你刚走，他就跟我翻箱倒柜，把 家里全部的存单、现金、首饰统统清理了一遍。

白 风 他这是要干吗?

白 云 我也猜不透啊。不会是想要跑吧? 白 风 不像，而且事情也没到那一步嘛。

白 云 我也不能不往坏处想啊。万一，他看风声不对，收拾

收拾金银细软，和那个女的一走了之…… 白 风 你说他和冯颖?

白 云 啊，那我可就竹篮打水一场空啦! 白 风 这是不可能的。

白 云 怎么不可能呢?他们俩的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的。 白 风 即便他要带了冯颖一块儿跑，冯颖也未必愿意。

白 云 你就那么肯定?

白 风 我这么说，当然有我的道理。

白 云 那我就放心多了。 白 风 东西现在在哪儿?

白 云 全都装在一个密码箱里。 **白** **风** 钥匙呢?

**白** **云** 密码箱哪儿来的钥匙? **白** **风** 我是说，密码你知道吗?

**白** **云** 知道，知道。前边一个五，后边一个三，就中间两个 数字我记不清了。

白 风 那管什么用啊!唉，你怎么能把全部的东西都交给 他呢?

**白** **云** 你的意思是，我把东西拿过来?他会乖乖儿听我的? **白** **风** 你平时不是凶得很吗?

**白** **云** 嘿，别提啦，今天上了你的当了，叫他抓住了辫子，我 说什么他也不会信啦。大风，现在你给我说实话，那 张澳洲银行的存单，到底是谁帮你偷出来的?

**白** **风** 哎呀，你何必打破砂锅问到底呢?

白 云 那不行，你不说出来，时光找我算账。

白 风 这事儿不能说，至少现在不能说，说出来要坏事儿 的!

白 云 好吧，好吧，我先给你扛着，可是你的这套把戏怎么 会露馅儿的呢?你跟谁说过没有?

白 风 绝对不会!你想呀，我对姐姐你都没敢说呀! 白 云 或许，你有了比姐姐更亲密的人了吧?

白 风 姐姐现在也怀疑我啦?

白 云 姐姐怀疑你怕什么?我是怕你上当!

白 风 姐姐说得对，现在你敢相信谁呀?有时候想想，真是 挺可怕的……

白 云 大风，现在说这些也没有用啦，想想我们怎么办吧。 白 风 姐，事情到了这一步，我说什么也得走了，我不能守

在这儿跟时光同归于尽!

白 云 你一走，就剩下我一个人啦。

白 风 你不怕。反正你只是一个家属，他们不能拿你怎么

样的。等我在外面站住了脚跟，我就接你过去。 白 云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白 风 也就这两天吧。看样子不能等啦。 白 云 你又没什么钱，出去怎么混呢?

白 风 姐，你就放心好了。这些年，我多少也攒了一点儿， 生活总不至于成问题的。我就不信我大风混不出个 人样儿来!

白 云 好吧，要走你就快走。姐还有点儿私房钱，藏在时光

不知道的地方，你把它统统拿上。 白 风 姐，我不能再要你的钱了。

白 云 不要白不要，万一叫人家抄家抄了去呢? 白 风(感动地)姐… …

白 云 行了，行了，你别叫了，叫得姐姐心里酸溜溜的。 白 风 时候不早，姐姐你去睡吧。

白 云 唉，思来想去，姐姐睡不着哇。我还是把东西给你找 出来吧。(下)

〔白风在沙发上坐下来，这时门铃响了。他误以为是 电话，立刻抓起话筒，听听没有声音。这时门铃又 响，他才明白过来，站起身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陌 生的女孩儿，使他有些惊讶——这个女孩儿就是时 小雨。她的穿着有点儿土，可是她从山野里带来了 一股清纯的气息。

白 风 你找谁?

时小雨 这是时光的家吗?

白 风 是呀。你有什么事吗?

时小雨 (扶着门，疲惫而又开心地笑了)嗨，终于让我找着 了。我是时小雨呀!

白 风 时小雨?时小雨是谁?

时小雨 对了，你是不认识我。时光是我爸爸。

白 风 天哪，今晚怎么这么多的事儿?又冒出来 一 个时光 的女儿!

时小雨 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我怎么是冒出来的?

白 风 对了，想起来了，时光是有一个女儿，那么就是你喽? 时小雨 我想这大概不会错的。我爸他在家吗?

白 风 在倒是在。不过他工作忙到半夜，这会儿刚刚才睡 下。

时小雨 是这样。那……我找个地方住下，明天一早来吧。

白 风 也好。不过，你到那儿最好来个电话，有事我好和你 联系。

时小雨 我住的那个地方不会有电话的。(转身要走) 白 风 喂，我说你等一下!

时小雨 什么事?

**白** **风** 要不这样吧，附近有家宾馆，我们很熟悉的，我送你 上那儿去住吧。

**时小雨** 送我去住宾馆?

白 风 你放心，不用你出钱，有人付房费的。

时小雨 谢谢你的好意。我随便在那儿对付一下就行，再过 几个小时天亮了。

白 风 那怎么行?深更半夜的， 一个女孩儿家，你先进来再 说吧。

〔时小雨犹豫了一下，跟着白风进了门。灯光下，时

小雨令白风眼前一亮。他上上下下地把她打量了一 番，弄得时小雨有点儿不好意思。

时小雨 赶了一天的路，浑身都是灰土——我要换双鞋吗? 白 风 不用，不用。你从哪儿来的?

时小雨 我从家乡来的，离徐州还有好几百里地哩，而且都是

山路。然后从徐州坐火车，火车又晚点了…… 白 风 你事先应该打个电话来。

时小雨 我又不知道这里的电话号码。我倒是打了一个电报 来 的 。

白 风 我们没收到呀。

时小雨 我写的是以前的旧地址，是瑞金路那儿…… 白 风 嘿，搬家好几年啦。

时小雨 所以呀，我一直找到现在。先生你是……

白 风 哦，我还没有自我介绍，我叫白风，是你爸爸现在这 个妻子的弟弟——这么说挺绕口的是不是?我是暂 时住在这里。

时小雨 原来这样。

白 风 你坐，你坐，我给你倒杯水来。(给时小雨端过一杯 水)

时小雨 谢谢。爸爸每天这么晚才睡吗?

白 风 那也不一定，今天有些特殊情况。要不要我现在把 他叫醒?

时小雨 不要，不要，让他好好睡吧，我就在这沙发上躺一会 儿就行了。

白 风 怎么能睡沙发呢?不行，不行。

时小雨 行的，挺软和，比车站那个长条椅子强得多了。 白 风 你打算去车站的?

时小雨 嗯，我觉得那个地方比较好，第一不用花钱；第二，那 儿有警察巡逻，比较安全。

白 风 十几年了，好像你一次没有来过。 时小雨 我妈她不让我来。

白 风 这次既然来了，那就多住些日子。 时小雨 不，我见过了爸爸就要走的。

白 风 为什么?

时小雨 妈妈是这样嘱咐我的。 白 风 今年你多大了?

时小雨 我已经二十二了。

白 风 二十二岁是大人了，你应当有自己的看法。 时小雨 我是有自己的看法，而且心里非常矛盾……

白 风 你是怕妈妈责怪你吗? **时小雨** 妈妈已经死了……

白 风 哦，对不起，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时小雨 上月八号，现在还不到一个月。

白 风 生的是什么病?

时小雨 不是生病，是教室里的山墙倒了，当时妈妈正在上

课，恰巧把她压在下面。 白 风 山墙怎么会突然倒了呢?

时小雨 不知道，那教室盖了还不到一年。

白 风 那肯定是偷工减料，你应当告他们! 时小雨 告谁?

白 风 告有关的当事人啊。

时小雨 妈妈已经死了，告谁也没有用了。 白 风 好可怜的孩子!

时小雨 我不是可怜的孩子，我已经是大人了。

**白** **风** 对，对，你已经是大人了。可是，我妈妈死的时候我

才十二岁，我那时候挺可怜的。 时小雨 你不是还有爸爸吗?

白 风 爸爸很快又结婚了，后来我就跟着姐姐过，是姐姐把 我拉扯大的。

**时小雨** 原来你也有这样的经历。

**白** **风** 是呀，我们是同病相怜。可是小雨，刚才我对不起， 差点儿没让你进来 ……

**时小雨** 是不是你姐姐，对你说了些什么?

**白** **风** 这是一方面的原因。还有，今晚这里发生了一些不 同寻常的事情。

**时小雨** 什么样的事情?

**白** **风** 哦，你还小，这些事你不懂。总之，请你不要生我的 气，好吗?

时小雨 好吧，我不生气。你这人心肠挺好。 白 风 我?不，不，你对我还不太了解。

时小雨 这么说，你的心肠不好?

白 风 也不是，我一下子还真有点儿说不清楚。这样吧，小 雨，我去给你弄点儿吃的。

时小雨 不用，不用。刚才在车站那儿，我吃了一大碗的面

条 。

白 风 唉，你也真是，那种地方的东西怎么能吃呢?

时小雨 怎么不能吃呀?挺好的白面。我们山里平时吃的都 是粗粮。

白 风 是吗?山区现在还很穷啊? 时小雨 不穷也不能天天吃白面呀。 白 风 你可不像山里长大的孩子。

时小雨 哪儿不像?

白 风 不像就是不像。你倒真的很像你的父亲。

时小雨 我已经记不得父亲是什么样了，他离开我们的时候 我才七岁……

白 风 而且你的母亲一定非常漂亮。

时小雨 是呀，是呀，可惜你没见过我的妈妈。 **白** **风** 我见过一张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

**时小雨** 在哪儿?

**白** **风** 你爸爸把它藏在箱子底下。 **时小雨** 后来呢?

**白** **风** 这就没有什么后来了 …… **时小雨**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

**白** **风**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过去的恩恩怨怨何必再去说 它。

**时小雨** 是呀，是呀，爸爸毕竟还是爸爸。 **白** **风** 小雨，今晚你就睡在我的屋里。 **时小雨** 睡在你的屋里?

**白** **风**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是说，你睡我的床，我来睡沙 发 。

**时小雨**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白** **风** 没关系，我床上的被褥很干净的。

**时小雨** 你那儿是很干净，可是我浑身脏兮兮的。

白 风 你去洗个澡吧，很方便的，开关一开就行了。你还犹

豫什么?我去给你放水。(下)

〔时小雨打量这间屋子。白云从卧室里出来，手里拿 了一个很大的信封。

白 云 喂，这位同志找谁?

〔时小雨回过身来，一下子怔在那里，不知说什么才 好。

白 云 我在问你话哩，你是来找谁的? 时小雨 我是时小雨，我来找爸爸的。

**白** **云** 你是时小雨?

时小雨 怎么,你也怀疑我吗?

白 云 不，不，只是觉得有点儿突然。

时小雨 是呀，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联系。我想，到那儿总能 找得到的。

白 云 对呀，你不是已经找到这儿来了吗?其实你倒是早 就应该来的，我时常跟你爸说，小雨这孩子怎么一次 都不来呢?她可是你的亲骨肉呀!我跟你爸一直也

没有孩子 ……

时小雨 你就是白云阿姨?

白 云 对呀。见到你我很高兴的。你还没吃饭吧? 时小雨 吃过了，谢谢。

白 云 我去给你做一盘通心粉，正宗意大利的进口货，平时 你吃不到的。

时小雨 不用，不用，阿姨不用忙了。 〔白风上。

白 云 这是大风，我的弟弟。是他给你开的门吧? 时小雨 我们相互介绍过了。

白 云 他呀，原先是有家的，去年跟妻子离了婚，房子给人

家啦，只好临时住在这里。 白 风 姐，你说这些干吗?

白 云 有什么不好说的?小雨又不是外人。 白 风 小雨，我给你放好洗澡水了。

白 云 哦，那你先洗澡吧。 〔时小雨下。

白 云 大风，你倒挺热情的。 白 风 人家远道而来嘛。

白 云 你别忘了，论辈分你可是她的舅舅。 白 风 你这是扯到哪儿去了!

白 云 我看，她这时候来，肯定是有缘故的。 白 风 人家来看看爸爸嘛。

白 云 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呀? 白 风 是时光叫她来的?

**白** **云** 肯定是的。他就一个宝贝女儿，他不给她弄笔钱吗?

**白** **风** 你这一说倒是有点儿像。不过，他要给，你也没有办 法 。

**白** **云** 不行!有罪我们当，有福她们享，哪有这么好的事

情?

白 风 那你的意思是……

白 云 给她几个钱，我打发她现在就走! 白 风 姐，也不能做得太过分了……

〔时小雨上。

白 风 小雨，水还行吗?

时小雨 行。我忘了拿梳子了。 白 风 卫生间里有的。

时小雨 我习惯用自己的。(取包)

白 云 小雨，你等等洗澡，阿姨跟你讲话。大风，你先把水 关 了 。

〔白风迟疑了一下，还是去了。 时小雨 阿姨要说什么?

**白** **云** 小雨呀，有件事，本来不想跟你说，可是，瞒你也不是 个办法，我想还是跟你说了吧。

**时小雨** 到底什么事呀?

**白** **云** 你爸他出事啦。

**时小雨** 我爸出了什么事?

**白** **云** 如今还能有什么事呢?他经济上出问题啦!

**时小雨** 真的?

**白** **云** 阿姨骗你做什么?他的一个副手昨天已经抓起来 了 。

时小雨 我爸他会不会也 …… 白 云 我看凶多吉少。

时小雨 爸爸怎么会落到这一步的?

白 云 谁说不是哩。我也常常劝他，可是他不听呀!唉，幸 亏你妈妈和他离得早，现在我倒霉啦，我要一辈子替 他背黑锅了……

时小雨 难道已经不能再挽回了吗?

**白** **云** 晚啦!后悔也来不及了。现在的问题主要是退赔， 人家不会叫你在经济上讨便宜的。

**时小雨** 要赔很多钱吗?

**白** **云** 唉，怎么跟你说呢?倾家荡产也不够哇! **时小雨** 这可怎么办呢?

**白** **云** 是呀，这可怎么办呢?我急得整夜睡不着啊! **时小雨** 这真是没有想到。

**白** **云** 小雨呀，我考虑再三，觉得你这时候来见你爸爸是不

合适的。他这个人你知道，非常爱面子，出了这种 事，见了你他会很难过的。

〔时小雨怔在那里。

白 云 等这一阵子过去；或许会没有事的，我再请你过来，

好吗?

时小雨 阿姨 … …

白 云 小雨，其实我也是为你好，看到你爸爸这种样子你心 里也难过呀!我看这样吧，你辛辛苦苦来一趟，我也 不能叫你空手回去，显得我这个当后妈的一点儿不 讲情义。(从纸袋里抽出几张钞票)这几百块钱，就 算我个人送给你的。

时小雨 不，不，我不要你的钱。

白 云 别不好意思啦，收下，收下!是不是还嫌少呀?(又 加了几张)这样吧，我给凑个整数……

时小雨 阿姨，你误会了，我根本不想要任何东西。 白 云 那你跑来做什么?

时小雨 我只想见见我的爸爸……

〔时光出现在客厅门口。 时 光 你是小雨吗?

时小雨 (注视着时光)你是爸爸?

时 光 十五年了，小雨长得这么大了，我简直不敢相信，就 像在梦里一样!

**时小雨** 爸爸!(走向时光)

**时** **光** 孩子!(抚摸时小雨的头)这么些年了，爸爸总是梦 见你，梦见你小时候的样子，一边扎一个抓抓髻，背 一个那么大的书包……(见时小雨泪流满面)小雨， 你为什么哭了?(忽然想到)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妈 妈她还好吗?

时小雨 (低下头)妈妈死了 ……

时 光 哦，我的天!(把时小雨搂在怀里)别哭，别哭，孩子，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呀?

**时小雨** 上月八号，教室的山墙倒了，当时正在上课…… **白** **云** 这些事，我一点儿不知道呀!

**时** **光** 小雨，小雨别哭!妈妈不在了，你还有爸爸，你回到 爸爸身边来吧!小雨，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快答应 我呀，你再也不会离开我了?

**时小雨** 不，我不能，爸爸，见你一面我就走。

**时** **光** 为什么?小雨，你妈妈恨我，因为我伤了她的心，难 道你也恨我?现在我是你惟一的亲人了，知道吗?

时小雨 是的，爸爸，我是你的女儿，这一点是永远变不了的。 可是我有我的生活，我像妈妈一样，也成了一名教 师，我爱山区，我爱孩子们，我爱那里的一切，孩子们

等我回去上课……

时 光 你简直跟你妈妈一样!

时小雨 你这么说我非常高兴，爸爸。

时 光 可是，既然这样，你又何必来见我?这样只能使我更 加痛苦!

时小雨 原谅我，爸爸。我来，是因为妈妈要我交给你一样东 西 。

时 光 什么东西?

〔时小雨从背包里取出一个大信封双手递给时光。 时 光 (从信封里抽出钱来)钱?小雨，这是哪儿来的钱? 时小雨 这是你的钱。

时 光 怎么会是我的钱?

时小雨 每年寄给我的抚养费，你只应当付到我十八岁。现

在我二十二了，这四年来的钱妈妈让我还你。 〔 静 场 。



白 云 小雨呀，这样就不必啦，其实也没有多少钱嘛。(要 去拿时光手里的信封)

时 光 (挡开)这不关你的事情!(对时小雨)小雨，告诉我， 这究竟是为什么?噢，你的母亲，至死都不肯宽恕我 吗?

时小雨 那是你和母亲之间的事情。 时 光 对呀，这钱是我给你的。

时小雨 爸爸，谢谢你。本来，我也可以收下这笔钱的，我不 想让你伤心，我心里一直非常矛盾。可是现在我才 知道，爸爸的情况不好，钱对于你，比我更加重要。

时光你这是听谁说的? 白 云 是我告诉她的。

时 光 你为什么要对孩子说这些呢? 白 云 难道这不是真的?

时 光 ( 对时小雨)她还对你说了些什么?

时小雨 爸爸，你真的做了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吗?

时 光 小雨，很多事跟你是说不清的，可是爸爸给你的钱肯 定是最干净的，你要相信爸爸!

时小雨 不，爸爸，如果你真的拿了你不该拿的钱，那么,你给 小雨的钱；也就难说干净不干净了。

时 光 哦，你也是这么看的?看吧，看吧，我时光现在成了

什么人了……(痛苦地坐在沙发上) 时小雨 爸爸 … …

时 光 好了，好了，小雨，爸爸不生你的气，爸爸也没有资格 对你说什么了，而且，我甚至不应当为此而伤心，我 应当感到高兴才对。我有一个多么好的孩子!她看 不上她爸爸的臭钱，那些钱来路不明，不干不净，它

会玷污小雨纯洁的心灵。孩子，你应当卑视我，唾弃 我，你是对的!现在，你真的可以走了。

时小雨爸爸 … … 〔 静 场 。

〔门铃响了。在场的人谁也没去开门。白风上。 白 风 怎么回事儿?怎么没人开门?

〔白风开门，进来的是冯颖。冯颖三十多岁了，不是 特别漂亮，可是楚楚动人。

白 风 冯颖，你上哪儿去了?

〔冯颖看看在场的人，特别在意地看看时小雨， 一时

不知从哪儿说起。 〔 切 光 。

**(六)**

〔 书 房 。

〔时光和冯颖进来。

时 光 坐吧，坐吧。

冯 颖 你今天怎么了?好像情绪特别不好。

时 光 一夜之间，忽然的，让我看清了周围的人，也看清了 我自己。

冯 颖 那么也包括我吗? 时 光 我想应该是的。

冯颖 那倒真是一件好事。

时 光 你好像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

冯 颖 是的。否则，这么晚了我不会来的，或者给你打个电 话就行了。

时 光 到底是什么事?

冯 颖 公司要进工作组了。

时 光 什么时候? 冯 颖 明天就到。

时 光 你是怎么知道的?

冯 颖 今晚，我去湖心俱乐部了，遇见了一个绝对可靠的消 息来源……

时 光 明摆着，这事儿跟胖子的被捕有关。

冯 颖 一个晚上，我的“拷机”响个不停。我知道你在找我 可是我不敢给你打电话。

时 光 你这样做是对的。现在，形势很严峻了。 冯 颖 有什么打算?

时 光 一时还说不清楚。老实讲，如果胖子没有出问题，我 是稳坐钓鱼船的。

冯 颖 可是胖子现在明明出了事了。

时 光 所以麻烦来啦。现在关键的关键，是要弄清楚胖子 在里面说了些什么。

冯 颖 这恐怕是办不到的，现在严得很。

时 光 你去想想办法。

冯 颖 我哪有这么大的神通?你这是开玩笑吧?

时 光 怎么会是开玩笑呢?冯颖，我知道你有路子，我只是

有点儿难以启齿。

冯 颖 那就免开尊口好啦。

时 光 可是，这并不仅仅是关系到我一个人。 冯 颖 那么还有我喽?

时 光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你想，如果胖子把我咬出来，你 的处境又会怎么样呢?

冯 颖 我怕什么?别人抓不住我的任何把柄，大不了我一 走了之。除非，你也反咬我一口。

时 光 我是那种人吗?

冯 颖 你要是那种人，我早一脚踹了你!

时 光 还是的。想想我们这么些年的情分，你无论如何也 得拉我一把!

冯 颖 我不知拉你多少回了。

时 光 这一次情况不一样啊，冯颖!

冯 颖 情况是很严重，可是你也不能拿我当筹码呀?我是

色情间谍还是应召女郎?你也太不拿我当回事啦。 时 光 唉，惭愧，惭愧，惭愧呀!

冯 颖 知道惭愧就好，你连梅老三都不如!

时 光 我要是有他那么大的权，也把你送到国外去啦。 冯 颖 现在你也可以送我走呀!

时 光 我能送你上哪儿?

冯 颖 送我上海南总行吧?

时 光 上海南?你一个人上海南去做什么? 冯 颖 啊呀，不是有现成的一条路吗?

时 光 你是指的保利发那件事?

冯 颖 对呀。趁你现在签字还管用，你把款子打过去，叫我 跟大风走啊!

时 光 你跟大风走?

冯 颖 有什么不可以的?你随便给我一个什么职务都行， 只要能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就好。

时 光 原来，你们两个是合计好了的? 冯 颖 我跟谁合计好的?

时 光 你还想瞒我呀?大风今晚全部跟我讲了。 冯 颖 他跟你提到我了吗?

时 光 他会那么笨吗?可是他也逼我签字。 冯 颖 是吗?说明他的想法跟我不谋而合。 时 光 别来这一套了，你们这是趁火打劫! 冯 颖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时 光保利发是怎么回事，我早弄清楚啦。上月来的那个

吴小姐，我让你去机场接的，知道她是谁吗?

冯 颖 那不是你的外甥女吗?

时 光 (笑)哪来的什么外甥女呀?那是永和公司的会计， 她把内幕全都告诉我了。

**冯** **颖** 原来这样。她倒不怕砸了自己的饭碗?

**时** **光** 我送她去澳洲上大学啦。这些，你无论如何也没想 到吧?

冯 颖 你这个人就是过分相信自己，也有你想不到的事情。 时 光 什么事情?

冯 颖 保利发的这件事，一开始就是我策划的。 时 光 简直不可思议，你不是说胡话吧?

冯 颖 事情到了这一步了，我想应当把真相告诉你。 时 光 天哪，真是难以想像!

冯 颖 大风手里是不是有一张澳星银行存单的复印件?那 也是我搞的。

时 光 什么时候?就是你从宾馆取回来的路上?

冯 颖 是的，可见我是蓄谋已久了，可是你还蒙在鼓里。人 不可能时时事事聪明，这是你常常对我说的。

时光是的，是的。可是，冯颖，你为什么这样干?你是我 最亲爱的人啊!

冯 颖 时光，你就原谅我吧，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跟 你在一起，总觉得不是个事儿，没有安全感，所以，就 想换一种生活方式……

时 光 跟大风在一起你就有安全感了?

冯 颖 他还不如你哩。作为一个男人，他在哪方面都不能 跟你相比。实话跟你说吧，我只是想利用这个机会， 结束我们俩的关系，去寻求一种新的生活。

时 光 那你完全可以明明白白告诉我的。我不想也不可能

永远要你留在我的身边，从一开始我就清楚这一点， 并且我亲自告诉过你。

冯 颖 可是我怕你接受不了 ·这个事实。

**时** **光** 现在这个现实才是我真正无法接受的!你这是忘恩 负义!冯颖呀，你怎不想想，要不是我把你从工厂带 出来，现在你在哪儿?你不是还在流水线上三班倒 吗?你还不是要灰头土脸地过日子吗?现在纺织行 业不景气，你或许已经成了下岗职工的一分子了吧? 在街上摆个小摊，去做街头阿混，恐怕都很难说吧?

冯 颖 你说的这些也许都是事实。我现在有了钱，有了高 档的衣服，有了金银首饰，还可以出入宾馆饭店，混 迹于所谓的上流社会。可是，这一切并不是你赏赐 我的，为此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原先我有一个温 馨的家，我有一份属于普通人的快乐，我有平静的生 活。现在，这一切全都不再有了。

时 光 这么说，倒是我害了你啦?

冯 颖 我并没有这样说。一个人生活得怎么样，责任不在 别人，首先在于自己。有时候，夜深人静，一个人躺 在床上，我总是反问自己：我究竟得到了什么,又失 去了什么?我蝇营狗苟，不顾一切，我到底追求什么 东西?

时 光 问得好啊!冯颖，你毕竟还有清醒的时候，你的心灵 还没有完全麻木，这正是你卓越超群的地方。你真

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子! 冯 颖 你这是恭维我吗?

时 光 当然。你知道，我很少由衷地恭维一个人的。只不 过我要反问你，你明明知道现在的生活不足取，并且

你常常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可是，比如说，让你 重新回到你的工厂去，回到你的班组去，仍然叫你过 那种平凡而又艰难的生活，你是不是还愿意呢?

冯 颖 我已经没有这份勇气。

时 光 还是的。不光是你，包括我，还有其他许多人，我们 都一样的。我们染上了一种病毒，这种病毒就叫做 贪婪。它像鸦片烟、可卡因一样，明知它会毒害人， 可是你上了瘾啦，你根本戒不掉它- 对不起，允许 我抽根烟吗?

冯 颖 过去，你从不在我面前抽烟，不过今天是例外。

时 光 谢谢，我也是戒不掉哇。(抽烟)冯颖，也许你不信， 我是真的爱你。

冯 颖 在发生了今天这样的事情之后?

时 光 是的。假如我不能宽恕你，那么你也同样不能宽恕 我，我们犯的是同样的错误，我们有着同样的道德缺 陷，我们都是凡人——不，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 是罪人!我们同时陷在泥坑里，我们还想你拉我一 下，我拉你一下，可是晚啦，我们结果只能是越陷越

深…… 〔 静 场 。

冯 颖 (小声地)我爱你，时光!

时 光 谢谢，我相信这是真的。我忽然想到了一个电影镜 头，一架飞机正在坠毁，顷刻间就会爆炸，机上的一 对情人，相互深情地望了一眼……

冯 颖 也许，我们还有生还的希望。 时 光 除非你下决心脱胎换骨。

冯 颖 是的，虽然这也是很痛苦的。

时 ·光 (笑)我们总是相互欺骗，这不是第一次了。 冯 颖 不，这一次我是很认真的。

时 光 好吧，也许我们应当试试。我来给你看样东西。 冯 颖 什么?

〔时光从抽屉里取出一张存单，递给冯颖。

冯 颖 一万澳元?而且存在我的名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 事情?

时 光 这还是永和公司给我的那笔钱。限期存单到期之 前，我让对方给我改存了一下，换上了你的名字。原 先那张存单，其实已经作废。

冯 颖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为了转移视线? 时 光 不，就是为了要送给你的。

冯 颖 谢谢你，时光，可是我现在不想再要这笔钱了。

时 光 为什么?真的是立地成佛啦?告诉你，这是投机商 的钱，他也是不义之财，不拿白不拿的!

冯 颖 不、不、不，它总归不是我的劳动所得。你别拿它来 引诱我了!

时 光 怎么是要引诱你呢?即便你现在离开我的公司，要

自谋生路，也要有个基本的生活保障才行。

冯 颖 我的生活不会有困难的，这一点你放心好了。 时 光 打算什么时候走呢?

冯 颖 也许就这一两天吧。 时 光 去哪儿想好了吗? 冯 颖 我会告诉你的。

时 光 那么就此告别?

冯 颖 不知道。一切都很难说，你自己保重自己。 时 光 我会的。

冯 颖 (站起来)再见! 时 光 再见!

〔冯颖向门口走去，忽然又回过身来，搂住时光的脖 子 。

〔有人敲门。两人赶紧分开。 时 光 进来。

〔进来的是时小雨。

时 光 小雨，我以为你已经走了。 时小雨 想想我又回来了。

时 光 这么长的时间你上哪儿去了?

时小雨 我已经到了车站，想想我又转回来了。

时 光 太好了，孩子，真是太好了!我知道你不会抛弃你爸 爸的!(把时小雨搂在怀里)

冯 颖 你孩子长得非常像你，可是比你漂亮。

**时** **光** 当然，当然，这一点毫无疑问。冯颖你看，我以为我 已经完了蛋了，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再要我了。现 在我又得救了，我还有个女儿!你看她像不像一个 天使?是上帝派来搭救我的!

冯 颖 我真为你高兴。现在我得走了，孩子一个人睡在家

里 。

时 光 好吧，好吧。(对时小雨)跟小冯阿姨再见。 时小雨 小冯阿姨再见!

〔 冯 颖 下 。 〔 切 光 。

(七)

〔 客 厅 。

〔白风在客厅里来回走动，显得有点儿急不可耐。 〔 冯 颖 上 。

白 风 怎么谈了这么长的时间? 冯 颖 怎么啦?

白 风 是不是有点儿鴛梦重温的意思?至少是旧情难忘 啊!

冯 颖 是又怎么样?根本就不是什么旧情，我现在仍然爱 他。吃醋也轮不上你呀!

**白** **风** 这我就想不通了，他一个大老头子……

冯 颖 第一，他根本算不上什么大老头子，正是年富力强的 年纪；第二，他这样的男人，上海人称做“老克拉”,你

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白 风 不懂，什么“老克拉”?

冯 颖 “老克拉”就是老而弥坚，攻无不克，越老越有魅力的 意 思 。

白 风 你小声点儿，我姐她还没睡。

冯 颖 让她听见好啦，我夸她的男人，她应当感到高兴才 对 。

白 风 好了，好了，斗嘴我斗不过你，咱们谈正经的。 冯 颖 有事你就快说，我还得赶紧回去。

白 风 按照你的计划，晚上我找他谈啦。 冯 颖 结果他签字了?

白 风 哪儿呀，事情全露馅儿啦!

冯 颖 我就知道是这个结果，你不是他的对手。

白 风 可是，我是听了你的话才这么干的，我上你的当啦! 冯 颖 你怎么这么说话?你还像个男子汉吗?我们俩倒底

谁上谁的当呀?和永和公司的这档子事儿，开头是 你和人家谈的，关我什么事呀?

白 风 怎么不关你的事呢?以前我又不认识这个胡老板， 是你介绍给我的。

冯 颖 我给你介绍一笔业务难道错了?我知道你们玩的是 空手道呀?

白 风 你不知道这是空手道，你怎么开口要分二十万呢? 冯 颖 我以为那是给我的中介费。

白 风 你好大的谱呀!好，好，好，你现在把责任推得一干 二净，我算是瞎了眼了。

冯 颖 以后在外面混事，最好多动动脑子。

白 风 可是你别忘了，你还拿了人家一块劳力士，价值十几 万啊!

冯 颖 咱俩一人一块，又不是我一个人拿的。 白 风 你就不怕有一天人家找你算账?

冯 颖 你再仔细看看——对了，那块表你还戴在手上，我请

行家鉴定过了，这个所谓的劳力士根本就是假的! 白 风 怎么会呢?(放到耳边听听)这表早就停了!

冯 颖 大风呀大风，要不是时光老谋深算，咱俩这回可就要

输得惨啦!你真的不要恨他。

〔白风呆呆地怔在那里。冯颖开门走了。 〔 切 光 。

( 八 )

〔 书 房 。

〔时光和时小雨促膝谈心。

时小雨 ……那天我在另外一个教室上课，忽然听到外面轰 隆一声， 一股尘土像蘑菇云似的从对面教室的窗户 里喷出来，随即听到了孩子们的哭喊声。我知道出 了事了，拔腿就往外跑，老师们也都纷纷赶到。我们 打开门窗，把孩子们疏散出来，可是我没有看见妈 妈。我冲着人群大喊一声：“妈妈，我的妈妈!”人们 彷佛才突然清醒过来。我们再次冲进那间烟尘弥漫 的教室，才发现妈妈完完全全地压在那面墙的下面， 已经奄奄一息。 ……学校离乡卫生院还有八公里， 乡亲们抬着妈妈从下午走到天黑才到。 一路上我跟 着担架跑，不停地喊着：“妈妈，妈妈，你说话呀!告 诉我哪儿疼啊?”妈妈睁着眼睛看着我，泪水哗哗淌， 就是说不出一句话来。她的内脏全砸坏了，没等担 架停稳，就停止了呼吸……

**时** **光** (叹息)唉，这就是她的 一 生。她才四十八岁。你把 她葬在哪儿了?

**时小雨** 就在学校背后的小山坡上，那儿开满了灿黄的野菊

花。

时 光 小时候，我总把那小花戴在你的头上 …… 时小雨 那时候我们的日子过得多么快活。

时 光 那几年，我突然时来运转了：到处提拔大学生，于是 我从村里调到乡里，然后到了县里，到了地区，到了 市里，好像有一股龙卷风把我连根拔起，摔到了这个 喧闹的城市里，从此我就再也找不着回去的路了。

我茫然四顾，到处都是熙熙攘攘、滚滚红尘…… 时小雨 你还记得我们那个小学校吗?

时 光 那怎么会不记得?那是我梦牵魂绕的地方，等我死

了，我也要葬到那里。 时小雨 和妈妈在一块儿吗?

时 光 啊，不，不，我不能让她死了也得不到安宁。我得另 选一个地方……

时小雨 爸爸说什么呀?爸爸还很年轻呢。

时 光 可是，那是我们每个人的终点。人不必害怕死，人只 有面对死亡的时候，心灵才会纯净一些。现在我已 经感觉到了，好像从梦中突然醒来一样，觉得今是而

昨非，知来者之可追——我想重新开始。 时小雨 爸爸真的这样想就好了，但是不容易呀!

时 光 是的，是的，我们常常身不由己，可是我确实向往一 种新的生活，常常有这样的冲动。我再也不能这样 浑浑噩噩地过下去了，否则我能对得起谁呀! ……

对了，小雨，你妈妈临死的时候，不是什么都没说吗? 时小雨 是呀，她是想说说不出啊!

时 光 可是你怎么说，是她让你把钱还给我的?

时小雨 那是头天晚上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很奇怪

了，她好像预感到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似的，一个 晚上心神不定，很晚了不睡觉，仔仔细细地收拾屋 子，然后就拿出这个大信封，说……

时 光 她说什么?

时小雨 她说：“小雨呀，我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十五年了， 也不让你爸爸见你一面，很快要放暑假了，你去走一 趟吧。”

时 光 她到底还是心肠软下来啦。

时小雨 可是她又说：“你都过了十八岁了，他还每年寄钱。 这钱我是不会用的，你把这钱还给他，告诉他，以后 不要再寄钱了。”

时 光 这话像她说的，一辈子改不了的脾气!

时小雨 (突然地)爸爸，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走了又回来吗? 时 光 你是不是有点儿不放心我?

时小雨 不是，我是……我是想讨回那笔钱的。 时 光 是吗?你终于想明白了?

时小雨 是的，我终于想明白了。

时 光 那好，那好。这钱你还拿上!(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 封)小雨呀，你哪里知道爸爸的一片心哪!爸爸还给

你准备了一笔钱呢!(又拿出一个存折) 时小雨 这是什么钱?

时 光 这是准备你将来结婚用的。 时小雨 是吗?

时 光 从你十七岁那年起，我每年给你存了一万，现在已经 有五万了。

**时小雨** 爸爸真有钱啊!

时 光 这点儿钱实在算不了什么,只是爸爸的一点儿心意。

时小雨 好啊，那你全给我吧。

时 光 你收下爸爸的钱，爸爸真高兴啊!

时小雨 可是爸爸，你以为我要钱自己用吗?不是的。我们 山区有那么多上不起学的孩子，我拿回去给他们交 学费呀!

时 光 原来这样。小雨呀，你太理想主义!

时 小 雨 不，这根本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这是我每天必须面对 的现实。爸爸无论如何想不到，那些孩子们为了上 学，受了多么大的痛苦。我们班上的一个小女孩儿， 她才九岁，为了买课本，偷了家里一块五毛钱，被她 狠心的后妈吊在树上毒打一顿……想起这种凄惨的

情景，我心里就要流血! 时 光 这实在太残忍了!

时小雨 比这残忍的事情还有。离我们学校六公里有个村子

叫杨家岭，筹划几十年了没办成一座小学，孩子们上 学要爬三道梁，瞠过两条河。有一回山洪暴发，冲走 了我们四个孩子。到了第三天，人们才在下游的河 滩上找到孩子们的尸体。他们一个个都把书包紧紧 地抱在怀里 …… (泣不成声)

时 光 可是你一个人，帮不了那么多的孩子。

时小雨 爸爸你说得很对，我一个人能力非常有限，可是究竟

应该谁来帮助他们? 时 光 国家现在还很穷呀!

时小雨 可是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现在 谁都会说这一套了，可是轿车照买，宾馆照盖，宴席 照样开。想想吧， 一部轿车的钱足够盖上一所小学。 全国每年花在小车上的钱不下几十个亿，那可以盖

上多少学校?一个干部贪污受贿一万元，现在不算 少见，那么这就意味着他剥夺了一百个孩子上学的 权利，剥夺了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他们因为受 不到应有的教育，要么在穷乡僻壤终其一生，要么四 处漂泊，成为城市中的贱民。所有这一切，难道仅仅 是因为国家穷吗?

时 光 你问我吗?那么我该去问谁呢? 时小雨 每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的良心。

时 光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应当问问自己的良心 ……

时小雨 爸爸，我希望你好好想想，我妈妈是怎么死的?从某 种意义上说，她不是死于一次偶然的事故，她是死于 某些人的贪婪，是死在贪官污吏的手里。假如你也 是他们当中的一分子，那么你的手上也就沾染了妈 妈的鲜血。

**时** **光** 孩子，请你不要讲了!

时小雨 原谅我，爸爸，我很冲动，我没法克制自己，我说的那

些话，并不完全是冲你来的。 时 光 我明白你的意思。

时小雨 (站起来)现在我真的走了，爸爸再见，你要保重自

己 。

时 光 小雨，你的钱!

时小雨 我看，这钱我还是不要拿吧。 时 光 为什么?

时小雨 爸爸，我觉得，假如这钱本来不是属于你的，你就无

权支配它，我也无权把它拿走。刚才我的想法，并不 完全正确。

时光好吧，小雨，现在你就走吧!你再也不会回来了，是

吗?你现在要彻底抛弃你这个寡廉鲜耻的爸爸了， 对吧?你以为我留恋这种生活?你知道我过的什么 日子?为了权力和金钱，我怕人偷、怕人抢，怕人暗 算自己。因为干了亏心事我惶惶不可终日，一有风 吹草动，马上胆战心惊!(拉开抽屉，拿出一支手枪) 你看这是什么?

时小雨 手枪!爸爸怎么会有枪的?

时 光 有钱现在什么买不到呀?你放心，现在我还不会死， 我这是防身用的。可是你知道吗?有时候，我真的

想一枪打死自己! 时小雨 爸爸你把枪放下!

时 光 我的生活里已经没有任何希望，而没有希望的生活 是最可怕的……小雨，你不要把爸爸想得太坏，爸爸 还没有到无可救药的程度，爸爸还想拯救自己。孩 子，你现在不能走，爸爸需要你，需要你的幫助!(见 时小雨站着不动)也许只要等到明天- 啊，不，只

要等到今天早晨，我就会下定决心…… 时小雨 你要下决心干什么?

时 光 下决心过一种新的生活! 〔时小雨慢慢坐下来。

〔 切 光 。

(九)

〔时光的想像。

〔小山村。时光前妻的墓地。这里山青水秀，花香鸟 语 。

〔时小雨和时光慢慢向墓地走来。

时小雨 妈妈，爸爸回来了。

时 光 (在墓前放上一束灿黄的野菊花)唉，“十年生死两茫 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 " (潸然泪下，扑倒在前妻的墓前)

时小雨 爸爸，你也不要太难过了。妈妈她献身于自己的事

业，她也死得其所了。(把时光扶起来) 〔不远处传来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

时 光 听，这是多么优美动听的声音!这就是赞美诗，这就 是安魂曲呀!

时小雨 (拉着时光向山下远眺)爸，你还能找到我们的家吗? 时 光 在哪儿?嗨，我怎么连自己的家也找不着了?

时小雨 在那儿!就是那青砖红瓦的两间小屋嘛!

时 光 哦，看见了，看见了，可是好像比以前矮了点儿。 时小雨 怎么会呢?那是你高楼大厦看得多了。

时 光 呀，房后的小竹林已经长成片了，那还是我离家之前

栽的。

时小雨 已经十五年了呀!

时 光 门前的那棵老槐树呢? 时小雨 枯死好几年啦。

时 光 唉，“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哪! 时小雨 这些名句，爸爸都还记得啊?

时 光 你别忘了，爸爸是在县中教过语文课的。 时小雨 爸爸这次回来，打算做什么呢?

时 光 我当小学校长。

时小雨 一个厅级干部来当小学校长?

时 光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厅级干部就比小学校长高吗?

我看不见得吧!现在你们几个班? 时小雨 八个班。

时 光 十五年了，还是八个班?两年之内，我要把学校扩大 一倍。三年之后办初中，六年之后办成一个完全中 学和一所附属小学，十年之后把这儿办成一个四乡 八镇的教育中心，在山区全面普及义务教育，让适龄

儿童的入学率达到百分之百! 时小雨 天哪，那得多少钱哪?

时 光 一年投资三五百万行了吧?逐年递增，十年总计投

资也就几千万吧。 时小雨 钱从哪儿来呀?

时 光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办企业呀!山里有的是资 源，什么板栗、银杏、山里红、苹果、梨子、核桃仁儿。 我们引进外资办一个大型的罐头食品厂，除了水果 罐头还生产矿泉水，打进东南亚，远销全世界，一年 还不搞它个几千万吗?有钱干什么?有钱办教育!

让山里的孩子们读中学，上大学，念硕士，攻博士，培 养一批各个门类的专家。到了那个时候，山区就真 正大变样啦!

时小雨 爸爸的气魄真够大的!

时 光 你当爸爸是什么人哪?村长?乡长?镇长?爸爸是 全省有名的经济专家!十年前，我们那个公司才多 大?现在什么样了?光是Long-Lived assets,也就是 长期资产二十多个亿啦。这不是爸爸瞎吹，你可以 查我们去年的审计报告。

时小雨 这么说，爸爸的理想是一定能实现的? 时 光 当然没问题啦。

时小雨 爸爸真是了不起呀!

时 光 到了那个时候，爸爸就真的老啦。我成了一个白发 苍苍、步履蹒跚的老爷爷，领着我的孙子，“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我会终老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 …… (坐下)

时小雨 爸爸还不是有点儿累了?

时 光 是呀，爸爸真的累了。你看这儿多好，绿草如茵，比 席梦思还舒服哩，我就在这儿躺一会儿吧 …… (躺

下)

〔 切 光 。

(十)

〔 客 厅 。

〔一个明朗的早晨。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出来，像 是一条条金色的光柱。时小雨睡在长沙发上，安详 而又恬静。

〔街上响起卖酒酿的梆子和吆喝声。时小雨醒了，她 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整个屋子立刻沐浴在阳光里。 〔白风从卧室里出来。

**白** **风** **小雨，早晨好!**

〔时小雨看见白风像是见到了一个陌生人。

白 风 怎么,睡了一觉就不认识我啦?我是大风啊! 时小雨 哦，对不起，我还没醒透哩。

白 风 看什么呢?城市的早晨和农村到底不一样吧?

时小雨 当然不一样啦。我们那儿太阳出来是一大片，这儿 的太阳出来是一条线，人就像住在钢筋水泥造的林 子里，一看心里就憋得慌。

白 风 慢慢就习惯了。

时小雨 多会儿我也习惯不了，还是咱们山里好。

白 风 那你真的是要走呀?

时小雨 是的，我得赶回去上课。

白 风 唉；可惜咱们刚刚认识，马上又分开了。

时小雨 那你到我们山里来玩儿呀。我们那儿山好，水好，空 气好，还有许多你们城里人根本吃不到的东西，我会 招待你的。

白 风 真的?那我 一 定去。我们公司有 一 辆丰田越野车， 我就开了车去。

**时小雨** 那不行。我们那儿公路只能通到乡政府，离我们村

子还有七八十里地哩。 **白** **风** 下了车还得走一天吧?

**时小雨** 可不。大早上路，中午才到五里沟。现在水大，还得 蹬水过河。过了河就是笔架山了，翻过三道梁，再过 老峪口，到了村里太阳就偏西了。

白 风 啊?那比上黄山还累哩。 时小雨 你慢慢就习惯了。

白 风 一时半会儿恐怕习惯不了。 时小雨 这么说你不去啦?

白 风 也不是不去，就怕一时抽不开身子。 时小雨 我就知道你是说说而已。

白 风 我说小雨呀，你就不能考虑考虑留在城里? **时小雨** 我留在城里干吗?

白 风 什么不能干呀?就凭你这样的长相、身材，做个公关 小姐那还不绰绰有余?

**时小雨** 我才不干那个小姐。连我们山里人都知道，公关公 关，半斤一顿，八两一餐。我哪儿干得了呀?

**白** **风** 那是乡下人的公关，城里人公关不是这个样子。 **时小雨** 城里人公关什么样子?

白 风 城里人公关是三步四步都会，八圈麻将不累，陪吃陪

唱陪睡——嘿，那还不如乡下人哩。 时小雨 还是的。你不想害我吧?

白 风 开玩笑，开玩笑，你不能干那样的事情，你应当干一 些比较高尚的职业。

时小雨 哪一种职业算高尚呢? 白 风 比方说吧，这个什么…… 时小雨 哪个呀?

白 风 嗨，我简直弄不清现在哪种职业算高尚的。如今几 乎所有人都钻到钱眼里去了。

时小雨 你这话说得不对。任何人可以使任何一种高尚的职 业变得卑下，任何人也可以使任何一种卑下的职业 变得高尚。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活法。

白 风 小雨你说得非常深刻，可是现在深刻的道理没有用 了 。

时小雨 看样子咱俩谈不到一块儿。

〔时光上，手里提了一个密码箱。 时小雨 爸爸，你这是要出门吗?

时 光 不是，不是。我现在有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白 风 一个重大的决定?

时 光 是的，是的。大风，你去把你姐姐叫来! 白 风 又发生什么事了?

时 光 叫你去你就去嘛。 〔 白 风 下 。

时 光 小雨，你先不要走好吗?你再等等爸爸! 时小雨 等你?要我等你干吗?

时 光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我会让你大吃一惊的。 时小雨 爸爸到底要干什么?

时 光 爸爸要过一种新的生活， 一种崭新的生活!我要向 自己的过去告别。一夜之间，我把自己的一生都想 了一遍，我要洗净身上的全部的污垢，就是所谓的脱 胎换骨。我为自己有这样的决心而感到高兴。我现

在的感觉，就像一个新生婴儿一样的纯洁…… 〔白云、白风上。

白 云 叫我什么事呀?我在做早饭哩。

时 光 白云呀，我想开个家庭会，跟你们说个事情。

白 云 大清早的开什么会呀?吃了早饭再说行吗?下好的

面条不吃就成面糊汤啦!

时 光 也好，也好，那就先吃早饭。 时小雨 我还没洗脸哩。

〔时光提了密码箱与时小雨要走。 白 云 吃早饭还提着密码箱呀?

时 光 那我放在这儿，你可不许动它! 白 云 想动我也动不了呀!

〔时光、时小雨下。

白 云 肯定又有什么新花样了! 白 风 是呀，这是走的哪着棋呢?

白 云 对了，临睡之前，他一个人躲在书房里，把这箱子里 的东西又重新理了一遍，可能做手脚了，我真想打开 看看。

白 风 号码想起来啦?

白 云 ……头一个字，它不是三，就是五，又好像是七…… 白 风 嗨，你这是什么脑子?

白 云 一急我全忘啦。你不是精通这一行吗，你来试试看 嘛!

白 风 这一时半会儿是绝对弄不开的。(试着开锁) 白 云 平时不是神得很吗?全是嘴把式呀?

白 风 别吵，别吵，好像有点儿门儿了……(紧张地摸着号

码锁)

〔 时 光 上 。

时 光 我就知道你们要摆弄我的箱子。

白 云 动动有什么要紧?里面是定时炸弹?

时光你怎么这样说话? 白 云 我这就样说话!

时 光 (忍让)唉，叫你不要动，你就不要动嘛。 白 云 我今天非要打开看!(拿过密码箱)

时 光 告诉你，这是不必要的。

白 云 我看很有必要。你又动过它了!

时 光 动又怎么样呢?我自然有我的道理。

白 云 我可不管你的什么道理，这是咱们两个人的财产! 时 光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居然还说这些?

白 云 什么时候你也别想蒙我! 时 光 快把箱子给我!

白 云 休想!你先打开看看!

时 光 白云，你想气死我呀!(跌坐在沙发上)

〔 时 小 雨 上 。

时小雨 发生什么事了?

〔 静 场 。

时 光 坐下，坐下，你们都给我坐下。现在，我向你们宣布，

今天上午，我准备向工作组主动交代我的问题。 白 云 大风，他今天是不是有点儿神经不正常了?

白 风 好像有点儿。人的精神压力太大，可能出问题的。

时 光 你们完全是胡说，我现在头脑非常之清醒。

白 云 以前有句话是怎么说的?叫做“坦白从宽，牢底坐

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你别冒傻气啦!

时 光 你当是现在审查“五 ·一六”啊?情况不一样啦，上面

这回是要动真格儿的了。人要识时务啊，识时务者 为俊杰嘛!这一夜，我把自己的问题好好梳理了一 遍。我可能属于那种推一推就过去、拉一拉就过来 的对象。只要我主动坦白，彻底退赔，就有可能免于 追究刑事责任，那我就还有出路。否则，拒不交代， 被人家查出来，那肯定要跟胖子一块儿蹲监狱啦!

**时小雨** 爸爸这样做是对的。

白 云 我看未必吧?你以为交待完了就没事啦?他们会紧 紧揪住你不松手的，就像榨甘蔗似的一点儿一点儿 榨你，那滋味不好受的!再说了，即便宽大处理，你 从此也就完了蛋了，你的位子呀、房子呀、车子呀、前 途呀，一切的一切，统统不会有啦!

白 风 姐姐说得对呀。他们会拿你怎么办呢?老总肯定是 当不成啦，降为副总?工作不好干吧?降为一般工 作人员?别人怎么领导你呀?那你还能干什么呢?

时 光 这些我全想过啦，我不会在公司继续干下去的。我 已经五十多岁，根据政策，可以申请提前退休。办完 退休手续，我就和小雨一块儿回到山里去。我想做 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凭我的学历，凭我的实际水 平，他们不会拒绝我的。我甚至可以不要他们的工 资，我的退休金在山里也完全可以维持我的生活。 小雨你说是吗?

**时小雨** 当然，当然。爸爸这是真的吗?

时 光 我就是这么想的。

白 云 好啊，你想一走了之，你就不管我啦? 时 光 你也可以一块儿去嘛。

白 云 跟你去钻山沟呀?你不是开玩笑吧? 时 光 我是很认真的。

白 云 看样子，咱们只好各走各的路啦!可是有一样，你总 不能把我们的家产连锅端吧?

时 光 该给你的我当然给你留下。(指密码箱)这一些，它 都是不义之财啊!

白 云 这一下，我也一无所有啦!

时 光 一无所有好啊，去走你自己的路吧。(转向时小雨)

小雨，你无论如何等等爸爸，我会很快了结这些事 的 。

**时小雨** 爸爸我真为你高兴!

时 光 现在我心情非常好。我来给你们讲个笑话：有三个 不同国籍的官员坐在一起，讨论什么是人生最大的 快乐。美国人说，忽然得到一笔巨大的遗产；法国人 说，碰到一次令人终生难忘的艳遇。而那个中国官 员说，深更半夜检察官来敲门，对你说，你犯了贪污 受贿罪，现在将你逮捕归案。可是你告诉他，他们要 找的那个老李就住你隔壁……你们为什么不笑，难 道这还不可笑吗?

〔忽然门铃响了。

白 风 笑吧，笑吧，检察官真的来敲门啦!

〔众人面面相觑。时小雨去开门，进来的是冯颖。 冯 颖 你们这是干什么?像是召开家庭会呀?

时 光 冯颖你来得正好，我有一个重要的决定要告诉你

冯 颖 你先等等再做什么决定，情况有变化了。 时 光 (紧张)又发生什么事了?

冯 颖 听说胖子在拘留所里突然死了。

时 光 这是真的吗?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冯 颖 今天凌晨，办案人员发现他昏倒在拘留所里，立刻送

去抢救，可是已经晚了。 白 风 突然生了什么急病?

白 云 胖子血压高呀。

冯 颖 不是的，据说，他是因为肋骨折断插入了肺部。 白 风 那么这是他杀?

冯 颖 还不能最后论定。据提供消息的人分析，假如他是 因为突然昏迷而有人对他施行了手压式的心肺复苏 抢救，也可能会导致这样的结果。现在还很难作最 后的结论。

时 光 什么结论也没用了，反正他已经死了。 白 云 那么你的那个决定 ……

〔时光愣在那里。

白 云 (从时光手上拿过密码箱)我先替你收起来吧。 冯 颖 刚才你说，你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时 光 啊，啊……现在情况不一样啦。

白 云 ( 一直在拨弄那个密码箱，忽然)密码我想起来啦! 时 光 (一把把箱子抢过来)你这是干什么呀!

白 云 好了，好了，现在没有事了，大伙吃早饭吧!

〔时小雨背起背包。

时 光 小雨，你要上哪儿去? 时小雨 爸爸，我想我该走了。

时 光 不，小雨，你，你再让我想想……

白 云 你还有什么想的?胖子已经死啦!

时 光 胖子死了，我或许因此而得救，或许从此就真的无可 救药了。

〔众人迷惑不解地望着时光。时小雨悄然离去。 〔电话铃响。

白 风(接电话)喂，哪里? … … 姐夫，找你。

时 光 (接电话)哪位?啊，是你!……什么?胖子没死?

正在抢救?绝对可靠的消息 …… (放下电话) 冯 颖 这个该死的胖子!

时 光 呀，小雨呢?小雨哪儿去了?

冯 颖 小雨走了。我看见她走出去的。

〔时光追到门口，向门外张望很久，然后转身颓然地 坐下。

〔光渐暗 ……

——剧终